

# 神秘夫人

香艷奇情小說

廣益書局刊行



香艷奇情說部  
神秘夫人

一 公主娘娘

夏之神降臨到每條馬路間，每個牆角裏，每隻垃圾桶邊，更多集中到顧三小姐的嬌軀上。使她滾圓的臀部，更顯出無限彈力，胸前的雙峯，高呀高呀活像長江中起伏不停的波浪，春之神給了她智慧，使她更歡喜笑了。常常在小紅菱般的櫻唇中，發出嘍的一響，頰上的酒渦兒暈了起來。使得四面八方的討厭的男人，癩蝦蟆兒，一縷縷的飛出來，飛到她嬌小的酒渦中。於是，她便會用力把頰幫兒鼓了起來，說聲吓，你們這般癩蝦蟆！後然，用她神秘的眼光，橫掃了一週，把他們的魂靈兒一個一個彈回去，便二只手託了下巴，坐到自己的寫字桌上，去，整半天沒言語。她是值得驕傲的，唯一的原因是她的美麗；其次，她是本行總經理的愛女，論地位，她雖只是大西銀行一個會計員，但是誰也不會忘記她的公主娘娘的尊嚴，她愛玩笑，也愛發脾氣。更有一件特別的嗜好，便是歡喜拔男人的鬚髭。在她沒有進行以前，大西銀行中忽然有一種風氣流行；原來雖然沒有人信仰法西斯蒂，却大家留起希脫拉式小鬚髭來，在他們當然美觀，英俊，各有理由，但是她一進行來，就常常偷偷地掩在人背後，用修指甲的小剪子，冷不防就是一剪。等到人家驚魂初定，早已失了半壁江山，只得暗暗叫苦，不敢認真扳臉。從此以後，大西銀行中的騷鬚髭成了違禁品，大家曉得這位公主娘娘的奇癖，不敢留鬚髭了。

這一來，別的行員，好在都在少年，鬚髭一剃，依舊油頭粉臉，不生問題。其中却苦了個會計科長孫道安。這位先生，今年高齡已經五十有八，年高德重，在行中素有老夫子的雅象，本來呢，倒也年老心不老，不一定要留鬚髭，只因爲他得子較遲，在二十年前還是膝下空虛，當時望子心切，第一個方法，自然是猛虎丸，暖宮丹，跟他太太二人，二路並進，可是用了幾時，不見效驗，於是以太太提議，換了一個方法，那便求神拜佛，燒香許願，不想過了多時，仍是一屁不放，最後，到底還是孫先生有主張，忙去找了一個道地的國產哲學家，相了一個面，那位哲學家說他「人中太空，兒女空空。若要得子，必須早些養起鬚髭，遮遮風水才行。」孫先生聽了，就趕忙留了鬚髭，說也奇怪，就在這一年起，竟是大公子，二公子，三公子，四小姐，接連生了一大串，孫先生在左顧右盼，怡然自得之餘，追源溯始，不得不歸功於鬚髭，因此，他就把鬚髭作爲第二生命。現在碰着顧三小姐，專和男人的鬚髭作對，他雖是她的直屬上司，料她不敢來侮弄，可是想到公主娘娘的脾氣，也不得不明哲保身，小心預防。有一天，顧三小姐靜極無聊，環顧左右，又無鬚可拔，想了半天，就捫念頭轉到孫道安的一部又濃又大的八字鬚上，便把小剪子藏在身後，輕輕地走到孫道安背後，叫聲孫先生，道安正彎着背在寫字，聽見了叫聲，免不到回過頭來。嚟！顧三小姐的剪子早湊上了他的鬚髭，一刀剪將下去，幸虧道安還機警，連忙把身子向後一仰，二隻手趕忙來捧嘴吧，雖不會全軍覆沒，可是幾十根三四分長的花白鬚髭，早已簌簌地落了下來，回看顧三小姐，却花枝招展般笑倒在對面的寫字椅上。

孫道安的鬚髭遭難，一時間想起了這部鬚髭的來歷，不覺連想到他歷代祖宗的血食關係，他本是個理學家，素把墳墓終追遠的思想，認爲人與禽獸的大別，現在被顧三小姐破壞了他的鬚髭，就同壞被來他的

祖坟的風水一樣，關係一身事小，累及祖宗事大，想到這裏，心裏不禁有些勃然起來，就手捧殘髭，立起身來，鼓着勁兒想發作幾句，可是一眼看見了笑倒在椅子上的顧三小姐，就想起了她的地位，眼見得自己在她家人手裏吃飯，不得不忍耐三分，這樣一想，那直衝牙關的一串惡毒話兒，一時倒噤了下去，直立在那裏發了半天怔，才迸出一句話道：「小孩子們，太胡鬧了！」顧三小姐聽了這話，突然斂起笑容，站起身來，二隻俏眼直稜稜地睨了好一會，才伸出左手的第二個指頭，隔着寫字桌子對道安一戮道：「你錯了！」道安想不到自己活了五十多歲，身為會計科長，竟會為自己直屬的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這樣輕蔑，心裏當然難受，可是那一股憤氣，提了上來，到得牙關，不知怎樣，終不敢衝口而出，在口腔裏兜兜幾個圈子，仍是倒嚥下去，他的口開不出，顧三小姐的櫻唇却早已在開合不停，她說道：「第一，鬚子是女子的公敵，這是誰都知道的淺薄理論，試想鐵絲般的硬鬚根，戮在人的嬌嫩的皮膚上，還不是地獄變相，孫太太是女同胞的一份子，我姓顧的也是一份子，揆諸「利害相同，則互相扶助」的原則，我怎能替孫太太代行職權。第二，你是一個會計科長，就要倚老賣老，本行總經理，我爸爸，他可會留鬚，所以在本行內留鬚也是你的份兒。第三，你的職位，總不見得比我爸爸大，我爸爸且要聽我的話，你怎得違抗我的意旨。」這一席話，孫道安雖聽得不很清楚，可是一串的爸爸爸爸，早把他嚇得啞口無言，也不敢回二句嘴，可又不肯真個犧牲鬚髭，想來想去，只有一個二全之道，便是從此以後，外國人般套上一個口罩，名為防備疫癘，實際上無異在嘴上裝一層了鐵絲網。

那時匯劃部中有個叫小王的小職員，剛從內地調到上海總行來，是一個未經世道的小夥子，平日接

物待人，總是羞人答答，看見了陌生人，就要臉紅的，因此，人家都贊他少年老成，而且，他在每天早晨，午後，二次簽到，總是他第一名，辦事很認真，肯耐勞，肯負責，待人也竭盡謙虛，全行上下級職員，沒一個不對他有相當好感，最難得的，他的裝束特別樸素，在這炎炎的長夏中，也只是夏布長衫，洋紗袴子，脚上一雙毛底杜做布鞋，尤其冬夏咸宜，越顯出他的刻實，儉樸。顧總理常親口贊他「模範青年」。這一天正是五月中旬的大熱天氣，小王在匆匆吃過午飯之後，照例揩揩嘴巴，急急慌慌趕到銀行，惹進後門，走到庶務科，翻開簽名簿，照例自己是第一個，便高高興興的提起筆，待把名兒簽上去，剛寫到王字的最後一劃，忽然聽見辦公室中，有一陣豁豁豁之聲，庶務科靠左的一扇門，就是走到辦公室去的，因此，他就有意無意的向裏一望，這可呆了，原來他的眼光一掃，掃到了一個纖細的身子上，那身子的上半部只緊緊的裹了一件絲馬甲，下半部呢，在一雙長統絲襪上面，只有一條三角式粉紅短褲，窄，狹，恰把臀兒包成一個折燒包子，挺着背，撐着腿，二只手橫叉在腰部，正對着前面的一部閃得豁豁豁的電風扇吹着風。

小王是個鄉下小夥子，這種姿態，真是見所未見。起初弄得有點神志昏迷，眼花繚亂，提着筆，停着眼珠，呆頓頓的直僵了半天。等到魂兒回到泥丸宮，方從這一頭燙的最新式的「春雲捲」的頭髮上，認出了這一位就是公主娘娘。小王是少見世面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進又不敢進，退又不能退。正在哭笑俱非之時，顧三小姐忽然一擄頭髮，霍地回轉身來。大概是前面涼夠了，換過一面再吹。這一來，可把小王更窘住了。直僵僵的站在那裏，呆如木偶。顧三小姐也瞧了他一會兒，看他這模樣兒真好笑，突然叫了一聲「噲！」那嬌脆的聽音，把小王的魂靈不住在頭頂心裏打轉。手裏捏的一枝飽醃濃墨的老胡開文大綠穎，骨碌碌從手中

落了下來，不偏不倚，在那件挺挺刮刮的夏布長衫上，搪上了一大塊墨跡。顧三小姐看得益發笑了起來，柳腰兒一扭，笑道：「王先生，你好早！怎麼不進來，儘呆在門口，不怕腳酸。」這麼一說，小王不得不進去了，勉強提起腳來，移了一步。不想無巧不成事，剛剛一腳踏在剛掉在地下的那枝大綠穎上，胡開文的大綠穎，筆管又特別來得粗；小王的腳上雖然是毛布底鞋，可是已經歲月悠久，那一雙底，穿得光而滑；而且他又有點神不守舍，就此骨碌一滑。身體失了重心，立時五體投地，跌倒在辦公室外。一時間頭腦昏沉，爬不起來。這時裏面的顧三小姐，益發笑得喘不過氣來，二雙手捧住了胸部，身子像一條牛皮糖兒，東一扭，西一扭地和着他狂笑的音樂，似乎在跳却兒斯登舞。害得小王越發慌慌張張，不能爬起。

等到顧三小姐笑停了，小王仍在辦公室門前掙扎。公主娘娘可動了慈悲之心，就連忙走了出來，伸出一只手，想把他拉起。小王在昏昏沉沉之中，忽然嗅到了一股奔騰蓬勃的異香，直從顧三小姐身上發出來，只覺得一透入了鼻管，立時骨軟筋酥，更加爬不起來，也忘記了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借個力，索性直僵僵地躺在地上不動，偷着眼兒儘朝她身上瞧，原來這前面的形勢，又和後面不同，最顯明的便是在前面的上半部橫懸着一對高峯。跟着她大笑後的氣喘，不住的顫動，正好像秋天的晴日時的西湖中的漣漪，下半部呢，只看見高高地二條曲線蜿蜒而下。曲曲折折漸漸聯而爲一，不知歸結在什麼地方。這時，不過在一剎那間，小王的眼底，已經包羅萬象。顧三小姐，却還熱心於助他一臂，伸出了手不見他來接，便拉住了他的一條臂膀，想向上提起來，可是她究竟女孩子家，沒有多大氣力，再加小王始終不會用力，怎樣拉得起來，顧三小姐便高聲地喊阿方阿方！想把這個茶房喊進來拉，小王聽了，覺得樣子不大好看，只得硬着頭起來，彎着腰

向辦公室裏跑。顧三小姐道：「啊唷，這醜醜的長衫，怎樣著到辦公室去，快脫下了叫阿方拿去洗。」這，在他因為看他的夏布長衫，塗滿了墨和灰塵，所以是一片好意，不想小王一聽她話，紅着臉死也不肯脫下來，惹得顧三小姐動怒，上來一把把他的長衫拉住了。小王連忙掙扎，那件長衫已「年老力衰」只聽得嗤的一聲，竟把大襟連根兒撕了下來。夏布長衫裏的內容，立刻纖微畢露。顧三小姐笑了一會，然後把指頭直戳到小王的臉上道：「你瞧！這樣的狼狽，還成什麼樣子，看我告訴爸爸去。」說着，高跟鞋一陣的搭的搭，直到總理室去了。

這一陣聲音，這一副形勢，頓又把小王的靈魂，從昏迷的世界中，喚到了另一個恐怖世界中了。他覺得他費盡功夫，苦苦修來的好名聲，將要就此消滅，而且連那根根深蒂固的金飯碗，也將要搖搖欲動。那時天熱如焚，熱度早在九十度以上，再加他心裏一急，額角頭上不住的淌下冷汗來，一只脚踏在辦公室，一只腳還在庶務科，站在那裏，却不知如何才好。恰巧那個老茶房阿方進來，看見小王滿臉塵泥，一身墨跡，大綠穎掉在腳邊，半邊大襟跟油漆地板接着甜吻，呆呆在那裏出神，不覺奇了，叫道：「王先生，你怎麼啦？」小王却好像家破人亡後碰着了親戚一般，一時說不出話了，囁嚅了半天，一撥這件長衫道：「破了！」阿方道：「怎麼破了？」小王又沒有話說了，索性把手膀子從破裂大襟中伸了出來，把長衫交給阿方，叫他包起來，說道：「過會你替我到家裏去掉一件來。」說着，勉強裝作鎮靜，踱入辦公室中，呆呆坐在匪劃部裏，又在出神了。半天，忽然覺得後面的頭頸骨上，「託」的一聲，一塊冷冰冰的東西，恰掉進領口裏，忙立起身來，伸手摸來一看，却是一塊美女牌紙杯冰淇淋的蓋子，上面還有些冰淇淋的殘屑，落在頭頸裏又冷又黏。正在納罕，又

聽見一聲「嗤」，抬頭一看，顧三小姐早已站在門口，却是衣履整飭，一件黑底大紅花的綠絲紗旗袍，掩住了剛才所見的一切奇景。手裏一杯冰淇淋，不住在拿小匙兒放到嘴唇裏去。

小王心裏正好似放着十五隻吊桶，七上八下，手裏捏着那冰淇淋蓋子，連正眼都不敢對她望，偷偷的瞧了一眼，只見他仍是接刮接刮吃着冰淇淋，絕不理人，像正開玩笑，又像是一本正經，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，心裏越發疑疑惑惑，不知他當真告訴過總理沒有，想了一會，覺得剛才的事情，確是自己太沒有鎮定功夫，確是自己的錯誤，因此，如果他已經告訴了總理，那麼大事完了，不然，這時還可設法轉圜，但是怎麼轉圜法呢？抓頭摸耳朵了半天，想只有上去求她，想着，就必恭必敬的走到顧三小姐跟前，深深的一鞠躬道：「小姐，剛才的事，是我的不是，但請瞧在我平日對公對私，勤懇柔順的面上，饒恕我這一次。」顧三小姐把一大塊冰淇淋塞進櫻唇裏，揚着眉慢慢的吮下了喉嚨，然後，眼珠兒一瞪道：「怎樣叫饒恕？」小王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，沒奈何只得鞠了一個更深的躬道：「千錯萬錯，總是我錯，但是任憑小姐怎樣，可千萬告訴不得總理，你老人家量大福大，可憐我上有老母，別敲破我的飯碗罷。」顧三小姐冷冷的道：「遲了，你早知這樣，剛才就不用這麼樣侮辱我了。我是個黃花閨女，千金小姐，給你這樣侮辱，怎肯與你輕易干休。」小王一聽毫無轉圜餘地，急得又冷汗直淋，想到飯碗敲破後的景象，不覺眼淚兒盈盈睜睜，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伏案大哭一場，以引動公主娘娘動慈悲心，正待走，忽聽得嘆嗤一聲，顧三小姐突然發出了一聲輕蔑的笑，接着瀉了瀉嘴道：「這樣不中用的小胆鬼，也敢對我這樣放肆！告訴你，總理還沒有到行，我也沒有告訴，看了你這可憐樣子，譬如買隻烏龜放生，饒你一次。」小王聽了，頓時像從地獄裏逃出來的鬼魂，正要說些



感激話，顧三小姐早又搶着說道：「罕！你的飯碗，還不在我手裏，要你碎，你不得不碎，又何用告訴爸爸，老實說，爸爸也得早晚對我裝笑臉，才坐得牢這把位置呢？」她一邊說，一邊看了小王一眼，見他必恭必敬，誠惶誠恐，直僵地站在那裏，臉上並未有首肯的表示，便又道：「你不信嗎？這裏有一個緣故，簡單的告訴你，是爸爸怕媽媽，媽媽又怕我，媽媽尚且怕我，又何況怕媽媽的爸爸？爸爸爲什麼怕媽媽，罕！沒有媽媽，那裏有外祖家，沒有外祖家，爸爸那兒來的錢開銀行，做總理？媽媽爲什麼怕我，那，老實給你說罷，我會哭。」說着，自己不禁笑了起來。但是小王可不敢笑，不過見她笑了，曉得大事無妨，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頭，心裏一寬，口裏也活絡了，就說道：「是我曉得小姐的權力大，所以不用去求總理，只求小姐開開恩，就得了。」顧三小姐把空的冰淇淋杯子遙遙的向痰盂裏一丟道：「你放心！告訴你罷，剛才的事，我也不過給你鬧玩，誰耐煩爲了這種小事，真去告訴，況且一件事有好壞二方面，說得不好聽，是你侮辱我，說得好聽些，你對我致敬，焉得不算是恭敬之道。」這席話，說得小王喜懼交并，也沒有功夫去奇怪這位公主娘娘的言行，只是屏聲靜息，站在那裏恭聽，直聽到顧三小姐談鋒已盡，的篤的篤，又向總理室去了，才輕輕鬆鬆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摸出塊沖麻紗白手帕子，向頭上把冷汗大擦一通，一看帕上，卻滿帕子都是一片一片的墨跡，這才發覺自己臉上的灰塵，已經跟汗水混合調和，所以一起染上了手帕，忙向櫃檯上銅柵中間嵌的小長條鏡片一照，只見臉上佈滿了一縷黑一縷白，幾乎像戲文裏描了臉的小丑，於是叫阿方打了一盆臉水進來，洗清爽了。那時時間已到，行中大小職員陸續而來，可是這樁事已經風消雲散，竟人不知鬼不覺的過去了。

## 二 求學時代

顧三小姐平日很豪爽，很天真，不作興騙人。但是她這一天所說的黃花閨女，却是一個天大的謊，天大的笑話，原來她在十五歲上，已經不是閨女，更談不到什麼黃花。那時，一般的說，她還小，她更比現在天真，但一個人的發育生長，據說對環境大有關係，顧三小姐生長在這繁華的上海，更生長在豪侈的家庭中，雖因顧總理出名的怕老婆，可是偷偷摸摸的勾當，怎會不落到眼裏來。在這點上，影響了她的發育程序，所以在十五歲上，已經發育到六七分，在春暖氣和的天氣，夜長無眠的時候，有時不知不覺，一寸柔心中常有一股如烟非烟的思想，一縷如香非香的氣息，一種如酸非酸的味道，一陣如麻非麻的感覺。那時還有些渾渾沌沌，自己也不能分析這思想，氣息，味道，感覺裏面的成份，究竟是什麼。雖會下功夫去研究，可總弄不清楚這原因。她在一個教會學校裏讀書，那種教會學校，向來古色古香，無論什麼，都以古爲貴，比如書要讀古書，詩要唱古詩，藝術要學古典派，教員因爲沒有古人可請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請的都是去古不遠的老年人，但那些外國老教員男的是長髯拂，古貌舉然的老牧師，女的也是白髮婆婆，古色盎然的老教徒。就是中國教員，也都以頹下的鬚的長短程度，作爲月薪高低的標準。於是一堂古物，無遇不古。像顧三小姐這樣天真活潑的人，怎樣忍耐得住。但，幸而她是走讀的，每天雖在學校裏受幾小時悶氣，但一到下課，便依舊像出籠的小鳥般的天空海闊，決不會死記什麼甲加乙，或孟子是什麼時人這種問題，更不會去背牢什子的聖經。好在每天早晚禱告時，那些虔誠的先生們，都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決不敢有一點差池，更不會查察學生，由她們

抬着頭，切切的笑，弄眉弄眼的鬧。在唱聖詩的時候，原不用把一首一首的聖詩都背熟，只要記住幾隻歌譜，等到琴聲起時，只要按着譜上的音調，快慢輕重的開合着嘴吧，教師們看，她分明在唱，誰又知她根本不會吐出半個字來。

在教會學校裏念書，還有一樁好處，那便是有面子，仔細考察他所以成爲有面子的緣故，却簡單得很，原來就只爲了英文程度要較普通學校高。說說好像這不會成爲有面子的原因，但，人類是要面子的動物，而半殖民地的人民，尤有他特殊的面子的對象，所以教會學校之在中國，雖只具有這一點點特點，却也爲一般愛面子的青年仕女所憧憬的對象。有錢的人家，如果不把子弟送入教會學校，就好像對不起祖宗三代；有錢的仕女，如果不在教會學校念書，就好像算不得榮宗耀祖，正似從前女人裏的小脚，未嘗不覺得痛苦。但爲了漂亮，不得不忍了痛苦去裹脚。其實在教會學校裏出來，除了講究塗粉塗脂，會得念洋文聖詩以外，別的有什麼可得，但話又得說回來，這位顧三小姐，却在教會學校裏的功課以外，得到一種人生上最真實最基本的藝術，那便是科學方法論上的綜合學，靠了這，使她把以前弄不清爽的思想，氣息，滋味，感覺，綜合成個精純的結晶體，而細細的消化牠。這雖然是偶然的結合，但既發生在這教會學校裏，自然不得不歸功於學校當局。原來顧三小姐一級的國語教師，是一個姓翁的小老頭兒，年紀只有三十上下。但爲了適應學校規則起見，頰下也已蓄了寸來長的鬍鬚。這個人據說是個商學生，但因擅長國語，所以任了此職。他的對待學生，也就用商人對待顧客的態度，一團和氣，一上講堂，就把嘴吧落開了笑，一直要笑到下課才停。更有時有幾位小姐，爭吵起來，他也會排難解紛，一個一個對她們軟綿綿的解說，甚至擠眉弄眼，一定要她們

都笑了才罷。

因此，雖不愛之如慈父，却確狎之如小友。上課時候，高興時互相開玩笑，不高興時，由他教他的國語，而一般女弟子，儘管自由自在的看閒書，畫人像。要是給他看見了，他會對你扮一個滑稽的鬼臉，彼此笑了一笑，就算完事，決不像別個教師，定要訓斥，搜索。他在這一羣學生當中，最注意的便是顧三小姐，因此對他扮的鬼臉也最多。他的注意點不在學業優良，也不在操行整飭，却在顧三小姐身上一種特異之點，那便是與一般同學不同的地方。原來顧三小姐這一級是初二級，裏面的同學大都在十二歲至十五歲之間。雖然說：「女子十三天癸至月事以時下。」但究竟只有發育初期，在外貌上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。唯有顧三小姐，却出類拔萃。那時又剛在夏季，穿的衣衫單薄，因此他的胸前，就刻劃出二個拳頭大的波浪。坐在位置上時，還不大看得出，等到立起來走動時，這二個波浪，就晃呀晃，晃得那小老頭兒眼花繚亂，饑涎欲滴。一雙未花老眼就不住的掃來掃去，跟着他的波浪起伏，魂淘淘的不知所可。但是這一段心事，一般天真爛漫的孩子們，當然不會了解，就是顧三小姐自己，也只道是他特別愛跟自己開玩笑，那裏知他目的所在。又何況小老頭兒呢，雖然心中有一段不成器的壞念頭，可究竟礙於師長之尊，除了暗暗欣賞之外，不敢有什麼輕舉妄動。時光迅速，轉眼已到了第三次小考。考試完畢後，小老頭兒是最體諒學生的，他覺得他們在考試期內太辛苦了，所以要給他們一個休息的機會。這一天上課時，就叫他們自由溫習，自己挾了考卷，手裏捏了一枝手指粗的紅鉛筆，在講台上批考卷。

學生們的脾氣平日隨便如何不愛念書，到了考試，却沒有一個不想早曉得自己的分數。因此小老頭

兒在改卷的時候，早有幾人從座位上踞起了脚尖張望。小老頭兒雖然喊「坐好坐好」，可是平日大家鬧玩慣了，誰都不怕他，讓他喊他的，看還是要看。起先還各站在各人的座位上，後來，竟都離開了座位，慢慢地一個個都擁在小老頭兒的講臺旁邊看。於是他故意把卷子一合，回轉頭叫道：「坐好坐好，」幾個胆小的學生紛紛退了下去。只有顧三小姐却不退，反而站在第一排看着他微笑。這一來，小老頭兒的目光，又注上了暈着暈着的波浪，一時裏呆了，落開了嘴巴，半天不會說話。那羣學生，便又都上來。顧三小姐的身子，已經靠上了桌子，望了一望道：「先生，我幾分？」小老頭兒眼睛一轉，得了一個主意，便提起手來，嘴裏叫着「坐好坐好，」一隻手掌却湊上了顧三小姐暈着的波浪，在顧三小姐還來不及遮掩的時候，小老頭兒早已扭上好幾扭，面上却扮得一臉正經，仍在叫着「坐好坐好。」顧三小姐倒退了幾步，二只手不由自主的捧着胸，等到驚魂初定，不知不覺，那些往常要在晚上睡在床上才出現的思想，滋味，氣息，感覺，不知怎樣，都在這時勾上心頭來。勉強退到座位上，努力捉住了這奇妙的一刹那，想想，想到後來。顧三小姐究竟是聰明人，忽地把這一個啞謎，在一剎那間澈底了解。那些思想，滋味，氣息，感覺，也一一融合調和，把她們的來源去路，弄得碧波生青。一顆混沌未闢的芳心，一下鑿開，正好似探險家發現了新大陸，科學家發現了新工具，化學家發現的新原子，哲學家發現了新真理，一樣舒暢快活。

從此以後，他的態度上有一大變化，那就是從前是一味的天真活潑；現在却不單這樣，而在天真中帶着一點兒莊重，活潑中帶着一些兒矜持，從前對於男女的界限，不很分得清楚，此後見了漂亮些的男子，就會引起一種特殊的心情，這心情似乎一半兒是着惱，一半兒是高興，可也不這樣簡單，每逢人家多照了她

二眼，心裏就會覺得熱辣辣地漸漸這熱辣辣的感覺，會從心的尖端，透入了頰上，使頰也染上了心的顏色，心與頰是否有相通的地方，生理學上她沒有念到過，事實上却確是如此，她歡喜讓人瞧，又恨人家瞧她，更恨小老頭兒，嘻開了嘴吧，把目光掃到她的胸前來，這並不是恨他會經扭他幾扭，却因感得他的一部鬚髭，更着實齷齪可厭，鬚髭雖不會跟他的目光貼到胸前來，可是一看見他的目光，就連帶看見他的鬚髭，一看見他的鬚髭，就感覺到怪難受，顧三小姐既然有這神祕的感覺，偏又這個學校裏是以鬚取才，鬚長爲貴的，所有教師職員，莫不頰下鬚髭，久而久之，這個厭惡的心情，在他心中結成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，引起了反抗的情緒，漸漸發揚光大，就成了愛剪鬚髭的習慣，這是後話。單說那一學期第三次小攷完畢後，不久就舉行大考。轉眼暑假降臨，學期結束，學校當局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，請各家長來參觀，稍經籌劃，定期於七月一日開展，顧三小姐被派爲招待員。到了這一天，他一清早就到學校裏，領了招待證，就在校門口歡迎來賓。一會兒，領了幾位來賓到展覽室裏，把陳列着的各種勞作，美術，刺綉，標本，一一解釋，樓下的看完了，待把他們領上二樓去參觀本屆學生大考成績，走到樓梯邊，讓來賓先走，自己正待跟上去，一只腳剛跨上樓梯，却覺得後面的一只旗袍角給誰踏住了。

她不會防備，險些兒向前栽了下去，心裏着實有點惱怒，可不能開口便罵。待後面那只腳鬆了，跨上一步站定，正要回頭來看，只見一個西裝少年已從他的肩膀邊捱了上來，回轉頭笑道：「對不起，密斯顧！」顧三小姐一看那人，只見二十模樣年紀，派立司洋服畢挺，短短的燙髮下，一張圓圓的笑臉，尖尖的鼻子上，一副金框子眼鏡。眼鏡裏的一對目光的溜溜的轉在自己臉上。雖覺得十分面熟，却記不起是誰，呆了一下，那

人從袴袋裏掏出一方小絲巾，擦了一下鼻子，然後笑哈哈的道：「密斯顧可曾看見舍妹郁士芬？她一清早就來了，我找了她半天找不到。」顧三小姐道：「想起他是初二級同學郁士芬的哥哥郁士元，曾經在春假時，他來接他妹妹回去時遇見過一次，便也帶笑道：「噢，密司郁，她聽說派在遊藝組裏，這時大概在三樓練習罷。」士元的一對眼珠，仍舊不住在她全身上下打量，一邊似乎在竭力傾聽，把個腦袋湊得近近的。頭髮上的香氣，一陣陣鑽入了顧三小姐的鼻子裏，口裏沉吟道：「三樓，我不會去過，可否請密斯顧領我去走一趟？」說着，微微一鞠躬。他們是站在扶梯上，站的地位，又不過相隔一級，而且梯級的深度，不過半尺，所以士元這一鞠躬，雖然說是微微，他的嘴唇，却幾乎湊上了顧三小姐的頭髮。這一來，不知怎樣，顧三小姐的心，立時有一陣熱辣辣的，鼻上來，鼻上來，直昇到了頰上，頭也抬不起來了，嘴唇也開不出來了。半天，才想到可以倒退一步，脫離了頭上的威脅，才抬起頭來，睜了他一眼道：「三樓不能上去，請等着，我去叫她下來。」說着，也不等他的回話，便從他身旁溜上樓去。跑到大考成績展覽室，找個位子坐着，呆呆地出神。

一時間把會在家裏有意無意間看見的偷偷摸摸的勾當，都想了起來，禁不住心裏突突的發跳。半天，才把滿心中的胡思亂想，一古腦兒用力拚除開了。勉強站起身來，覺得腳灣裏軟綿綿地，臂膀兒酸汪汪地，全身全都懶懶地。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的好，再定了一會神。見展覽室中的參觀者，只有零零碎碎的幾個人，看了看手腕裏的長方形手表，才只有六點五十分，想怎樣還這樣早？把手掌兒在額角上拍了幾拍，記起展覽會開幕已是八點鐘，莫是自己的表停了，再看時，才發覺自己把長短針看錯了，這時却已是十點半，遊藝會已經在開演，所以展覽室裏的人這麼少，想着，口裏嚼着個小指頭兒，慢慢地順着腳走下樓來，一下樓，

大禮堂裏嘈雜的聲音，就鑽入耳朵裏來。走過去一張望，台上正在表演費時三星期編排起來的一天國樂團，「正是聖經當中的亞當夏娃的故事，顧三小姐無情無緒的走進去，揀了一只空位子坐下來，二只眼望着台上，却什麼都看不進眼裏，什麼都聽不進耳裏去，只感到乏味，想想別呆在這裏罷，還不如覩個空溜回家去休息一下，想着待立起身來走，正回過身來，只見二個人剛從外走來，兜頭就是一鞠躬，顧三小姐險些嚇了一跳，停睛看時，却正是郁士元兄妹二人。士元先開口道：「密司顧，今天有節目嗎？」顧三小姐不知怎樣，怕把眼光和他們相碰，只低着頭說道：「沒有，我是做不來什麼的。」郁士芬笑着拉他的哥哥道：「別聽她的客氣話兒，她彈得一手好鋼琴，連高級的同學都不及她；倒是她不肯隨便給人飽耳福，反而讓我們這種四不象的人出場獻醜呢。」士元在旁邊湊着道：「一定好，一定好，密司顧這等聰明人，還會不好嗎？幾時也讓我享享耳福。」士芬道：「你要聽，得先把耳朵洗洗乾淨，密斯顧才能讓你恭聆雅奏呢。」士元一疊聲答應道：「遵命遵命。」一邊說，一邊笑吟吟地不住用手指弄着領帶上的別針。顧三小姐有意無意的瞧了他一眼，臉子越發紅了。一會兒道：「郁！你饒了我罷，別儘鬧玩，把人家的醜處，全拉出來給人瞧。」士芬掉了一個話題道：「你這時到那兒去？」顧三小姐拍了拍前額道：「我頭裏昏昏沉沉地要回去了。」士芬道：「噢！你不是說要看張毓英的聖母舞嗎，這時快出場了，爲什麼不看完了去？」顧三小姐還不會答應，士元却搶着道：「早聽見貴校的聖母舞是有名的，正待請密斯顧指點，我們一同瞧完了再走罷。」說着，也不由顧三小姐答應不答應，把她一擁，就重入大禮堂來。揀着了一排空位。那郁士芬比顧三小姐更小一歲，更有愛熱鬧的孩子氣。一看見臺上剛做得熱鬧，便忙不迭在靠外的位子上坐下了，一把把顧三小姐拖在旁邊的位



子裏，二隻眼早盯住在臺上。那位郁十元，便毫不客氣擠了進去，坐在第三隻位子裏，剛把顧三小姐擠在中央。學校的座位，原不算狹小，再加顧三小姐今天總有些異樣的感覺，因此把身子斜斜地的靠着郁士芬，那隻座位倒留了一小半空隙。士元起先也坐得端端正正的，後來却有意無意地把身子漸漸的侵略過來。二隻眼睛，也停在台上的時候少，停在顧三小姐臉上的時候多，不時掃幾眼看看動靜。顧三小姐雖不把眼睛看他，可是心裏一注意，耳朵裏却會覺察他的威脅。無奈郁士芬看得高興，常常手足亂舞，不但不能再捱些過去，反而把他推些過來，再加士元得寸進尺，沒有多時，他的臂膀已經靠上了她的臂膀，上部已經推牆抵壁，不能再進。下部也一步步移動，底下的事情，更容易進展，數分鐘間，大腿兒先已成了對子。

顧三小姐心裏，雖不歡喜，却也不着惱，只不知怎樣才好。想細細盤算出一個應付方法，却兀是心亂如麻，一時裏休想理得出一個頭緒。台上做得鬧熱，她卻靜得連自己心跳的聲音，都靈靈清清的聽得出來，偏那士元不肯饒人，不但把大腿上的溫暖，一陣陣從顧三小姐的絲襪眼裏，燒偏了她全身，而且不住地把皮鞋腳跟，輕輕地敲擊顧三小姐的足跗。顧三小姐覺得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正難擺佈，却幸旁邊的郁士芬，剛看完了台上緊張的一幕，透了一口氣，才覺到顧三小姐的身子幾乎整個兒吸在她身上，不覺拿手帕子連連揩着頭上的汗，口裏嚷道：「熱！顧三小姐，你不好坐過去點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回過臉來看，看見了士元的模樣，便隔座推了他一把道：「哥哥！你不好坐開點。把人都擠在我的位置裏來了。」士元沒法，只得把身子移正了，強笑道：「真個台上表演得太好，竟使我忘情了。」又對顧三小姐一笑道：「對不起，密斯顧！」顧三小姐也望了他一眼，不會說什麼。郁士芬張着小嘴吧，剛要說什麼，台上的音樂聲悠然地響了起來，原來聖

母舞開始了。便連嘴吧也來不及合攏，忙着轉頭去看台上。這裏，士元的身子又在慢慢地斜倚過來，看看顧三小姐，既不望台上，又不望旁邊，却只看着自己的左手的大姆指，刮着右手的小指甲，便找了個談話的題目，輕輕笑道：「那架鋼琴，彈得真不差。」顧三小姐假裝沒聽見，依舊刮着指甲兒。士元把肩膀輕撞了她一下道：「我想，密斯顧彈的，一定比這更好，對不對？」這一來，不容她不答話了，微抬了頭道：「那裏，我剛在學呢，會都不能說，怎能說得好。」士元見有了回話，喜上心苗，忙接下去道：「這不能這樣說，藝術是有天才的，學不會的一百年也學不會，有天才的一學便好。像密斯顧這聰明的模樣，渾身都有那藝術寄託着，何用多學。」

顧三小姐聽了他這一番恭維，一時倒無言可答，只對他笑了一笑。士元連忙回她一個笑臉，然後說道：「聰明實是天生成的，無論學什麼都能事半功倍，密斯顧的鋼琴，我雖然只聽見人家這樣說，但是別種功課方面的成績品，我却已在今天飽覽無遺——的確盡善盡美。」顧三小姐雖然不時瞥他一眼，而且仍微微笑着，可是還是一語不答，由士元再贊揚下去道：「更好的，是密斯顧的文章，那學期測驗中的一篇『夏日的上海』，無論命意的新穎，組織的完備，修詞的美麗，要令古今人束手；單是這一張簪花小楷，也可以上繼衛夫人，與王右軍比肩作弟兄姊妹了。」顧三小姐聽他說個娓娓不休，而且覺得了他比得太荒唐，衛夫人雖不知是誰，那王右軍却曾在字帖上看見過名字，聽人說他是寫字的老祖宗，現在要把他拉下來跟自己做弟兄姊妹，怎麼像樣，因此不覺嗤嗤地笑出聲來，低低道：「太過獎了。」說着，又覺得自己笑得太輕佻了，連忙閉着小口，只讓圓圓的小酒渦中，淺淺地掛上一絲笑容。那士元却早已忙不迭的道：「不，不，不信

請問舍妹，我士元素來不輕稱贊人，他們道我驕傲，其實並不，只要人家有真才實學，就是叫我在他面前跪着連叫三萬六千聲老師，也都甘願，今天看了密斯顧的文章，就不由我不從衷心裏佩服出來，若有半字言不由衷，定遭雷殛火焚。」說着，連連摩着胸，似乎要把個心兒掏在手掌裏，好給她瞧了相信。顧三小姐聽到最後二句，那閉着的小口，不由得又張了開來，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！」士元搓了搓手道：「我生平最崇拜文學家，因此自己也喜歡研究研究，可是獨個兒弄弄筆總弄不像樣，以後希望密斯顧指教指教……」正說着，顧三小姐忽然叫了一聲，身子突然向旁邊側了過去。

原來旁邊的郁士芬，素愛跳舞，這時二隻明珠兒滴歷歷地只顧跟着台上的舞蹈留神，起先還不過目不轉睛；後來看得出神，竟連下面的二只脚，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音浪合起來，一不留心，一脚剛踹在顧三小姐的脚尖上。恰巧顧三小姐雖未曾向台上出神，可是那個心兒，却也渾渾噩噩地，不會留神，突然給她踹了這一脚，而且剛踹在小脚趾上，頓時痛澈心脾，本能地叫了一聲，「嗶啞！」便把個身子向旁邊側過去。說是無意，却像有意。一團香溫玉軟的身體，不偏不倚，恰向士元倒過來。士元倒也不會防到，先是吃了一驚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胸前接觸到了這一股香噴噴的氣味，暖洋洋軟綿綿的感覺，立刻換驚爲喜，正好似三年不吃肉，肉從天上來，也不暇細問原因，順手一把摟住，口裏道：「什麼啦，什麼啦！」顧三小姐還不會回話，郁士芬却也爲他一聲驚叫，把他轉在台上的魂靈喚了回來，回頭看見顧三小姐這模樣，還道是天氣太熱，發了急痧，也忙站起來問道：「顧你怎樣了？」同時前前後後的家長同學，也都站起來望，顧三小姐的痛，原已過了，自己發現了給士元摟住在懷裏，那個心兒幾乎要跳出來，不住地突突突，突突突，想坐起來，偏士元幸災樂禍，

攪得十分緊，一時裏却又掙扎不起來。一會兒才用力把他的手推開了，提起腳來摩擦，口裏埋怨道：「士芬你敢是瘋了，我的小腳趾兒都給你踏落了。」這麼一說方才真相大白，四周立起來看的人都坐下了。士芬這才笑得喘不過氣來道：「我還道你發了急痧哩，誰知是我的腳趾兒闖下的禍，該打該打！」一邊說一邊又急急回轉頭去看台上；那幕聖母舞却已完了。只見訓育主任齊司先生，摸着一把鬍子，在台上致謝詞，遊藝會將近閉幕，便回頭笑道：「顧！你何子忍一忍痛，讓我看完了再喊。」顧三小姐咕嘟了一下嘴道：「虧你說得出！」說着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好回去啦！」士元也立起來道：「回去啦！」

看士元時，却不見他動身，只見他二條臂膀抱在胸前，眼皮低低地垂着，似乎在虔誠地禱告。士芬輕輕地的笑道：「奇了，他幾時也相信了耶和華！」顧三小姐只微微地笑着，半晌，士芬叫了一聲：「哥哥！」士元才躍然驚起，臉子紅紅的對台上張了一下道：「敢是閉幕了？」士芬橫了他一眼道：「哥哥，今天也奇怪，怎麼失神落魄似的，剛才訓育先生在台上致謝詞，你沒聽見麼？」士元眼珠兒一轉，勉強笑道：「這個洋老頭兒的洋涇浜上海話，我真聽不懂呢。」顧三小姐覺得士元的眼鋒兒不住注在自己身上，又有些侷促不安起來，扯了一下士芬道：「我先走了。」士元忙道：「我們也回去了。」說着，三人便一同走出來。那時已當正午，炎炎的太陽，正像一把火傘般地罩着，士元心裏，還待送顧三小姐一段路，偏士芬耐不得熱，一出校門，早握了顧三小姐一下手道：「再會。顧，下星期日你在不在家，說不定我會來玩呢。」顧三小姐想了一想說道：「你又不一定來，好啦，你趁早寫個信給我，才好等着你呢。」士芬還未回答，士元早搶着道：「一定一定，一定先寫信來。」士芬揮着汗道：「別呆在太陽底下了，就這樣辦，再會！」說着揮了揮手，跨上黃包車，跟士元

二人走了。顧三小姐也喚了車子回到家裏。自此以後，常常會不知不覺想起郁家兄妹來，雖分不清愛憎，却總覺得不是平常的感覺，因此，那些活潑天真，愛熱鬧的脾氣，一下子全改變了，終日裏懶懶地，常常愛一個子躲在房間裏，靜靜地出了一會神，便躺到牀上去，不聲不響地把臂膀兒遮住了眼睛，睡着，把睡午覺作了日常功課，服侍他的婢媪們當然不敢多問，便是顧太太也認爲她在學校裏用功，辛苦了半年，暑期中正該休息休息，誰知她心情上的變化呢？

### 三 第一次戀愛

匆匆過了幾天，那一日正在睡午覺，一個傭人忽然送進一封信來。顧三小姐接過來，懶懶地看了一眼，看見了信面上署着一個郁字，不覺好似喝下了一杯濃咖啡，全身都有了精神，立時坐起來，把信口子一把扯開，抽出信紙，只見裏面寫着短短的淡淡的三行鋼筆字道：

琪如姐：別後好嗎？星期日一定來府拜望，並且想到法國公園去走一遭，你有空嗎？

信紙的左上角，却有一行端端正正的墨筆字，寫着：「士元敬候閨福。」顧三小姐屈着指頭待算日子，不禁自己也好笑起來，原來這幾天來昏昏沉沉，連日子也不大記得清楚，待那送信來的傭人出去了，便下床來拖上鞋拖，一查日歷，才知明天便是星期日，心裏不覺又焦急，又高興。這晚上，不知怎樣，十分興奮，左翻右覆的睡不着覺，心裏好似有一千樁事情待安排，可是一樁都想不出個完整的事實，單是零零碎碎地覺得一會兒歡喜，一會兒憂愁，聽着自鳴鐘兒一下，二下，三下，一點也不停留，只顧滴滴搭搭的向前走去，不覺

自勸自道：「今晚不睡着，明天士芬來了怎樣去玩？快些睡着。」想着，便想推開了一切思緒，專心一意，默默地數那滴滴搭搭的鐘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數着數着，不知不覺給一串思潮打斷了，想了一下，趕緊拋開，從頭再數。數了一陣，腦子裏浮起了一個笑臉，又把數目忘了，這樣半天，方才朦朧睡去。一會兒，又驚醒過來，只見天色大亮，也不知是什麼時候，坐起來時，覺得頭腦昏沉沉地，看了一看鐘，却還不到五點，只得又睡下去，却恐睡失了聰，又特地把睡在門口的服侍他的張媽叫醒了，叫她在八點鐘叫她，這才放心了，而且整夜未眠，精神也疲倦極了，再睡下去時，就睡熟了。正在好睡，忽然在朦朧朧中，給人叫醒了，懶懶地翻了一個身，睜着眼睛來看，只見郁士芬立在牀面前，士芬背後，似乎還有一個人。立時坐了起來，把朦朧的眼睛揉了一下，叫了聲「郁！你早。」再溜過眼光去看士芬背後的人時，才知是陪士芬到臥室裏來的張媽，除此之外，更無別人。正有些兒懷疑，只聽士芬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出還早！我吃過了中飯才來，又在下面等了，你半個把鐘頭，我是急性兒，可真等不住了，才自己上來叫醒你呢。」顧三小姐說道：「什麼，竟這樣晏了！我昨夜睡得不很好，曉得今天不能起早，又曉得你要來，所以關照他們早一些兒叫我，不懂他們為什麼讓我關到這時候。」說着，眼睛看着旁邊的張媽，張媽道：「我叫了小姐好幾遍叫不醒來，想又沒有要緊事，因此不敢叫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來服侍她穿衣着襪，又趕緊去預備了臉水來。士芬坐在靠牀的一只凳子上，隨手在案頭抽了一本小說，閉閉地翻着。顧三小姐便去梳洗，對着鏡台裏一照，自己覺得臉皮兒黃黃的，連眼眶子也有些陷下去了，不禁又觸動了昨晚纏了一夜的胡亂的思緒，一邊絞了把手巾，擦着額子，一邊淡淡的問士芬道：「你一個人來？」士芬把手裏的書合上了道：「是呀，本來，我那哥哥也要來，自從前天寄了個信給你後，他就說着，可是，

我覺得在女孩子間隔了一個男人，怪沒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要他來，他向我纏個不休，我是個倔強性兒，他越纏，就越不理他，今天上半天竟跟我拌嘴了，後來賭了氣，大家不說話，我獨個兒雇了一輛街車就到這裏來了。」顧三小姐聽了，無精打彩的默默無言，匆匆地洗過了臉，胡亂地掠一掠髮，連脂粉也懶得細抹，自己覺得黃臉皮，畢苦悶的象徵，更滴合於眼前的心情，好一會，慢騰騰地走到士芬對面的一張小椅子坐下，捧着一杯銀耳蓮子羹，兀是出神，張媽來問要吃飯還是點心，她只是搖着頭，士芬細細地瞧了她一眼道：「顧，你臉色不大好，敢是在不舒服？」顧三小姐點了一下頭道：「夜裏老睡不着覺，終日裏昏沉沉地。」士芬蹙着眉道：「這真是吃素碰着月大，我早聽說法國公園新造了幾處假山噴池，老想去玩一個暢快，却揀不到同伴，又嫌路遠，今兒發了決心找你來了，離那邊又近，偏你身體不好。」顧三小姐喂了一口銀耳羹，淡淡地道：「原不是什麼大病，陪你走一遭兒也好。」士芬昂着頭想了一想道：「不病是生不得的，我不累你了——」咧，楊文妹就住在聖母院路，我去找她去，改日再來約你，再會再會。」說着，急急忙忙就立起身來要走。顧三小姐道：「早啦，何不再玩一會兒去。」士芬笑道：「我就是個急性兒，想着就要走，再會再會。」立起身來竟要走了。顧三小姐心裏怪難過，也無心留她，就送她下來。顧三小姐的家是靠街的一出大門，便是馬路，二人走出大門來，待替士芬雇車子，四下裏一找，車子沒找到，忽然對面一根電線木後面有一個腦袋探了出來，額子伸得長長的，像一條黃瓜兒，正在東張西望。顧三小姐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「噢！」士芬也瞧見了，脫口叫了一聲哥哥，只見那黃瓜兒般的額子後面的身體，全部露了出來，正是郁士元。這時，就笑吟吟的穿過馬路，招呼了顧三小姐，說也奇怪，顧三小姐不施脂粉的黃黃的臉子上，頓時飛上二朵紅雲，病容全

沒有了。

士芬咕嚕了嘴道：「你在家裏欺侮了我，這時又趕來幹麼？」士元笑道：「妹妹，兄妹間鬧鬧玩玩，也值得當一回兒事嗎？你看！這回我又怕你認不得路，趕來陪你了，好啦，我請你吃冰淇淋，別動氣了。」說得士芬笑了起來道：「誰希罕，只是今天顧的身子不舒服，玩不成了。」士元蹙緊了眉毛回頭看顧三小姐道：「什麼，密斯顧生了什麼病？」顧三小姐睨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露着一絲微笑道：「沒，不遇心裏悶悶地無精打彩。」士元這才放心，臉上推下了兩頰兒的笑道：「既然密斯顧心裏煩悶，正宜出去閒散閒散，老躲在家裏倒不好，好吧，我們一塊兒去玩一個半天。」顧三小姐沉吟未答，士芬向着她道：「你真玩得動嗎？」她这才笑道：「我原說沒有什麼大病，而且這時在大門口經這冷風兒一吹，心裏倒舒暢了不少。」士元拍手說道：「對不對？只要多接觸了新鮮空氣，身子自然好了。」士芬又在一旁催促，不由得顧三小姐不答應，便一同回進屋子裏，留他們兄妹在下面，自己上樓來重洗粧飾了一會，換上一件白地紅花鏤銀格子的紗旗袍，這才下來，一派華麗嬌媚的神氣，看得士元眼花撩亂，便一同出門，向法國公園走來。從顧宅到公園中間只隔開二條馬路，那天天氣又格外風涼，因此三人也不雇車，慢慢的踱着，在穿過馬路的時候，士元因為他妹妹年紀小，路上車輛又多，怕他莽撞闖禍，所以總把一隻手摟住了他的腰，免她亂跑，同時又因顧三小姐是妹妹的好友，也不得不視之如妹，待妹妹怎樣，就待她也該怎樣，所以每過一條馬路，士元總得左手摟了士芬的腰，右手摟了顧三小姐的腰，才一同過去，在士元雖然是一視同仁，只不知怎樣，那兩條臂灣兒却不大公平，只是左臂裏摟鬆，右臂裏摟得緊。



起初，顧三小姐還覺得吃他摟得腰部裏的肉，痒痒的怪難過，可也不忍掙開，後來看看士芬，却舒舒服服地在他臂膀中，反似十分適意，也就慣了。二條馬路已經穿過，法國公園就在眼前，論理已沒有什麼危險，可是士元格外討好，大概怕她們的身子弱不禁風，不留心會被風兒吹了開去，所以依舊摟得緊緊地，直到門口，才放了下來，搶先去買了票，一同進去。那時雖是夏令，可是一入園中，只見綠樹參天，清影滿地，小花圃中的紅花碧草，欣欣向榮，荷花池中的白水青萍，閑閑自得，頓令人胸襟一暢，體氛全消。士芬早已高興得跳了起來，恰似一匹脫羈的野馬，再也不受士元臂膀兒的拘束，只顧指指點點，東張西望，倒是顧三小姐病體未愈，不奈怎樣奔跑，安安靜靜圍在士元臂膀之中，緩緩觀賞一路的景緻，士元扶着她慢慢地走，對於滿園景色，雖然也嘖嘖贊賞，可是一雙眼珠兒，却看花草上的時候少，看顧三小姐臉龐上的時候多，而且臂膀上的肌肉，好像裝着彈簧一般，不時在她身上，東按一下，西按一下。據說按摩之術，是我們中國一種古醫術，郁士元雖不是醫生，但顧三小姐的病，却在他東按西摩之間，似乎好了九成。三個人迤邐走到了靠西邊一條僻徑，郁士芬在前打頭，越走越快，轉了一個灣，不見了蹤跡，那一條路徑十分狹仄，似乎只預備一個人走，可是士元既不忍讓顧三小姐強撐着病體兒，又無法把身體縮得小點，只得份外摟一摟緊，把二個人變成了一個人般前進，不想顧三小姐腰身十分細小，經士元這一用力，一只手已經圍到了她胸前，有意無意間，手掌裏已有一團軟綿綿的東西。

俗語說「十指連心」。但是男女間生理，並不相同。女人們除了十指之外，還有胸前二個據點，也確實與心相連，所以顧三小姐驀地裏被士元這一來，不覺瞿然吃了一驚，女孩子家天生有一種防護隱秘的本

能這時，便不由自主把身子兒一掙，掙開了士元的手，在路旁立定了。士元見她似乎動怒了，不覺也有些自悔孟浪，看她時，却見她一縷潮紅，升入了鬢邊，站在那裏低頭不語，只覺含着羞澀，不覺帶着憤怒，心才放下，却挨近一點，假癡假呆的問道：「顧你怎樣了？」顧三小姐只是把二個指甲兒摘着旗袍上面的大紅花朵，連問好幾聲，方抬起眼皮兒，瞅了他一眼，嘴唇兒動了一動，又停了。正在這時，郁士芬已經倒回轉來，大嚷大叫道：「怪啦！你們怎麼呆在這裏，叫我找了這半天。」顧三小姐見了她，不覺更忸怩了起來，找不出一句回答的話，倒底士元有機變，隨口答道：「密斯顧脚痛了，在這裏歇一歇呢。」顧三小姐有了話題，也忙道：「斷命路不知怎樣鋪法，累我脚尖上撞了一下，痛得要命。」二人一掩飾，諒郁士芬是一個貪玩愛弄的十四歲小姑娘，怎麼會不信，只有士元聽顧三小姐同他言語對筭，心下暗暗高興。三人一同走出了這條僻徑，向東一繞，是蓮池，都覺得有些吃力了，便在樹陰處，揀了一條長椅，坐下來歇息。士芬一刻也不願停，坐不到幾分鐘，早又趕到湖邊去看金魚去，椅子上就剩了二人。起初，他們還坐得隔開數寸，等到士芬一走，士元口裏東一句西一句的閑扯，一個身體，却不住慢慢向着旁邊移，竟像顧三小姐的身體是磁石塑成的，所以有這股吸引的電力。

顧三小姐的眼睛，逍遙地看着遠遠的假山，竟像一點兒也不覺得，等到士元的身子整個兒擠緊了，才似乎發覺了，要待向旁邊讓，可是她原坐在椅子的沿上，這時讓也沒有地方讓了，索性看了他一眼，隨他去罷。一會兒，士元輕輕把她的一只右手掌捏在左手中，一把寬，一把緊的摩撫着。大凡物體摩擦即生電，陰陽電相交則生聲光，在天為雷霆電閃，在地為波流漉淙，惟在這天地之間的萬物之靈身上，却最為神祕奧妙，

原來人類一經電感，雖同樣發聲發光，但不似在天在地這樣顯露，只在心的深處，發生一種強烈的震動；同時在五官中最會傳神的眼睛中，發出一種惺忪的媚光。所以這時顧三小姐與士元二隻手掌摩擦既久，立刻顯在表面的，便是二個人四隻眼睛中，充滿了澄澈得秋水一般的光彩，隱在裏面的，便是二個心的震動，藉着手掌裏的電流，互相感應俗語說：「心心相印。」如果單單就詞尋義，這句話非常不通，因為心是在各人的腔子裏的，任是怎樣相親相愛，也不能夠剝出來印在一起的，其實這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說藉了電流，可以使二個不同腔子的心，互相感應，互相印證罷了。而且這電流的功效，比現在習見的人造電流更好，因為人造電流，既須有發電的機關，又須用傳電的材料，不論一切無線電，有線電，電話，電報，總得借了嘴吧發聲，或文字示意，才能表達意思，唯有這人體上的電，不但發電機裝在腔子裏，傳電材料全在身體上，就是這達意的工具，也不用嘴吧或文字，只用一個心會得訴說，一個心會得傾聽，便可以傳達情懷，既不致電碼錯誤，又不致言語夾纏。

所以這時顧三小姐與士元兩隻手掌兒摩擦既久，就顯出了電流的無上偉力。二個人雖不會說一句話，而且眼光也不會對視一下，可是心裏的意思，漸漸融合無間。正在心在玄妙之境，神游太虛之間，只聽見士芬遠遠招着手道：「哥哥，快來看，快來看！」二人免不得抬起眼皮兒望了一下，士芬的招呼，倒還不放在心上，可是這一抬眼，驀地發見在他們座位的四週，有無數含着欣羨，詫異，幽默，輕蔑，種種不同的眼光，一道道住在他倆身上，這才不免有點踉蹌起來。覺得不能再照樣坐着，便不約而同的立起了，向士芬走去。顧三小姐大約受了電感的餘波，心裏不住發着一陣陣的熱，雖然向着前面走，却兀是覺得背後還有無數小箭

的眼光，一支支射在她背上，反而跟士元走得隔開了一尺來路，似乎在二個身體中間隔着一層無形的鐵絲網。士元屢次湊近來，她却只是斜斜地向着一旁躲。因此，二人本是直對着士芬走來，但是走到了士芬站着的河邊，却已斜向了左邊七八步。士芬却已三脚二步奔了過來，一壁指着河裏一壁喊：「看啊！看這條大金魚。」士元看時，却不見大金魚，只看見從一叢田田的荷葉中間，遊出一對金鱗朱目的魚兒，一忽兒並鱗前進，一忽兒接尾上下。不覺看了顧三小姐一眼笑道：「這倒像是一對恩愛夫妻哩。」顧三小姐把手指兒掠了一掠鬢髮，噗嗤笑了一聲。看了一會，太陽已經斜斜地鑽到河邊的樹蔭底下。來。三人便推開了河岸，向着前面的假山走去。

士芬跟着他們慢慢地一步步挨，可又熬不住了，一溜烟似的奔到假山邊也不擇路徑從山脚下爬了上去。顧三小姐遙遙喊道：「士芬，當心跌下來，慢一點兒不好嗎！」士元暗暗地拉了她一下手，低低道：「隨她去，讓我們清清靜靜的談一會不好嗎！」顧三小姐望了他一眼，他報了她一個神秘的笑。這笑裏似乎也在噴薄着電力。剛才手掌兒的摩擦，似乎是有線電，這會兒的笑，却像是無線電了。笑得顧三小姐心裏又熱辣辣起來，低下了頭。又防四週有人在注意她，不由自主的向四下裏打量一下。四下裏倒沒有什麼特殊的眼光，只有士元臉上的笑，顯得更神秘了。不覺更有點不好意思，扯了一個閑題目道：「這裏的風景真不差。」士元想了一想笑道：「不見得，我看一點兒也沒有出奇的地方，只有士芬這種的小孩子，才愛在這裏玩。」顧三小姐道：「跟別的地方比，當然比不來。不用說蘇杭的天然風景，就是我家鄉裏的花園，也比這大得多，曲折得多。可是話得說回來，在上海的幾個公園中，這裏却份外覺得佈置得玲瓏精緻了。」士元搖着

頭道：「不，你們女孩兒家，不大出門。有許多好地方，你們當然不曉得，其實上海好玩的地方正多着哩。」顧三小姐道：「上海幾個公園，我也算都去過，只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好處。」士元道：「有幾處是不賣門票的，你却不會到過。」顧三小姐道：「哈同公園吧？我也去過，爸爸跟姬先生是老朋友。但是我看來也不過如此，大一點罷了。」士元還是搖頭。顧三小姐好奇心重，就硬要逼他說出來。士元笑了一下道：「別儘問這種地方，你向來不聽見，說了怕你也不信。倒不如我幾時陪你去玩半天，讓你親眼見了，才會曉得牠的好處。」顧三小姐道：「既然這樣好玩，一定去，還是我們三個人，原班人馬罷。」士元搖頭道：「不行，到這種地方去，非得把班底改組一下不可，角兒少一點的，玩起來更有滋味。」顧三小姐道：「爲什麼？」士元儘笑着不回答。半天，才拉住了她的手，頭湊一湊近，輕輕說了幾個「你」字，却又不說下去了。顧三小姐呆地對他看着。士元道：「現在說穿了，玩起來就減了滋味，你不用性急，這三天裏我自己來約你去，去了自然曉得，怕玩出了滋味，便要玩了再玩，不肯回家去呢。」顧三小姐沉吟了一會兒道：「我看，你一個人來家裏約我，不好，還是同士芬一同來罷。」士元微微蹙着眉道：「怎奈這地方不准三個人一同進去，只許一對對進，一對對出，去了她，連我們都玩不成了。」顧三小姐聽他連說幾個一對對，覺得怪難爲情，半晌不說話。士元却問道：「那麼你究竟愛玩不愛玩？」顧三小姐道：「你一個男人，到我家裏來約我出去，人家要說閒話呢。」說着，水汪汪的眼珠一溜，又把眼皮兒垂了下去。士元道：「你如果存心去，那麼法兒總有的。」就又湊在她耳朵上輕輕說了幾句。她便臉子紅紅的，嘴唇重重的，舌尖麻麻的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「給她得知了，不但怪你，也連帶怪我，我可不管。」士元指手劃腳的道：「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只要我們瞞着她，她怎樣會得知。」

二人正在喁喁不已，突然背後有人笑了一聲道：「我比你們更得知！」二人大爲吃驚，忙回轉頭來看，只見郁士芬攢着二隻泥手，立在後面，對着他們笑，頓時一雙臉變成了二個關老爺，急切裏又下不得一句轉語，便一齊呆頓頓地瞧着她無話可說。只聽得士芬又笑道：「你們有什麼得意，名爲玩公園，却站在太陽底下，叫太陽儘晒，連臉子都晒紅了，倒像特地來這裏日光浴，還說得意，像我才真個在這裏探盡了勝，搜盡了奇，隨便那一隻角落都走遍了，那才真得意呢。」士元一聽，才曉得她錯聽了，胸腔子裏一個畢剝畢剝的心，大爲甯靜，忙對顧三小姐使了一個目語，然後笑道：「你總是這般孩子氣，東跳西跳地一刻兒也不要停。你瞧，衣服弄得這樣皺皺的，二手也成了烏龜腳爪，倒還直嚷着得意呢。」士芬一邊剔指甲縫裏的泥垢，一邊道：「像我才是真的玩公園，你們不過借個名兒，說出來好聽罷了。」士元見她的話又有點不像了，不敢再追問下去，只說道：「別儘說閑話，你快到河邊去洗一洗手，太陽下山了，我們兜幾個圈子也走罷。」三人便再走到河邊，讓士芬洗了手，在園裏走了幾圈，士芬也玩得吃力，跟着他們走。二人失了談心的機會，而且天色漸漸暗下來，便決心離園返家。據士元的意思，還要送顧三小姐回去。倒是士芬不贊成，說：「你送來，我送去，送到幾時才了，不如就此分手，大家不走冤枉路。」顧三小姐不得不贊成，士元也拗她不過，只得慢慢的同行到霞飛路，替她雇了一輛黃包車，待她上車後，又把眼珠兒交換着一次意見，這才快快別去。

#### 四 被騙失身

顧三小姐回家以後，迷迷胡胡地懷念着士元所說的好地方，隔了一天，又接到士芬的信了。信裏大概

說：「目前所約同往參觀博物館，現有同學數人同行。定今日下午在校中集合，乘校車前往，請午餐後來校爲要。」下面只署着士芬的名字，不像前回的信中，還有十元附寫的問候。不過一頁信紙上都是端麗的正楷，不比那一封信這樣潦草。顧三小姐看了，迷惘着的心突然清楚了一下。可是一會兒又比早先更迷惘了。想來想去，打不定主意。最後爲了滿足遊玩的慾望，決計按時前往。便帶着信到她母親前告訴了，顧老太太向來歡喜這女兒，當然不會不答應，只叮囑她路上小心。她道：「這一次參觀，是先生領得去的，路上有先生照應，還怕什麼。」顧老太太更放心了。又怕誤了時候，叫廚下早點開了飯，偏顧三小姐不知怎樣，飯也吃不下，只淺淺地一碗飯，還剩了大半碗。匆匆吃好，到樓上去打扮了一會，便待出去。想了一想，又叫張媽去叫一輛黃包車，講好到天主堂街，才坐上了。那車夫拉着一陣跑，跑過二條馬路，顧三小姐忽然在車子上頓起腳來。那車夫奇怪得把車子停了，回轉頭來，一只手拿破布衫擦汗，二隻眼睛卜登卜登地對她瞧着，看得顧三小姐難爲情起來，不覺把要說的話，都說不出口了。矚持了一會，那車夫問了，這才吞吞吐吐地道：「你先替我拉到法國公園去！」那車夫仔細的盯了她一眼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姐！車錢可得照給。」顧三小姐說道：「自然給你。」車夫這才拉起車子，拉得反而慢吞吞了。走過二條馬路，忽然跟顧三小姐攀談起來。他說道：「小姐，拉車的眞苦，大毒日頭底下，拚着命奔跑，賺不到幾個小錢。」顧三小姐聽了，也不知他什麼意思，不理不睬。他又道：「小姐是顧公館裏的大小小姐，顧老爺是開銀行的，你們眞像等在天堂裏啊！」顧三小姐想，他怎麼還曉得我的家世，却仍不回答他。他又道：「我常常在公館對面的弄堂裏停車，老太太少爺我都拉過。他們都是挺爽氣的，大把的角票塞給我老頭兒。大小姐，在你們不過牛身上拔根毛，老頭兒却一家老

小靠着多惜幾天窩窩頭呢。」顧三小姐只才心裏一動，原來這老頭兒不懷好意，要挾我多出幾個錢。想着不覺臉子紅了起來。楊着頭，假裝看路。旁店舖裏的陳設，不再去聽他。好在到法國公園路不多，一會兒已拉到門口。顧三小姐開了皮夾子，一打算，便揀了一張單塊頭的鈔票向車座裏一擦，連車夫的臉也不敢看。一溜烟逃進公園裏來。心裏還是急急慌慌，納着頭一陣走，不知不覺走到了一個遊客的懷抱裏去，不禁吃了一嚇。

站定身仔細看，不覺又羞了起來，儘那個身子在那人懷裏，也不移挪。只聽那人低道：「妹妹，我等了老半天，還道你沒接到信呢。」顧三小姐把眸子抬了一下，覺得半嗔半喜，却不知怎麼回答。半天，只叫了一聲：「士元哥！」却又羞得低下頭去。士元一手替她攏着鬢髮，一手摟住她的腰，低問道：「這封信有誰看出破綻嗎？」顧三小姐搖搖頭道：「沒。」又道：「那麼你快快領我到那好玩的地方去呢。這裏玩得膩了，誰耐煩守着。早去早回，晏轉去了要聽人說話呢。」士元道：「好好！那麼我們走罷。」便把顧三小姐領出了南邊的大門，立定了想了一想。顧三小姐早惶然四顧，口裏急急的道：「在那裏呢？在那裏呢？」士元道：「我正想呢，好的地方儘多，我們先玩什麼地方好？今天時間偏促，只好先玩一處精緻巧小的地方，玩一個大概。以後瞧着了機會，我再領你去大玩而特玩好了。」顧三小姐心裏亂哄哄地，只怕碰着熟人，急於要走，因此只顧一連串問：「在那裏？」士元道：「地方不遠，就在六馬路跑馬廳。」顧三小姐一聽，不覺一臉子不高興，說道：「去看跑馬嗎？今天又不是星期六，況且跑馬有什麼好看，也值得你贊得一天星似的好地方。」士元把個頭搖得像個博浪鼓般地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不在跑馬廳內，只在六馬路跑馬廳角子上。」顧三小姐俯着粉頸



想了一會道：「那邊我往常也走過，怎麼從不見過有什麼好玩的地方？」士元道：「你是女孩子家，又不與他們認識，當然放在你面前也不看見，其實這地方要比跑馬廳好玩幾千倍，因為跑馬廳裏，只好看人騎馬，在這好地方裏，却是自己騎馬。騎馬的比着騎馬的，要寫意萬倍哩。」

顧三小姐似信不信，士元早已招過二輛街車。先把顧三小姐扶了上車，自己坐上後面一輛，說聲跑馬廳，揮揮手，那二個車夫拉起就跑。不一會兒，車子已經拉到六馬路口。士元招呼車夫停下車。顧三小姐趁士元在付車錢的當兒，四下裏一看，那邊除了給短圍牆圍起來的跑馬場以外，只有插天的巨廈，不見精緻的小景。心想：「在那裏呢？」正在想，士元把她領入一間巨廈裏面。顧三小姐在門口，似乎看見有「東方」二字。更加不懂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士元哥，這裏似乎是旅館，裏面真有好景緻麼？」士元輕輕道：「你別響！人家聽見了不教你進去玩的。你不會來過，當然不曉得這裏面的佳妙，等會玩過了，包你稱贊不迭，才知我士元不是騙人的。」顧三小姐給他這樣一說，嚇得不敢再問。跟他乘電梯到了五樓，士元叫她在一間會客室樣子的房間裏坐着。說要去跟看守景緻的人接一聲頭，叫他們開了園門，才好進去玩。顧三小姐既急於要玩，又怕多問了叫人家瞧出破綻，不許她去玩，所以忙聽話坐等。果然不多一會，士元匆匆地來領她走進一個房間，房間門前，似乎還寫着「五一三號」幾個字。心裏只納悶，為什麼還編着號碼。等到走進房間，只見裏面陳設着桌、椅、牀、櫥。除了小茶几上一盆綠茸茸的兔兒草外，更沒有什麼景緻。正在狐疑不決，只見士元已經坐倒在一隻沙發裏，緊緊地對她瞅了二眼，全身都似在發出笑聲來。忍不住問道：「士元哥，這裏沒有景緻呀。」士元笑道：「有，不過這裏的景緻，不是凡人可以看得的，要看必須誠誠心心地，辦好許多手續方才可

以。」

顧三小姐急於要看，便問要辦怎樣的手續。士元道：「本來一定要齋戒七日，香湯沐浴以後，才能入內參觀。現在經我與他們商量下來，總算他們賣我的面子，齋戒居然免了，沐浴也不用香湯，但是浴是一定要沐的。」顧三小姐臉子一紅道：「那麼你爲什麼不早些關照我呢？現在急切裏到什麼地方去？」士元笑道：「那不生問題，只要你存心要看，恣浴的地方我有。」說着，走到靠左首一扇門前，手按門上的轉手，條的一轉，把門開了，開來，招招手道：「你來看！」顧三小姐似信不信，想：「景緻怎會在這房間裏，況且我浴還沒恣，怎麼又給我去看了呢？」想着，身子却不由自主過去看。裏面却並不是什麼景緻，而是一間浴室。白瓷浴盆，磁邊壁鏡，雖沒有自己家中的考究，却也佈置得富麗堂皇。士元催促道：「你快點進去恣罷，恣好了好去玩。」顧三小姐看了他一眼，羞羞地走了進去，把門推上了，自己放了水，解了衣服，跳到浴盆裏去。心想沒有香湯，還是用點香肥皂罷，便把旁邊的香肥皂擦了一下。剛洗定了一條大腿，忽聽得「攔」的一聲，浴室的門開了，士元笑吟吟的走了進來。顧三小姐急得把雙大腿緊緊並攏，一隻手按住在小肚與大腿交界地方，另一隻手要去顧胸前雙峯。可是手小峯高，一手難掩二峯，掩了東，失了西，遮了左，失了右，二隻手只能顧到二處，任小姐本事如何高強，總不能同時顧三。沒奈何把身體澀了澀，使峯頂下接大腿，才算兼籌並顧，一舉二得。這才嬌聲喊道：「士元哥，你進來幹什麼？」

士元雙目灼灼，只顧把二道目光，在他胸腿相接之間，尋間伺隙，半晌不會答話。經顧三小姐再問一遍，這才笑道：「我因爲到這裏來看景緻的，限止的規則很嚴，不按他們的規則辦手續，輕易不肯答應。現在經

我商量後，你不但免了齋戒，而且免了香湯，剩這一椿沐浴，却非特別虔誠不可。生怕你草率了事，所以不得不自己進來視察。」顧三小姐喘着氣道：「曉得啦，我多洗洗就是，你且出去罷。」士元噙着嘴吧道：「不，我總不大放心，不但要視察，而且要指導，而且要親自動手指出你的不到處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跨上幾步，一隻手搭上了她的粉背道：「喏，你這地方就沒有洗到，待我來替你擦一下罷。」顧三小姐覺得一陣肉癢，連忙調動據守雙峯的那隻手，回來保護後方。本來已嫌戰線過長，兵力過薄，倘若各能死守陣地，尚能保守幾個據點。偏安一方，目下一經調動，陣線更加紊亂。調到後方的兵力，尚未到達防線，那防務空虛的雙峯險要已告失守。一着之錯，全盤皆亂。諒幾枝小小的孤軍，怎能盡守土之責，轉眼名城疊下，已經無險可守。只得把心一橫，索性採了不抵抗政策，聽候繳械。偏士元又十分仔細，只顧東一塊西一塊，把顧三小姐沒有洗到的地方指出來，一一替她擦過了，洗好以後，顧三小姐揩乾身體，心裏急於游玩，便要緊去穿上衣裳。士元勸告道：「我們去的地方，雖然佔地不廣，可是十分曲折幽深，要周遊一過，也有不少路。你且好好地去休息一陣才好去。而且你身上水分未燥，那邊風力甚勁，容易中寒。且到牀上去躺一會，待身上乾了，力氣來了，再去亦不遲。」

一邊說一邊就門背後取過一件浴衣，替她披在肩上；取過一雙拖鞋，替她穿在腳上。然後領她回房間來。指着牀上道：「你且去躺一會兒。」顧三小姐一看，那牀上鋪着一牀台灣摺席，疊着一條白綢單被，四週嵌着鏡子。一躺進去，橫橫的對鏡子看了一眼，見了自己的形狀，不覺羞了起來。不敢再看，便把眼睛一閉。一會兒，竟栩栩蘊蘊的睡着了。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，忽然在朦朦朧朧之間，聽見耳邊有人隱隱約約的叫道：

「妹妹，醒醒。快看好景緻呀。」她睡得正酣，鼓不起精神來，勉強睜開了惺忪倦眼一看，只見叫她的是士元，正在指着牀上嵌着的鏡子道：「看這裏面，看這裏面！」她回頭頸看了看，却並不見有多少風景，心想：「這就是好風景麼，不要是我睡眠模糊，不會看清楚。」因此重把眼珠睜大，再仔細看。只見遠遠山頂上開出了一叢紅花，忽地一陣風來，把紅花吹落滿地，真好似打翻胭脂缸，跌破墨水瓶。顧三小姐看得筋疲力盡，不知不覺又睡熟了。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所看見的是夢是真。不過作者却曉得她自從看見了紅花，就失去了黃花。所以她那天在銀行中對小王自稱黃花閨女，根本是個天大的笑話。

## 五 三位大學生

至於顧三小姐以後的情形是怎樣呢？這裏且擱下不談。待我先來換寫另一個場面。全上海的馬路，要算霞飛路頂美麗；整條的霞飛路中，要算從呂班路到亞爾培路這一段頂美麗；呂班路到亞爾培路這一段中，又要算當中段的一座意大利式的小花園頂美麗。這一座花園，簡直無一點不美，不高不矮的水泥圍牆中，種着各色各樣的花兒草兒，養着鴿兒犬兒，當中更有一所精緻的小洋房。這些都不希罕，最希罕的却是在這所小洋房中，住着一個尖兒頂兒的美人兒。她雖是個年過花信的少婦，却仍保持着處女般的風韻。瓜子形的臉龐上，安置着小巧精緻的鼻子，鮮紅光潤的嘴唇，整齊細白的牙齒，最妙的却是彎彎秀眉之下的一雙勾魂俏眼。在從前名花無主的時候，不知顛倒過多少少年。自從嫁到孫家來後，匆匆五六個年頭，丈夫孫石亭是華興洋行的華經理，在社會是一個有地位的人物。而甯波旅滬同鄉會中的孫家，更是歷史悠久

的望族。自然席豐履厚，媼婢如雲。她又生性淑靜，不像時下的摩登女郎，朝朝舞場，夜夜戲館，借了社交公開的幌子，做出許多風流醜事。她除了偶然在春秋佳日，陪了石亭出去玩玩外，餘下來的時間，只在家裏陪着六十多歲的婆太太解悶；再空閒不過，便到花園中看看花兒，逗逗鴿兒，從不閒走一步。最難得的，却是石亭雖然以貴公子，作華經理，却絕不染浮薄之習氣。除了不得已的應酬外，不輕易涉足歌舞之場，只單純的愛着他夫人。論理，這樣一個家庭，可算是美滿無缺了，可是造化弄人，不使世界上有完美的事情，料不到禍起蕭牆，在社會上鬧出了一個大笑話來。這一只禍根，原來就是他的義弟竹亭。竹亭平素專愛塗脂敷粉，薰香鑷鬚。雖然臉上的斑疹，好像丘陵起伏，高低不平。但是他在每天三番二次的把香胰子抹上，尊容，很擦一陣之後，總得把三花牌肉色香粉，撲了又撲。幾乎把臉上的丘陵，全部填平，然後向着衣鏡，左顧右盼，兀是噴噴自贊，覺得玉樹臨風，真是一個絕世美男子。再加一班阿諛取悅的洒肉朋友，每逢跟竹亭上酒樓飯館，醉飽之餘，看在洒肉面上，又摸着了他的脾氣，便左一句安慰潘安再世，右一句稱讚子都重生，東一聲第二梅蘭芳，西一句當世賈寶玉。大家拉開臭嘴，叫得應天價響。直把竹亭叫得眼兒成了一條線，乖乖的從荷包裏掏出法幣來付了洒肉賬，才肯停止。因此，把竹亭益發弄得自命不凡，起初還肯自居於梅蘭芳賈寶玉之列，後來覺得梅蘭芳雖然出過幾年風頭，可是現在究竟老了，鬚根鐵硬，早已人老珠黃不值錢；而賈寶玉之流，更是千年前的陳死人，何足道哉。所以不肯再讓賈梅之屬，與自己相比，只覺得自己才是當代第一美男子。想到得意之處，便不自禁癡癡地照鏡子，癡癡地笑，而且因為想到世界上十全十美的東西，必遭天忌，所以願在自己身上，弄出些破綻，以防萬一。可是弄些什麼破綻出來呢，毀容避災，當然勿是生意經。想來想去，忽

然想到才貌相連現在在貌上已是十美十全了，這個破綻只有弄到才字上去，因此，他就不大肯翻書本子，以免橫遭天忌。所以自從那年進了北洋大學的一年級，整整六年，仍是一位一年級的老同學。他自然不會留心這種問題，只在每年學期開始，興沖沖地到校繳費。

開學的第一天，又興沖沖地到校報到，從此以後，學校中不會再有他的足迹，一定要等到第二學期開始，才會週而復始。好在有了這種學生，就有這種學校，只認學費不認人，每學期從開學那天點了一次名，以後也懶得再點，竹亭的不能升級，實在原因是他不大留心這問題，否則只要在學費之外，另加一筆小費，實在是一棒輕而易舉的事情。所以在北洋大學裏面，與竹亭類似的學生，正是物以類聚，不在少數。

其中有二位最與竹亭志同道合的同學，一位是鼠目驢臉，左口唇上有一顆半粒黃豆大的黑痣的章三槐，另一位是高鼻樑，超下巴以日吸香烟五十枝著名的藝術家楊秋生，那章三槐生平眼廣科學家實踐的理論，他的不愛讀書，原因不跟竹亭一樣，竹亭不過爲了免遭天忌，而他卻另有一番大論理，他說，二十世紀的時代，是動的時代，一切都在不斷的變動，變動的快，往往使人追不上，書本子上的知識今天還是簇新的，明天就可以變成古老腐臭，送進墳墓裏去，所以要個現代青年，不能再像從前人般死抱着書本子，必須實際跑進社會去體察研究，方能探獲人生的真諦，和生活的技術，他又是個極端主義者，不相信「書本上的知識，是人類數萬年來逐漸發現的知識的總和」這種腐話，他認爲古代的知識，不適用於現代人的實際生活，所以生爲現代人，就必須向現實社會學習，說到最後，他會得意洋洋地拈着厚嘴唇邊，大黑痣上的三根短鬚，下個結論道：「要世界文明進步，必須把一切牢什子的書本，都一把火燒去，再向社會學習，才

能實現。」他在完成了他的思想體系以後，爲實踐理論起見，就立誓定了三不主義；那是不買書，不看書，不讀書。却把全部精神，放在歌舞，酒肉之上。有人問他社會是不是可以歌舞酒肉四點來代表？他說：「這四點確不能代表社會；但一個人精力有限，無論做什麼事，必須有一番選擇，方能存精去粕，然後專在這『精』上專心研究，方不致空費精力。這四點雖不是全部社會的代表，但確是全部社會的精華所在。所以我專在這幾處觀察探索，方能夠用力少而成功大。」果然，有志者事竟成，經過三棟數年來潛心研究，對於這四件大事，確有極大心得。可以說得精刮漂亮四個字。但是三棟仍不肯自滿，繼續不斷的努力用心着。講到這位藝術家楊秋生呢，却另有一番意見，他的全部主張，簡單的說一句，就是「人生的目的，是追求美。」不過他的所謂美，跟竹亭的美又不相同。竹亭的美，是當世第一美男子的美，而秋生的美，據他自己說，卻是藝術眼光的美。他說藝術家唯一的特徵，就是觀察全憑直覺，判斷全憑主觀，因此，世界一切物質，爲美爲惡，沒有一定的標準，全憑各人不同的主觀來判斷。一般人以爲醜惡的，藝術家可以發現他的美點，而一般人認爲美妙的，藝術家也可以發現他的缺點。同時一物，同受一人觀賞，仍可因時間，心境的不同，而發生不同的感覺。比如同一東西，昨天看看是美的，今天再看就醜惡了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他更有一個有名的例子，以證明其學說，那是他曾經離過一次婚。他說：「我們是自由戀愛的，但後來也就由雙方同意離婚的，當初的戀愛，以至結婚，是在主觀上充份地感了美才會着着進行，而後來的離婚，又當然是主觀上美的觀點的變換的結果，因此，可由他自己的經驗，推論至其他一切同樣的經驗，也可以推論到雖不同事實，卻同具原因的社會上的一切變幻。」他的洋洋大論，雖然不會影響社會上的人心，也不會掀起學術界的風波；但在他個人，却

沾沾自喜，幾乎自以爲獨得之秘，想到自己有這樣偉大的見解，就要連他的好友孫竹亭，章三槐，都不瞞在眼裏，可是回頭一想，學說自學說，處世却另有祕訣，比如交了孫竹亭，小而言之，每天五十枝大前門香煙，不愁沒人供給，大而言之，衣食住行，有了爲難，都可通商通商，而且藝術家照例是窮的，楊秋生爲了美的追求，更窮得厲害。更需要通商，至於結交章三槐呢，理由更簡單。章三槐是精刮麻子，當然不能在通商上着想，也不是在把他嘴唇上的黑痣，作爲研究的對象，唯一的理由便是不向三槐表示好感，他會在竹亭面前觸壁脚，靠着他一張利嘴，二片薄皮，能夠搖動竹亭的信心，很有影響他五十枝大前門的可能，不吃香煙事小，可是香烟是最會引起士披里純的，而藝術家的偉大成就，就全靠士披里純來引起觸發，所以因不吃香烟而毀壞了藝術家的前途，這事情可大了，男兒做事，要從大處落墨，不拘小節，因此，對於章三槐，雖然有時心裏不悅，可是在面子上，不得不曲盡週旋。此外，他和三槐竹亭不同之點，便是不過份藐視書本子，他對於學校中的聲光，電化各學科，因深覺他不合美學原理，而且這是俗人做的事情，和藝術家的生活，格格不相入，因此每逢上這種科目，他從不會上講堂，但逢到關於藝術方面的學科，比如「詩歌原理」，「美學」，「彫塑藝術」等等，他雖覺得擔任這幾種科學的教授們，都沒有什麼大道理；年老的是思想頑固，學說陳舊；年輕的又油頭滑臉，知識淺薄，一個都不在自己的心上，眼，不過爲了自己興趣，對這些問題比較濃些，有時則在高興頭上，也會挾了書本，上堂聽講，但是他自己的藝術觀，是在自己的心裏創造出來。只讓自己欣賞，和一般人所謂藝術，並不相同。所以對於當世一般俗人所談的藝術，不但不懂他們建立論據的各項必要的原則，就是連普通的抽象名詞，也攪不大清楚，據他說，這些嚕哩嚕噠的宰什子的名目，都是世俗藝術家



故意造出來嚇嚇人的，其實全不希罕，在他並不是學不會，實在是不肯學，學了這些等於自貶身價。在他上堂聽講的時候，起初，總是十分上勁，把書本子在課桌上一放，後來便溜出教室，繞過長廊在校園中的一帶竹籬旁邊，掏出桌格而製的香烟匣子，抽出一個暢快，準備提起了精神，過一會好在課堂提出問題，難倒這些俗教授，要等敲了上課鐘，才溜過課堂來。如果那時教授還沒有來，而且同時又有人招呼他的話，他定有一套驚人的老調，比如人家說：「老楊，好久不見。」他一定說：「是呀，課堂功課太呆板，所以在舍下獨自研究。」人家追一句道：「一定又有新發見了？」他就得意了，把頭顛得像風中的楊柳般的道：「多啦多啦，你看我過會兒出些小問題，駁倒這張老頭兒，給大家笑話一下。」可是真的等到張老頭兒步上講台帶上玳瑁邊老光眼鏡，翻開講義，朗朗而談的時候，他卻不作聲了。因何故呢，原來他正在靜心絕慮，凝神靜聽，想努力把張老頭兒所講的一句一字，統統收入耳鼓裏去，好從這些裏尋出他的癆疤，加以責問。但是聽到後來，他不但聲息毫無，而且連眼皮兒也慢慢兒垂了下來。這又爲什麼呢，卻並不是像書場裏的老聽客，一定要這樣聽才夠入味。原來他雖然想竭力聽懂張老頭兒的理論，可是真該死，平日對於這些美學上的詞兒，太蔑視了，一上了講堂，再也聽不懂。起初還在心裏喃喃咒罵這捉狹的張老頭兒，故意搬出這許多難懂的俗名詞，把他的短處掩住了，使人不能捉住他。後來索性不願再聽，簡直把他的聲調當做了催眠術，沉沉欲睡了。再後來，更覺得乏味之極，便覷張老頭兒背轉身，在寫黑板的時候，輕輕離了座位，溜了出來。一離教室，免不得又把大前門香烟來出氣，呼呼的大吸一陣，算把這一肚皮的悶氣消除了。如果碰得巧，遇見了章三槐和孫竹亭，便會把張老頭兒的不通，大罵一陣。論理，這三人是道不相同，不相爲謀，怎麼能

成爲莫逆之交。原來他們聚在一處時，却各人有各人的盤算，居然能夠化險成見，互相退讓，所以能夠精誠團結，一致尋歡取樂。其中推章三槐爲大哥，每有舉動，必定由他領導指揮。二哥是孫竹亭，他好似水滸上的小旋風，柴進，化錢的份兒，都有他担任了，楊秋生是三弟，因爲是藝術家，所以能夠算算酒菜帳單，寫寫肉麻情書。他們互相倚重，正如狼狽出遊，缺一不可。

這一晚，三人又衆集在一塊兒，長夜漫漫，不得不想一個消遣法子，翻了一會報紙，只覺得那些戲館舞廳，都是些陳套俗調，不夠刺激，竹亭急得喊道：「怎麼上海之大，沒有一個新鮮玩意，足供欣賞。」三槐手裏拿了一根牙簽，閉閉的剔了一會牙齒道：「新鮮玩意，爲什麼沒有？」竹亭樂得直跳起來道：「倒底是大哥，你說呀，是什麼玩意？」三槐笑道：「且慢，我也得想起來。」說着，二個指頭拉住了大黑痣上的二根毛，皺着眉頭，半天道：「有了，看紹興戲去，大華劇場新到的一班，有一個出色的花旦，名叫小紅，一雙眼珠兒真夠風騷，目下有一班人在死命的捧，我們去瞧一瞧，如果老弟有意思，你拿一千洋錢來，我替你包辦到手。」竹亭聽了，把頭搖得波浪鼓般的道：「不，紹興戲有什麼可瞧的，那些唱戲的，只曉得直放着喉嚨，唱出的字句，千篇一律，沒有輕重高低，我不要聽。」楊秋生摸了超出的下巴道：「依我說，二哥的說話，一些兒不錯，這種戲，簡單的說一句，是沒有藝術，藝術是美的，牠可沒有美點，牠……」秋生正在刮刮而談，想把他的美學再發表一通，不想吃三槐一口大啤道：「你懂鳥，也來批評！」秋生只得把一大段高論，重新嚥下喉嚨，瞧了三槐一眼，却不敢稍示反抗，沒奈何抽出根大前門香烟，坐在一旁呼着，三槐回轉身對竹亭道：「二弟的話，才有一半真理，不過你也是錯會了我的意思，我的所謂看戲，並不是真叫你去聽他們的唱，看他們的做，目的

所在，就是叫你去看看他們的臉兒有沒有可取之點，如果有，老弟，你年紀也不算小了，而且生得這般才貌，我忝居老大，你這段姻緣，一定要在我手裏辦好，只要你心裏中意，那怕是天上的嫦娥，海裏的龍女，也在我姓章的身上，決不叫你化冤枉錢。」竹亭擱了擱腦袋道：「不，我不希罕。」又低低的把掌兒擊着拍子，口裏咿咿唔唔道：「會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卻……除却……除却……」下面這半個字真可惡，一時竟想不出來。沉吟了半天，旁邊抽着香烟的楊秋生熬不牢了，喜孜孜的站起身來，朗聲的唱道：「除却巫山不是雲！吧。」竹亭大拍一下手掌道：「對啦，是除却山不是雲。」邊說邊搖頭嘆息。章三槐道：「老弟，我就奇怪，這樣一個風流絕世當世第一美男子，却恁地能見色而不淫，做到了目中有色，心中無色的境界。去年會樂里的昭君老三，你同他窩心了三夜就膩了，三月裏的老馬嚮導社裏的梅君，一個翻司總算頂刮刮了，你也只與他開了三個月房間，就又斷絕了，這裏面一定有一段隱痛，我們雖非同胞，情如手足，這種事情，不叫我做老兄的來想個法兒，卻還去請教誰去？」竹亭只是把臉上的酒刺，一點一點的直綻出來，不肯說出其中的原由。楊秋生得意洋洋對三槐道：「這一點，可用着我藝術論上的心理學一部份的理論了。據我的假設，推測，論斷，二哥的心事是不難了解的。」三槐道：「你說你說！」秋生道：「據二哥這般才貌說來，可以用二句老話來說出他的心事，西廂記的第一版上有一篇叫會真記，這不是我杜造的，不相信你們請到寒舍的書房中去翻。這會真記中有二句話形容張主的心情是……是……什麼話，原文不大記得，這種文言文真牽絲扳籐。大概是……張生並非不好色，但是天下的女子，沒有一個才貌雙全，能夠中他的心意，所以便變成無色可好了。」說完，面對着竹亭道：「對嗎？」三槐也回轉眼光看着竹亭，不想竹亭仍把個腦袋搖得博

浪鼓般的，將秋生的一腔得意趕得無影無蹤。這時三槐把頭一摸道：「這可叫我摸不着頭腦了，老弟，你可老實講出來。我們是休戚相關，你的心事如果能有一線之望，我就是鑽天入地，也會去替你尋出一條門路來走，否則也可以一掬同情之淚，可不願讓你一個人悶在肚子裏，要是弄出病來，如何是好？」說到這裏，把驢臉上一對鼠目，揉了幾揉，居然雙目通紅，汪汪欲淚。楊秋生一見，也忙着背轉身去揉眼睛。可是他雖是藝術家，卻沒有三槐這種藝術，急切裏迫不出這副急淚來。一時沒法，急中生計，就用大指甲從大前門香烟的屁股上，搯下了幾片烟絲，提起右手，在眼皮一陣擦，覺得酸汪汪的有些相像了，才回轉身來，看竹亭三槐都一在那裏默默無言。便說道：「論二哥這種態度，確實是藝術家眼中沉默的美。沉默，是美的最高點。自然是二哥這等當世第一美男子所必需的，但藝術是藝術，事實是事實，二哥的藝術果然美了，可是事實却不得不解決，好啦，看大哥替你愁得這模樣，我也在心裏覺得酸汪汪的難熬，二哥，你趕快說出來，叫大家透一口氣罷。」竹亭見他們情緻懇切，也有些過意不起，待說出來，可真有些說不出口，幾千百句說話兒，在五臟六腑裏骨碌碌的旋轉，卻總揀不出先說那一句好。半天，才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中篝之言，不可道也！我的事情，不爲別人，爲來爲去，都只爲了那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不說下去了，臉上一陣陣豬肝色，却從厚厚的雪花膏底下露透出來，二人剛在洗耳恭聽，忽然又沒有了下文，就急急追問道：「爲了誰？爲了誰？」竹亭接下去道：「還不是爲了那……不肖之兄！」三槐一聽見這個清清楚楚的「兄」字，不覺大喜過望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這理由却很容易明白。試想在中國的二十多年循環不息的內戰中，使列強攫得了多少利益，使他們嘗到了甜頭，便惟恐中國不亂。本來太平無事，你們尚且要東一個陰謀，西一個詭計，引爐扇

火，與風作浪，要挑撥起內亂，使得鷓蚌相爭，他們便好做漁翁，又何況天禍中國，無端生了許多生性殘忍的軍閥，抱着成王敗寇的妄念，自相殘殺，到頭有空叫白骨成山，一場惡夢，自己死的死了，敗的敗了，一無所得。而在不知不覺之中，已把五千年文化，四萬萬民衆的中華民族，陷諸萬劫不復之境。即使有幾個軍閥覺悟過來，放下屠刀，穿上袈裟，但是有什麼補救呢？作者的所以插入這一段閒文，並非忘了題目。實因為寫到這裏，深感得世途艱難，同具一理，須彌芥子，同具一相，一國如是，一家亦如是，所以不禁感慨言之。現在的章三槐，是深曉得竹亭的家境的，也深曉得竹亭的性情的，更深曉得竹亭家中的經濟權是操在他大哥石亭手裏，憑竹亭的家境，憑竹亭的性情，要在她身上發票財並非難事。但憑經濟權不在他的手裏一點說，自然要使他們兄弟閭牆，然後把小扇子施出全身功夫扇一下子，叫他們鬧一齣大分家。替他奪得了經濟權，才有希望。錢一到了他手裏，那就像裝在自己口袋裏一樣，小展功夫，叫姓孫的慢慢兒都改成了姓章的，胖子都不會生一個。心裏一樂，就急急的追問下去道：「早聽見你這位大哥，是一個……一個，」說到這裏，一時却也定不出罪名。一想，且不管他，多說幾個罪名，讓他自己去掙罷，便接下去道：「是一個不孝不悌不友不誠的人，我往時聽了，就一直替你抱着不平，只因爲你們是弟兄，而你，又是個仁孝君子，怕不肯斷然決然的行那大義滅親的故事，所以不肯冒昧替你策劃，現在他竟這樣狂悖不法起來，竟犯到老弟的身上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」說到這裏，偷眼一瞧竹亭，看着愁眉苦臉，呆頓頓的一無表示。便又接下去道：「使老弟痛苦到這模樣，老實說，我們是情同骨肉，痛癢相關，他使老弟痛苦到這樣，此不但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而且該說你可忍我不可忍了！」三槐愈說愈覺得意氣激昂，語調慷慨，鼠目直豎，鼻唾橫飛，大有拔劍而起，覓此朝食之概。不

想看看竹亭，竟仍然坐在那裏，似乎無動於中。不禁暗暗着急，便踏過一步，坐到竹亭坐的單沙發的靠手上。一隻手抓住了他一條右臂，誠懇懇，親親切切的說：「老弟，你不要小不忍以亂大事，要曉得二十世紀的時代，是老虎要吃人，人也要吃老虎的時代。要是你一時優柔寡斷，一旦失了上風，恐怕捏在人家手裏，要你長就長，要你扁就扁，就是善謀如鄙人，也無能爲力了。到那時，我做老兄的，不救你是看你落水，要救你恐怕連自己也掉了下去，這還有什麼辦法？」邊說，邊搖着竹亭的臂膀子，把張驢臉拉得長長的。秋生在旁，慢慢地彈了彈香烟灰，再把香烟屁股放上嘴唇，深深的呼了一大口，看看火炎將燒到焦黃的手指上了，才擲到了痰盂裏，便也過來，坐到沙發的另一靠手上，一把抓住了竹亭的右臂，說道：「大哥的話，是仁至義盡的說話，都是爲了你打算，你也得打算打算利害，不要將來懊悔，況且那個大義滅親的周公，是誰都知道的聖人，只要爲了「情義」，即使滅了自己「親爸」也是正理，又何況區區「親兄」何足道哉。不過問題就在「義」字上了。大哥，你不要緘默，且先把事實說將出來，先讓我們評一評究竟合不合這個「義」字，却再商量辦法，取決進止。」秋生這席話，說得婉轉得體，深有藝術家風度，但是竹亭聽了，仍是軟軟的躺在沙發裏，搖着頭道：「不可說！不可說！」接着索性擺脫了他們二條臂膀，跳起身來道：「且不去提這事情，提起了這，就使我心中打疙瘩，永遠不舒服！」說着，走近窗前，一手推開窗，望將出去，只見長長的南京路上，青紅紫綠，千變萬化的霓虹燈光，照耀得比白晝更美麗，回轉身來笑道：「我們只談這些喪氣事，辜負了這樣美麗的夜景，新花樣沒有，且玩老玩意罷。大哥，你再想幾個出色的嚮導人來，大家樂一下，消消悶氣。」三槐和秋生二人，正呆呆的坐在左右靠手上，面面相覷，一聽這話，覺得那件事是一時裏下不得手了，只能慢慢地打

聽出來再想法子，今天且先胡調一夜，取個利市，好在又不用自己掏荷包。因此秋生便又高高興興的說道：「有二哥，金鈴嚮導社新加入一位韻華小姐，嚮多風雅，單是這個名頭，就曉得她不同凡響。這位小姐曾經是中華女高中的高材生，確是一個有學識的女子，更寫得一手藝術化的小字，是我親看見過的。」竹亭搓着手道：「當真，我早想覓一個風塵知己，却沒有適當的人才，如果在嚮導社中果然有這樣的人，或者這一段緣份，應在此人身上，也未可知。」秋生道：「千真萬真，我雖不會調查他的學歷，可是會親聽見他把東方飯店中的『旅客須知』念得琅琅動聽，一字不錯，他的學問，可以在這點上衡量一下，而他的聲調，更幽揚盡緻，可以聽出他的藝術休養的程度。」二人正談得上勁，三槐却只在一旁冷冷的笑。半天，見他們的談鋒停了，才對秋生道：「別發你媽的昏。」又對竹亭道：「老弟，別再上呆子當，老實說，我們玩女人，臉龐兒的美醜好惡問得，皮膚兒黑白堅弛問得，獨有這出身履歷問不得，一問便是瘟生，便是洋盤，便是為他們切切私笑的屈死。」

這一席話，不覺說得連紅着臉子站在一旁的楊秋生，也鼓起掌來，道：「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小弟自問對於藝術方面，尚有一得之愚，可是對於社會哲學，確是個門外漢，不得不讓大哥獨步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臉上的紅光，也漸漸退隱下去。三槐夷然不屑道：「藝術藝術有屁用，飢不能食，寒不能衣，只有你這種呆子，才會咬着狗矢當香瓜，在我眼中，簡直一個大錢不值。」說得秋生剛淡退下去臉，又待紅上來，幸而竹亭問他道：「那麼那個韻華的外貌，究竟怎樣？」秋生道：「彷彿五官端正，可是這形上形下的哲學，小弟素未研究，不知道究竟怎麼樣比較，最好還是叫來看看。」竹亭回轉臉對三槐道：「好嗎？」三槐眼珠子轉了一

會兒道：「與其叫他來白相，不如我們登門求教，粗看似乎我們沒有架子，其實這裏我有一個道理，因為這韻華究竟模樣兒可取不可取，還不會曉得，三弟是個冒失鬼，他的說話只有五分可聽，萬一叫來不中意，損掉一只洋小意思，倒是七掉八掉，掉不落胃時才討厭，現在我們走上門去，看得好就不用事，儘好帶個來，要是不對勁的話，他們社裏的貨色一定不少，也許裏面有未逢伯樂的千里馬，專待我們去發見，一處沒有，再掉一處，老弟，你放心，你的百年大事，我尚且挺着肩膀拒擋了下來，何況這零碎的小事情呢。」竹亭聽他說得有理，十分贊成，秋生更無反對餘地。三人便叫茶房來鎖上門，一齊出了旅館，直向虞洽卿路走來，正走到四馬路轉角，那時正是市面上最熱鬧的時候，車水馬龍，陸續不斷，三人站在行人道上候了半天，還走不過去，惱得竹亭興起，覷一個空，想衝過去，突然一輛汽車在他面前停了下來，車門一開，一個肥大的腦袋探了出來，喝道：「竹亭，進來！」竹亭呆了一呆，就乖乖的坐入車廂裏去。

## 六 調戲嫂嫂

汽車裏坐着的，原來就是他哥哥石亭，他等竹亭坐了進來，一面叫車夫開車，一面回過頭對他道：「深更半夜，你又跟了這班人到那裏去？」竹亭摸了摸臉道：「學校裏的微積分難懂，所以約幾個同學，去買一部霍氏詳解。」石亭就車燈下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別湊你的鬼話，什麼時候了，還怎麼用功去買書，那一家書店開着門在等你這樣的大主顧。」竹亭把謊撕破了，一時翻不過來，呆着不響。石亭搖了搖頭道：「你現在這樣荒唐，看你將來怎樣去自謀生活，你道祖宗的基業可靠一世麼？別錯轉來念頭，看你現



在只顧結交這班狐羣狗黨，天大的家產，也容易斷送呢！」竹亭隨他念，儘納着頭一句不發，一會兒，已回到了家裏，石亭叫他在書房中坐定了，點燃了一枝雪茄烟，呼了幾口，想發作他幾句，可是一想到他母親素來偏愛小兒子，往日每逢竹亭的行爲，太不像樣了，想斥罵他一頓，可剛一開口，那位老太太總帶哭帶說的出來攔阻，說什麼「你爸爸一世辛勞，就留下你弟兄二個，我從小是一樣管大來的，現在你得發了，他可還小，也得容縱他一點兒，一天到晚把他緊追着，把他造成了個書呆子，又有什麼好處，別個有錢人家的子弟，把天攪破了去，捉月亮的都有，他究竟還沒到這等田地。」嘮嘮叨叨的哭着說，說着哭，偏石亭又是個孝順兒子，見他母親這樣，再氣憤些也只得不說了。這時，老太太已經睡了，石亭想，橫豎說不好，顛倒把他老人家吵醒了不好，只得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看你怎樣得了！好啦，早些睡去，睡在床上，靜靜的自己想自己的前途！」說着，慢慢地踱上樓去。竹亭透過一口氣來，伸一個懶腰，正待摸上樓去睡覺，突然門口有一個人頭往裏探了一下，長長的頭髮，晃了二晃，又趕快縮回去了。竹亭一瞧，認出是老太太身邊使喚的小大姐翠鳳。這樣，又把剛被石亭打斷的一段尋樂心情提了起來，睡意全沒有了，心裏只覺得難熬。聽了一聽，外面還有些悉悉索索的聲音，曉得她還沒有走。想追出去，又恐她逃跑，便故意重又坐了下去，大聲道：「誰？鬼鬼祟祟的，敢是賊？」連喝了幾聲，大概那翠鳳怕他認真了，只得又站了出來，立停了門口道：「二爺，是我呢。」竹亭臉兒冷冷的，望了一眼道：「你偷偷摸摸的在幹什麼？看我告訴媽，打你的精皮白肉。」那翠鳳站在門口不敢響。竹亭暗暗得意，把只大腿兒擱上了沙發的靠手，喝道：「快快給我倒杯茶來。」翠鳳躑着小心道：「二爺，要冷的還是熱的？」竹亭道：「冷的好。」翠鳳道：「待我到裏面拿來。」竹亭忙道：「熱的也好，就在那邊的熱水。」

瓶裏倒一杯給我。」翠鳳見他一臉正經，不當是假，就躡手躡腳的進來，在桌上取了一個玻璃盃，向熱水瓶倒了一盃，捧在手裏，再看竹亭，見他二隻腳仍是高高的擺起着，眼睛也不看人，大辣辣地似乎在上什麼心事，就大着胆子，走了過來，捧到他面前道：「二爺，茶來了。」竹亭把一隻腳指着沙發旁的茶几道：「放着。」翠鳳依着話，剛把茶杯放到茶几上，就在這剎那間，竹亭霍地一轉身子，把一隻腳放到地上，上身一歪，伸過手去，把翠鳳一把抓住，一臉的冰冷，早換上了一臉的笑，口裏道：「你……你這壞蹄子，想逃，看你逃到那裏去？」一邊說，一邊早把她提了過來，摟入懷裏，翠鳳出於意外，不會防到這一着，這時既掙扎不開，可又不能高聲叫，只不住的把個身子亂扭，扭來扭去，扭不開竹亭的身子。急切裏主意還不會打定，竹亭早已在渾身上下發狂般搜索，搜索了一回，只覺得肌膚膩滑，肉香四溢。正在神志昏迷，急聽得翠鳳叫道：「別鬧，你瞧，誰在門口立着！」竹亭聽了此話，不免有些心驚，抬頭一張望，不見有什麼人，可是一分心，手裏用的力就少了，冷不防翠鳳乘幾拚命一掙扎，掙脫了他的手，一溜烟的奔出門去了。一會兒，那翠鳳却又探進頭來，晃着腦袋，哼哼地冷笑，竹亭只遙遙招手道：「小蹄子，別鬧玩，你進來，二爺有好好的話兒對你講。」翠鳳把個身子露出了一半，癩了一癩嘴道：「罷了，二爺的好話，我有什麼不會聽過的，有話儘說，待我聽了，原本去說給大爺聽聽。」竹亭道：「你別算嚇了我，這一回是正經事，你進來，規規矩矩地對你說。」翠鳳笑道：「我在這裏，你就規矩了，等我進來，還有正經事嗎？好，你道我怕你嗎？我就進來，看你說！」一邊說，一邊探出了全個身體，跨進二步，把手又在腰裏道：「你說你說！」竹亭全給他觸穿了，又無話可說，只得搭訕道：「太太睡了麼？」翠鳳道：「怎麼不睡？」竹亭想了一會道：「奶奶跟大爺呢？」翠鳳嘆噎一笑道：「要好的夫妻，這時不睡幹

什麼？」竹亭一聽這話，不禁又心裏痒痒地，涎着臉道：「那麼你爲什麼不睡？」翠鳳道：「我是下面人，這時當然不能睡，倒是你做二爺的，這時還在發乾極，才是怪事呢。」竹亭笑道：「你是下面人，那麼我是上面人了，好啦，我們也去睡罷。」說着，突然立起身來，撲向翠鳳，不想翠鳳更比他乖覺，他原只跨進門檻二步，和竹亭還有一丈多的距離，而且早就防他這一着，見他一立起來，早已回轉身來，一溜烟走了。竹亭一個撲空，追出門外，四面一望，已經走得無影無蹤，還防他躲在暗地裏，便退進門內，故意把脚步走得重重的，走到沙發跟前，却又輕輕地躡着脚，掩到門邊，把背部緊貼在牆上，屏聲靜息，擺好姿勢，想等他探進腦袋，正好一把抓住，心裏暗暗得意，想：「看你再怎樣逃！」靜着耳朵細聽，幾乎把地上灰塵滾動的聲音都聽出來了，却總不見翠鳳一點兒影響。半天，不耐煩起來了，便轉了一轉身，一隻手撐住了門框，把個腦袋，小小心心地，慢慢地一點一點兒向門外探出去，等到頭頸都已伸出了門框子，可是連翠鳳的毛兒都不看見一根，這時，由不得怒火變成了怒火，呆了半晌，可又沒有地方發洩，隨手抓住那扇門，想很命地撞他一下，出出氣，可是轉念想，驚動了大哥，明天又見不得好臉孔，只得歎了一口氣，回身進來。時候將近十二點，睡意可全沒有，在茶几上的烟盒裏抽了一枝烟，吸着了，在房裏熱鍋上螞蟻般亂轉，猛抬頭，忽然看見了壁上掛的一幅照相，不覺又呆住了，照相裏邊，原來正是他的哥哥和嫂嫂，却是新近拍的，竹亭忙丟了烟頭，開了靠近照架的壁燈，仔細看去，只見他嫂嫂瘦怯怯的身子，白生生的臂膀，笑吟吟的情態，眉如欲語，唇若欲吻，尤其是一對澈如秋波的眼神兒，汪汪地似乎正在盯着竹亭看，他立到西，眼光兒跟到西，他立到東，眼光兒跟到東，看得竹亭心中的怒火，又恢復了原樣，而且熊熊直升，全身都覺得焦灼灼地了，突然把個腦袋直抵到牆壁上，雙手捧住了

後腦口裏喃喃說道：「嫂嫂！你這樣地看我，我懂得你的心，可是你曉得我的心嗎？」

昏沉沉地好一會兒，方抬起頭來，再看那照片，只見他嫂嫂的肩上，緊靠着他大哥石亭，胖臉上一條鼻子，恰湊在她的鬢邊，好似正在享受那萬縷青絲上的芳香，心裏的火，幾乎燒穿了泥九宮，想伸手一把抓下來，撕個粉碎，可是那照框兒掛得高了些，憑空伸手上去，抓不到，便趕到旁邊，撥了一個圓凳兒過來，擺好了待爬上去，可是見石亭對他瞪着大眼，不知怎的又有些膽怯起來，想了一會，指着那照框子喃喃罵道：「要是不顧憐旁邊的嫂子，看我不把你撕爲萬段，寸剮寸斬，叫你連鬼也做不成。」又至至誠誠的道：「嫂嫂！你真太可憐，自從被那可殺的不肖兄霸佔過來，也不知你受了多少痛苦，你雖不說，但是我有什麼不懂呢，起初你或者還不知不肖兄的模樣兒，可是一嫁過來，見了他這副尊容，怕不嚇碎了你的芳心，但是你爲什麼不把怨字叫出口來——噢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大賢大德，只顧自傷薄命，不會怪到殘暴的不肖兄的，唉，但是你太苦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不覺要涕淚縱橫了，長嘆一聲，重又躺到沙發中去，捧着腦袋悶想，他嫂子的眼神兒，仍不住地在他周圍晃來晃去，忽然又想到剛才翠鳳說他們已經睡了，就聯想到他哥哥一百八十多磅的身體，叫這樣瘦怯怯的嫂子，怎麼承受得住，竹亭雖不是藝術家，可是與楊秋生相交既久，不免也染了些藝術氣味，因此富於想像，這時越想越深，閉着眼睛把他嫂子一副宛轉嬌啼，含悲忍痛的情態，全引上腦海裏來，突然起了一股俠義心腸，暗想：「家門不幸，出此逆兄，欺孤凌弱，多行不義，他的罪惡，就是我的恥辱，章三棟早就教我大義滅親，我還不肯下手，現在想來，真是錯誤之至，累嫂子多受痛苦，罷啦，明天去叫三棟想條妙計，也顧不得兄弟手足，爲嫂子解除痛苦要緊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到自己臥室裏去睡下。

那時已近二點鐘，睡得太晏了，反而睡不着，況且心裏有事，雖然不住地自勸自道：「睡罷，別要胡思亂想。」可是那個心兒，不肯聽話，越想睡，就越不能甯靜。一會兒浮上了金鈴嚮導社裏的韻華的笑臉，一會兒浮上了翠鳳的媚眼，一會兒更浮上了他嫂子的淺笑輕聲，翻來覆去，休想睡着。直到東方發白，還是二目青青，不覺又惱了起來，想別睡了，還是趁清早趕上學校裏去找章三槐，原原本本的把心事告訴他，叫他設一個法兒的好，想着，便起身來，套了一雙拖鞋，走過去一看鐘，原來夏日較長，這時天雖亮了，却還只有四點半，學校裏這時決不會開門，因此踢踢踢在房間裏一陣亂轉，又轉到了床上去，說也奇怪，你越不想睡，却越要睡着，不一會兒，竟連拖鞋也不會脫，二只腳掛在床沿下，呼呼地睡着了。這一睡，竟睡了十二小時方才醒來，一聽下面全靜靜地，還道長在早晨，想是時候了，快上學校去找三槐去，因此連忙起來，套上一條褲子，趕到後面盥洗室裏，揩了一把臉，因為心裏急了，所以連脂粉也無心細塗，便回進房裏，換上皮鞋，剛要穿襯衫，忽然一眼見了鐘，還只有四點多，暗想奇了，怎麼睡了這一大晌，還在這時候，跑到窗前一望太陽，斜斜地掛在西面，不像早晨的樣子，叫上一個傭人來一問，才知已近傍晚，這才不禁自己罵了一聲混蛋。那傭人却在一旁立着不走，竹亭隨口問道：「怎麼下面靜靜地一點兒聲音都沒有？」那傭人道：「太太在佛堂裏睡着了，大爺還沒回來。」竹亭忽然心裏一動，問道：「奶奶呢？」那傭人道：「奶奶一個兒在樓上罷。」竹亭聽了，心裏一盤算，忽然有了個主意，便叫傭人出去了，重新再跑進盥洗室裏，細細裝飾了一下，對着鏡子左照右照，自己覺得已經四平八穩，便回房穿上衣裳，輕輕地下樓來，走過佛堂，向裏張了一張，見他母親伏在佛案上，不知在禱告，還是在打盹，也不理會，只顧蹣手蹣腳地向他嫂子臥室走來。

到了樓梯下，不知怎的心裏有點忐忑，站定了定了一定心，才輕輕地摸上樓來，跨完最後一級梯，一眼就看見他嫂子的房門半掩着，站在這裏側耳一聽，裏面靜靜地，只有一二聲風兒吹動竹簾子的聲音，心想：「不知嫂嫂在裏面打午覺呢，還是綉枕頭？」想着，便掩過去一張望，只見外房裏一隻柚木小圓桌上，放着一杯熱茶，那熱氣兀是騰騰地在裏上去，窗上的簾子半捲着，外面蒙着一層綠色的紗，把窗外帶着晚涼氣息的樹影，劃成了一個個小方格子，錯錯落落映在油漆得爛熳亮的地板上，靜得連牆壁掛的二幅照框子，也似乎睡着了。竹亭又想：「想來嫂嫂是在臥室裏罷！」便一脚跨了進來，大概是怕吵醒了他嫂子的甜夢，所以脚步放得更加輕了，走到臥室門口，看見矮矮的柚木牀上，靜靜地躺着一條台灣簾，珠羅紗帳子高高的打了個結，懸在半空，牀邊一副白籐几椅，几上放着一只白緞子的拖鞋面，一枚繡花針兒插在上面，左首的籐椅上却有一塊粉紅色小手帕子，竹亭眼珠骨溜溜地四周找了一下，這房間原不很大，陳設也不怎樣繁瑣，他連地下遺落着的一根淡黃色絲線頭都看見了，却看不到他嫂子的影蹤，暗想：「奇了，這房間裏的模樣，明明是嫂嫂剛在這裏綉鞋，這一會却到那裏去了？」呆了一下，忽然在旁邊的着衣鏡裏，發見了自己的形色，十分倉皇，再想：「別把樣子裝得這樣鬼鬼祟祟，叫人看了倒不好。」不想看倒也罷了，一想着不由更着了慌，越想越覺得膽寒，正想推翻原定計劃，回身下去，驀地聽見什麼地方，發出一陣豁豁之聲，又不由自主的站定了，仔細一聽，方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一陣聲音的來源，却出在後面的盥洗室裏，這一來，也不知什麼地方來了一股勇氣，膽子又大了起來，也不細想，逕向裏面走來，伏着身先在鑰匙孔裏望進去，不覺口角流涎，神昏顛倒。

原來門上鑰匙孔裝得雖不怎樣低，可是這間盥洗室很是進深，竹亭閉了左邊的眼，張開右邊的眼，鑰匙孔一望，剛剛居高臨下，他的一縷眼光，恰巧停在一塊雪白膩潤，羊脂白玉般的東西上，只因爲鑰匙孔大小，不能看到全豹，可是單憑這雪白的一斑，已經使竹亭饒涎直流，包天般的色膽，引動了久鬱的慾火，頓時不考慮，不遲疑，把身子站一站，待推進門去，偏這時高據抽水馬桶上的石亭夫人，也大概聽見了外面的聲音，不像平常的婢媼，所以問了一聲：「誰在外面？」竹亭一聽，也不回答，逕自把房門上的轉手一旋，大踏步跨進門來。石亭夫人看見了竹亭，斗然吃了一驚，一時間心慌意亂，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好，走又不能走，立也不能立，頓時把張粉臉漲得血紅，二隻臂膀，也連忙佔據了左右二邊的馬桶沿，掩護着後面的陣地，然後帶怒問道：「叔叔，你到這裏來幹甚？」竹亭給他一句問住，倒也無以回答，怔了一怔道：「哥哥可在？」石亭夫人頭一昂道：「你到那裏面來找哥哥，是什麼意思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」竹亭一聽他聲音雖似很着實，却說得低低的，似乎怕人聽見，膽子益發大了，不禁涎着臉道：「哥哥不在，就算我來向嫂嫂問候，也不妨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笑嘻嘻的跨進二步，石亭夫人一見這副模樣，料到了七八分，而且見他咄咄逼人，不覺驚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再不走，莫怪我叫人了。」竹亭想：「天下那有要叫人却先來通知我的，女人總不免怯生生地，不得不靠男人遷就上去。」想着，心裏越發膽大，便笑道：「嫂子，別錯會了我的意思，我們大家心裏有數好啦，外面又沒有人，我們好好的談一會兒罷。」說着，又跨上一步，就伸手拉住了石亭夫人的右手。

石亭夫人事到其間，也顧不得什麼，拚命把手兒一攔。竹亭這時，原已有些色與魂授，頭輕脚重，心口裏

的一把如意算盤，早把「手到擒來」的答數打了上去，冷不防給他致命的一擗，不禁向旁邊顛了一顛，手裏就鬆了，石亭夫人恢復了原防，竹亭却立一立定，正待順勢轉到後面去，視察他的後防，只見石亭夫人霍的一下子也把身體轉了過來，面對着竹亭，睜目斥道：「你，想你也個有知識的大家子弟，爲什麼這樣無理，你再不走，看我過會不叫你哥哥來問你！」竹亭聽他的聲音漸說漸高，而且一臉冷霜，辭嚴氣壯，不覺心下冷了幾分，又怕被下面人聽見了，上來查問，待想一個辯護的法兒，想了一想，便退後了一步道：「嫂嫂！你錯了！我竹亭生長禮義之邦，誦習聖賢之書，那一點不必恭必講的循遵古禮，參證聖賢？不知怎的，嫂嫂却還說我竹亭無理？」石亭夫人氣吁吁的道：「這裏是什麼地方……？」竹亭搶先回答道：「這裏是一間浴室間帶廁所。」石亭夫人道：「我是誰，你是誰？」竹亭笑道：「你是我的嫂子，我是你的叔子。」石亭夫人道：「我在幹什麼，你來幹什麼？天下有你這種無羞恥的叔子，還不替我滾麼？」竹亭道：「嫂嫂錯了，錯就錯在你不懂自己在幹什麼，却顛倒說我無理，你自己說，你在幹什麼？」石亭夫人一時倒回答不出來，只是一疊聲的滾字，竹亭却不慌不忙的屈着指頭道：「你在幹的事情，名目繁多，北方人叫做出恭，蘇州人叫上馬桶，其實這些都是俗語，我曾經核實考名，翻了許多古籍，才曉得正確的稱呼，應該叫作『溺』，『孟子七篇上，有一句說得清清楚楚，叫做『嫂溺必援』。我竹亭……』說到這裏，頓了一下。

原來竹亭還想引點經典出來，證實他的理論，却苦一時想不出來，只得胡亂扯了一些道：「孔夫子的書上也有這樣的話，孔孟都是千古大聖，萬世師表，他們會打謊麼？而且孟子更給不守聖道的人定下了罪名，說：『嫂溺不援，是禽獸也。』我竹亭讀了聖賢的書，難道甘把自己立於禽獸之列嗎？嫂嫂出自名門，幼讀



詩書總不見得睜着眼睛看我做禽獸，而且我做了禽獸，哥哥是與我同胞一母，連他也是禽獸！嫂嫂與哥哥同牀合被，不見得能單獨做人，好啦，聖賢的話是沒有錯的，你快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又上來拉扯。石亭夫人聽了他這一篇洋洋大論，覺得頭昏腦漲，也不會聽懂，只見他又來拉扯了，要待攔阻，却又防不勝防，刹時間香臂上早給他摸了一把，料想瞞不得人了，不能再怕羞澀，頓時大聲叫了起來。竹亭吃了一驚，倒又呆住了，主意還沒有打定，只聽得樓梯上騰騰騰一陣響聲，更加沒有了主意，心兒奔頓奔頓在腔子裏翻騰，眼兒望着了門外，走又不是，留又不是，石亭夫人也聽見了這陣的腳聲，曉得來了救兵，心中略定，這時見他轉身向外，呆住在那裏，忙趁此千鈞一髮之機，修的從抽水馬桶上跳了下來，也來不及繫袴帶，一只手鈴住了褲腰，顧不得臀部的酸痛，一溜烟衝過了竹亭的身子，直奔向外房去了。竹亭這時才慌慌張張地也想奔出去，說時慢，那時快，他剛跨出盥洗室的門口，早從外房衝進一羣人來，為頭的一個小胖丁，手裏舉起了根小臂膊粗細的手杖，氣喘吁吁的當頭劈將下來，竹亭一看正是他哥哥，越發慌了，叫聲「阿也」，向旁一閃，左臂上早着了一下，還來不及喊痛，第二下早又落下來，竹亭急了，想向前跑，房門口早給奶媽、車夫、大姐、娘姨擠住了，這班人雖不敢上來，却都亂攪擾的堵住了出路，一時沒法，連忙退入浴室裏去。那時石亭氣急攻心，不肯放鬆，早已追將進來，把手杖一陣亂劈，劈得竹亭啊啊亂嚷，幸而石亭性急過甚，連打下來的棒，也無暇細擇目標，一不留心，一棒下去，邦的一聲，剛打在抽水馬桶上，這馬桶倒是西洋白磁，十分堅固，不受影響，可是這一陣激烈的反動力，却把石亭的虎口震得酸麻難忍，那一條手杖，也立時從手中落了下來，石亭兀是怒氣未息，回頭招呼擁在門口的衆人道：「來！你們來把這畜生綁起來！」那一羣車夫奶媽聽了

這話，不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覺得依也不是，不依也不是，正在爲難，忽聽見扶梯上又是一陣響，一個披頭散髮的人，口裏噉着撲了進來，衆人一看，原來是老太太來了，便大家讓開一條路來，那老太太跌跌撞撞，衝入馬桶間裏，指着石亭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爲什麼要下這樣毒手？難道要打殺他嗎？他犯了什麼罪，還有我在着呢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哭撞了起來，倒把石亭也呆住了。他素來孝順，又一時氣急了，反而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，竹亭就趁這機會，一溜烟似的奔出馬桶間，直向樓下逃去，想了想，事體鬧大了，現在母親還不曉真相，所以迴護着我，待曉得了時，恐怕也沒有好臉孔，因此不敢再在家裏逗留，趕緊到自己臥房裏去披了一件上衣，慌慌張張的逃出大門，奔過幾條馬路，轉了幾個灣，後面沒有追兵，方才心定，站住一想，只有去找三槐想個方法對付。

## 七 荒唐

趕上學校來，到宿舍裏一問，不但章三槐不會來，便連楊秋生也一天沒來上課，摸着頭一想，才記起了昨夜裏的事，心想：「他們莫非還在旅館裏？」想着，就一陣趕到旅館來。一瞧水牌，看見上面的名字沒有掉，曉得果然還在，便一陣風似的掃到房間裏，一看，只見楊秋生只着了件汗背心，直僵僵地躺在沙發裏，腦袋擱在沙發背上，聽見門響，慢吞吞地轉過頭來，見是竹亭，才睡眼朦朧地坐了起來，一隻手不住的摩着頭，道：「二哥，你昨夜裏那兒去了？」竹亭道：「三槐在那裏？」秋生向床上瞧了一眼，輕輕道：「他嗎？他還不享福去了。」說着，不住摩頭，竹亭急道：「那麼他現在那裏？」秋生道：「他嗎？他還不是尋夠了快樂倒害我

一夜沒好睡。竹亭頓足道：「他究竟在那裏，我被那不肖兄欺侮得不像個樣兒，趕緊要找他商量呢。」話聲未完，只聽蓬的一聲，從床上跳出一個赤條條的人來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你說你說！」竹亭一看，正是三槐，見他這副模樣，倒也破涕爲笑道：「大哥，你快活夠了，小弟却吃足了苦頭，你且穿起了衣服來再講。」秋生在一旁陰陰的道：「留心生夾陰傷寒。」三槐惡狠狠的看著他道：「你真沒有良心的東西，三隻洋是我攪落的，你又不出一個大錢，我倒看你在結義之情面上，手讓你捏過，臉也給你摸過，你又在暗地裏捏她一把大腿，我毫不計較，昨夜這樣不知足，這真叫『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』了。」秋生聽了，雖然不敢反抗，却也有點憤憤不平，在旁邊鐵青着臉色摩頭頸。還是竹亭道：「別提這事了，隻把野鷄，什麼希奇，三隻洋的貨色，今天我弄幾隻請你痛痛快快快吃一下。」三槐忙道：「並不是野鷄，的刮清水貨，因為時候晚了，所以算半送半賣的。」秋生在一旁瀟那嘴。竹亭笑道：「好啦，別提了，說我的事情要緊。」三槐這才拉起汗衫褲子套上身去，一面說：「你吃了怎樣的虧？老弟，我昨天晚上，就替你耽着心事，一整晚沒好睡。你說罷，有我姓章的在，決不讓你吃虧的。」竹亭先嘆了一口氣，然後把經過情形訴說了一遍，說到馬桶間裏的一幕，自己也覺得不好出口，只說上去找大哥，誤入馬桶間，不肖兄久想找了因頭謀殺我，好獨佔家產，所以不問頭路，就把我一頓毒打。三槐坐在旁邊，手指頭拈住了頰下的二根毛，不住的顛頭簸腦。聽到了末了，把二隻手掌兒狠狠的擊了一下道：「如何？令兄的心思，早在我明燭萬里的眼光中，早就勸你不要姑息養奸，你總是優柔寡斷，不然，何致多吃一趨苦頭？」竹亭道：「過去的過去了，現在却怎樣辦？看你不肖兄這樣的辣手，怕會不再興風起浪，看來不會讓我好好地回去罷。」三槐立起身，把手指兒對他一指道：「老弟，你念頭又轉錯了，你難道

還要好好地回去嗎？嘻！我看你是去後來不得了。看令兄的心思，確有置你死地的辣手；就是你這一回能夠逃出虎穴，也實在傲天之幸，爲什麼還要回去送命？你要回去，那麼我就在今天要跟你訣別了。唉！唉！說着，又有點眼淚汪汪起來。竹亭急道：「我原打不定主意，才來找你商量，照你的意思怎麼辦呢？」三槐說道：「只要老弟下個決心，聽着我的話幹下去，包你因禍得福，不但毫無危險，而且有無窮的希望在後面。」竹亭道：「聽你聽你！我們是有福同享的，如果我有多少好處，將來也忘不了你。」三槐道：「令尊大人遺下來有多少財產？」竹亭一摸頭道：「這我就不大清楚，先父亡故之時，我還小，後來也留心不到這牢什子的事。」三槐一蹙眉道：「這就爲難了。我的計劃！老實說，遺產均分，律有明條，令尊遺下的產業，你分明有一半。現在趁此機會，不用遲疑了，就向他提出分析的要求。老弟你是個大有作爲的好男兒，拿了在筆錢來，還怕不能幹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？」這一番話，賽似諸葛亮在草廬中替昭烈皇帝促膝劃策一樣，聽得竹亭傾倒不已，正在滿心充着興奮高興之際，三槐接下去道：「可是這財產的數目，必須調查清楚，交涉才有根據。不然，又何從着手呢？」說着，沉吟不已。竹亭急得搔頭摸耳道：「這怎麼辦呢？大約想來，五六十萬總有的。」三槐立起身來，在房間裏慢慢的繞着圈子。秋生在一旁道：「依我說，二哥可以向親戚故舊方面打聽打聽，總有人曉得的。」竹亭頓足道：「怎奈這些至戚，大都是不肯兄的狐羣狗黨，就是曉得，也不肯告訴我，怕倒會先去通知不肯兄，成了個打草驚蛇呢？」

三槐一擊掌道：「對呀，即使不打草驚蛇，可是東探西窺要多少辰光，也是緩不濟急。現在的最高一著，就是來個迅雷不及掩耳。」竹亭道：「什麼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呢？」三槐道：「只有趕緊找個律師，先

寫封警告信去殺他一個下馬威，看他有什麼舉動，如果他吃嚇了，願意和解息訟，那是最好，不然就託那律師設法，把令尊的遺產，懸擬一個數目，實行與他打一場官司，老弟是理直氣壯，一定可操勝算。」竹亭說道：「不過先父的遺產，我一點影兒都沒有，叫我怎樣懸擬法呢？」三槐笑道：「這不勞費心，儘可全權交給律師去辦，他們自會得懸擬出來。」竹亭還疑心道：「連我都懸擬不出來，那些律師又與我非親非故，又怎麼懸擬得出？」三槐道：「老弟，上海的花樣經多得很哩，不用說你這樣寬仁厚道的人，不能事事精明，就是像我這種專門研究社會哲學的人，也未必百無一失哩。你只曉得醫生有內科外科，花柳科，肺病專家，胃病專家……等等分別，却不知律師也是分科的，大概的分別，有婚姻律師，債務律師，析產律師等等。婚姻律師是以辦理離婚案件，獨擅勝長，債務律師以辦理錢債糾紛爲主要業務，而這析產律師，却正是幫人爭奪遺產的妙手。大凡任何學問，分科愈細，研究愈專，而功夫亦愈精。所以上海上千的律師中，有不少這種專家，不過法律這一項學問，究竟還沒有發達得醫學這樣顯明，所以律師雖然各有專長，門口的招牌，却不能把什麼專家的頭銜擺上去，不是門檻中的人，就容易上富了。」竹亭道：「怎麼樣會上富？」三槐道：「譬如你流了白濁，去請教眼科專家，不但空費金錢，而且多受痛苦。要知道做了醫生，雖然各科多有些三腳貓，可是精了一樣，荒了別樣，要是不論症象，胡亂找個醫生瞧瞧，弄得不好，醫生開的藥方，變了追魂票子。醫生如此，律師亦然。而且牌子上不掛出專家的頭銜，不懂門路的人，只好在暗裏瞎摸，所以更比找醫生難一層。」秋生道：「那麼那種律師，爲什麼不做效醫生，堂而皇之的掛出招牌，讓人按圖索驥呢？」三槐嘆道：「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，只會跟着人家屁股跑，不會迎頭趕上，沒有人開頭，連光明正大的事情，也只敢在暗地裏

偷偷摸摸，等到作俑有人，他們就會一窠蜂的趕上來了。」秋生恭維道：「可惜大哥不在研究法律，不然這種移風改俗的責任，非有大哥這等社會哲學根底的人，也担擋不起。」三槐把個腦袋在空中打了六七個大圈道：「信然信然！我下半年正想改進法科，將來一定要從這一步下手，去盡一點對國家社會的責任。」又自言自語道：「債務專家，好，婚姻專家，好，析產專家，好！好！好！我將來一定要在這析產上下一番功夫，比較起來，這前途最有希望。」竹亭在一旁等不住了，便追問他律師懸擬當事人的財產的方法。三槐道：「書本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在人。所以這種方法，也正一言難盡。他們常用的一種，叫做拋磚引玉法，還有一種，叫做避實擊虛法。」竹亭一摸頭道：「倒還有這許多名目，像煞三國志上諸葛先生的兵法了。」三槐一擊掌道：「着！一點兒不錯，法庭正像戰場，律師的唇槍舌劍，就是飛機大炮，什麼不要用兵法。單說這拋磚引玉法，就夠神秘。他們會先捏造了一個鉅大得嚇人的數目，寫封信去警告對造，要他按數均分，和平解決；對造裏給一頂大帽子套住了，有的急，有的驚，有的憤，可少不得來一封置辯的覆信。專門的律師就會在這封覆信上，得到個正確的財產數目。」秋生道：「對造也不這樣笨，難道一下子就會開一張清單上來嗎？」三槐道：「當然不，自然總想湮滅證據，以多報少。但是做律師的自會從已得知的數目上，默察對造的性情，地位，手段，加上幾成，自然雖不中，亦不遠矣。」秋生還搖頭不信。三槐大喊一聲道：「這原是專家的事情，你懂得鳥！其中精密的地方，不要說你，就是普通的律師也不懂哩。我們商量正經事，只顧嘮叨些什麼。」這把秋生罵癩了，才回頭對竹亭道：「老弟，只要有決心幹，一切都有我替你出主張。」竹亭道：「那麼你可有個把析產專家認識？」三槐道：「有有，新豐法律事務所裏的包擇從律師，不但是專家，而且是專

家中的頭兒腦兒，經驗充足，學識豐富。雖然名氣大了，公費多點，劃算起來，確是合算。」竹亭道：「可是請教他們，也得先要錢呢。」三槐道：「那自然，但是我們可以跟他約定樹上開花，只要在簽委任書時，先付他一百元，以後多少酬謝，要官司打定了再付，那時，牛身上拔根毛，愁什麼來。」竹亭道：「但是這簽委任書時的一二百元總得先付，實在告訴你，我現在身邊這點兒數目都沒有，早上匆匆走出，那時已經氣昏了頭，什麼都不會想着，隨身一隻皮夾子，裏面不過用剩的幾十塊錢，怎樣夠用？」三槐一聽，就停了一會脚步，沉吟一下，又在四下裏來回踱了起來。竹亭呆頓頓地對他看着。大家半天不說話，房間裏靜得只有三槐慢吞吞的脚步聲。秋生嘴吧又癢了起來，道：「我看這事大哥有心送佛送到西天，擔擔責任，好在那些律師，與大哥一定熟識，不如連委任費也跟他们講定了，樹上開花，現在就不用着急了。」竹亭一聽，忙把眼光轉過來看三槐，只見三槐又惡狠狠的對秋生瞪了一眼，然後轉向竹亭道：「你們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這也不怪你們，你們又沒有研究過社會哲學，要曉得社會上的事情，有公私二面，公歸公，私歸私，決不能混為一起，我跟他們的交情固然不能說淺，但是公事還須公辦，這委任費還是得照他們的章程付的。」說着，又沉吟了一會，對竹亭道：「一二百塊錢，數目不大，你難道外面不好設法一下嗎？」竹亭搖頭道：「我向來只借錢給人家，不向人借錢，你想朋友淘裏那一個是有錢而又肯借給人的。」三槐老臉上，也不禁微微灼熱一下，又道：「那麼親戚方面呢？」竹亭道：「一向很少走動，也不會開口。」三槐忙坐到竹亭旁邊，誠懇懇地道：「現在顧不到這些小節了，這是你的一生幸福的開端，失了這次機會，以後怕不易再得。大丈夫能伸亦能屈，目下借人家一點力，不得不說幾句好話，老弟，他就降尊紆貴一回罷。」

竹亭遲疑了一會，把個東瓜形的腦袋，搖了又搖，點了又點，似乎總不能下個決斷。三槐揆情勢，覺得這是生死關頭，不能放縱的一剎那，連忙追逼一步道：「老弟，你心高氣傲的個性，做大哥的還不曉得嗎？可是現在情勢緊急，跳得過這個關，榮華富貴，跳不過這個關，家破人亡，事實如此，不容你遲疑。況且爲目的不擇手段，正有嶄新的理論根據，暫時委屈一些，越顯得英雄本色呢。」竹亭道：「並不是我不肯委屈，但是謀劃沒有充份把握，萬一日脚拖長了，豈不妨礙了你迅雷不及掩耳的預期效果。」三槐道：「迅雷不及掩耳，原只要事先不讓他覺察，空然發作起來就夠了。但是快，當然更好，好在數目不大，你這點路道總有的，早些佈置妥貼，就不怕沒有效。」說着，把手掌伸開了道：「任令不肖兄怎樣奸惡，逃不出我章三槐的手掌之中。」又把手掌捏成了個拳頭道：「老弟只要聽我的言語做去，包管手到擒來，預備接收財產好啦。」竹亭奮然而起道：「好！我聽你幹下去了。這筆委任費，我明天就去辦。」依三槐的意思，最好他立刻就捧幾百洋錢來，可也不敢催之過急。而且曉得他袋裏還有幾十塊洋錢，這幾天裏不愁不夠尋快活。所以不再往下催，只說道：「那麼今天商量定了，今晚且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，這裏的房間有心開下去，作爲司令部，明天起，你趕快籌款，我趕快進行接洽律師，秋生也得聽我的命令，幹些雜事兒。總要同心同德，爲老弟打定天下來。」秋生也站起來，慷慨激昂的答應了。話語告了段落，大家就覺得飢腸雷鳴起來。

原來這時雖已傍晚，這房間裏的三個人却都一天不會吃過東西。竹亭在起身後就鬧了這一嫂溺必援」的義舉，沒有工夫吃飯，三槐呢，因爲昨夜裏工作過勤，以致人困馬乏，一覺好睡，忘了腹飢，只有秋生既爲一整夜的風聲鶴唳，吵得不能合眼，而且沙發上睡得又不舒服，所以醒得格外早，醒了就再也睡不着，整



整這一天裏，腔子裏的五臟神不知唱了幾百次空城計，可是摸摸口袋裏，只有兩個當十銅元，要買點東西充飢，算來算去，只能買一個大餅的三份之二，而且大餅老班向無零拆的規定。要想就棧房裏叫點來吃吃，只怕三槐得知時，不但不肯認賬，反遭一頓臭罵，因此不敢，又曉得運動可助消化，恐怕一經走動，腸胃裏消化力加速，把昨夜裏吃下的宿食，一起消淨，所以才取起來，直僵僵地躺在沙發裏，不敢輕於轉動。自見竹亭一來，心中有了希望，才敢多動作，可是見他們談不斷頭，心中兀是着急，這時見已議出一個頭緒來，便忙不迭的問：「二哥，要不要叫些東西吃？」徑他這一提，大家都覺得肚子不答應了。依秋生的意思，只要越快越好，想就房間裏叫些吃，但是三槐曉得竹亭袋裏有錢，就不贊成，說房間裏吃的東西又膩又乏味，而且不衛生，提議到花米樓去吃川菜。竹亭素聽三槐的主張，秋生更不敢反抗，三人便叫茶房開了門，回到花光樓。竹亭因為三槐連簾帷，勞苦功高，所以茶鋪叫得特別豐盛，大家便飽餐一頓，秋生更把叫苦連天的五臟神，填得毫無空隙，從肛門直碰喉嚨。又趁此機會，叫茶房拿了一聽大前門來，當場大抽特抽，餘下來的帶在身邊。過會自然一淘開在帳裏，吃好了回到旅館，覺得無可排遣，便繼續昨夜的精神，叫了幾個嚮導女子來玩。

竹亭果然守着早晨的諾言，而且好似在開陣對仗之前，先要發發餉，好提起戰士的忠心勇氣般的，讓三槐秋生各揀一個嚮導姑娘，說明由竹亭請客，三槐又有再接再厲的精神，見人奉送肉元寶，不但投其所好，而且覺得討了目下所策劃的一個利市，因此滿心高興。秋生更因袋底乾癟，早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，再加昨夜受足了三槐的怨氣，無從發洩，所以在「嘗新」的意義之外，另有一種揚眉吐氣的快活，自然感激

滯零，抽足了大前門，準備跟三槐對陣，這樣竹亭自己，却已覓到金鈴嚮導社的韻華，看看有三分姿色，也無暇細擇，急於要把昨夜在翠鳳地方所受的牢騷，全部發洩到她身上去，因此立把房間讓給大哥小弟，自己獨闢一間，拉着韻華去大發牢騷了。一宿無話，次早因爲人困馬乏，大家睡到下午才起來，竹亭急於要出去設法籌款，三槐本來也急於出去接洽律師，秋生本來也預備聽令辦事，只不知怎樣，大家都睡眼朦朧，提不起精神來，想在房間裏振作一下精神再出去，不想越坐覺得越懶，吃了些點心，春天已經暗下來，還是三槐想出了懶懶的癥結所在，說大概房間裏空氣不流通，所以會這樣昏沉沉，大家不如出去走走，等精神在新鮮空氣中活潑一點，再分頭出發。三個人出來兜了一陣，不知怎的，又兜到了金鈴嚮導社，那個柔情如水的韻華拉住了竹亭，覺得他又是一肚皮牢騷，覺得不發洩了不能幹事，因此感覺有連一連的必要。三槐秋生也抱定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的原則，竹亭既要連一連，大哥三弟就也非連一連不可，就此把要辦的事情暫時在肚腸角裏寄一寄，照昨夜的樣子畫了一個葫蘆，接連三天，大家昏天黑地，竹亭袋裏的幾十洋錢，先後到了別人袋裏。這天早上摸摸袋裏，只有二個銅子在看守着，不禁上了心事，菜館裏不能寫帳，只得顧衛生就旅館叫了幾客客飯吃了，大家揩揩嘴吧，照例應在揩揩嘴吧以後叫茶房銷上門，大家出去走走，由走走而走入嚮導社裏，然後從嚮導社裏嚮導幾個嚮導姑娘回旅館來。但今天在揩揩嘴吧之後，大家幹不落下文了，只得分據幾隻沙發，長吁短嘆，相對無言。三槐拚命用根自來火梗子剔牙齒，似乎想從牙齒縫裏剔出點主意來。半天，對着竹亭道：「這二天玩得夠了，現在正該休息一下，好去幹正經事了。」竹亭這才從肚腸角裏尋出了正經事來，自己覺得不宜再緩，就立起身來，一面穿上衣服，一面道：「那麼我們依原定計

劃進行，我現在立刻出去籌款，你也趕快去接洽律師罷。」三槐道：「一切總要等錢來了才好辦，律師是現成的，我夾袋裏儘多，萬事齊備，只欠東風。老弟，你趕快些罷，我今天不出去了，在這裏坐等。」竹亭沒法，只得開門自去，房間裏的大哥和三弟，也無法活動，雖然大家餘味津津，雄心勃勃，暫時却不得不坐在房裏枯守，只希望竹亭快捧幾百洋錢回來，好繼續豪情勝概。

他們料想竹亭此去，不致空回，所以連旅館裏的東西也不願吃，定要等竹亭回來後再吃。不想等到九點鐘，竹亭才垂頭喪氣地回來。三槐一看形勢，曉得不對，仔細一問，果然二手空空，說：「撞來撞去，至親近戚，大都不會遇到，有的去得辰光太早，他們還不會從寫字間回來，有的去的辰光太遲，已經應酬的應酬，看戲的看戲去了，只遇到一位堂房表叔的過房兒子，談了好久，剛露一點意思，他連忙挖袋袋，我當是他不用我細說，已經要摸給我了，心裏十分感激，等他摸出來，一把送在我眼前，花花綠綠，數目不少，更加高興，不想仔細一看，却是三四十張當票，不禁倒抽了口冷氣，不得不撥轉屁股走出。」說罷，一翻身躺到床上，不住地喊腰酸，把三槐弄得啼笑皆非。肚子不饒人，又在咕咕發叫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委曲肚腸，再叫二客客飯吃下了。囊底無錢，壯士失色，偏偏那幾位嚮導姑娘不識相，無端打了幾個電話來，惹得三人心養難抓，可是摸摸袋裏，只能相對淒然。三槐手拈頰下三根毛，想了一會，一眼瞥見竹亭西裝袋外，拖出一根表鍊，不禁心裏一動，便奮然抵掌說道：「古人說樂以忘憂，即在大難之中，也不失尋歡取樂的豪氣，我們今朝，不過小小擱淺，就要愁眉相對，將來如何好幹大事？」竹亭道：「原是如此，今天旁的不必說，倒是別讓這幾位嚮導姑娘，看出了我們的窘狀，但是錢完了，又有什麼法子呢？」三槐道：「什麼不是，遭美人白眼，比吃槍斃還難過呢，只可恨我

自己平時太不事生產，身上除了這一件長衫外，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，不然，我一定去當了來，掙這面子，明天老弟錢來，怕不贖出來麼？」

竹亭却不覺得，只把頭亂顛一陣，並不湊上去說，三槐等了一會，不見反響，便看了秋生一眼說道：「老三，你身上可有什麼掛表，金戒之類，可以救救急。」秋生不答話，只拍拍褲袋，竹亭這才想到了，一隻手摸着表鍊，沉吟未答，偏巧電話鈴又響了，三槐接來一聽，正是韻華，只聲得對面說道：「小孫究竟要我來不來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怎麼一點兒交情也沒有？」三槐滿口子答應道：「來，來，你趕緊來罷，小孫不要你來，小小孫早已在想着你了。」電話掛斷後，對竹亭笑道：「美人多情，老弟豔福獨厚，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魔力，叫人難以想像，老弟美人恩，辜負不得的，就讓她來了再說。」竹亭到了這時，不由自主的把表從褲袋裏掏了出來道：「獨樂樂不如衆樂樂，我怎肯叫你們獨守孤幃，一個人快樂，這隻表有幾錢好擺，暫時派下用場罷。」三槐忙接過一看道：「愛琴牌子，至少十廿塊錢，不成問題，老弟真是今之孟嘗，有古人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的氣度。」又對秋生道：「老三，二弟這樣待了你，你也概知恩報答，擺點良心出來，快，趁韻華未來之前，你趕緊去走一遭兒。」秋生聽見自己也不落空，早已喜得嘴吧都閉不攏來，連忙就三槐手中，接過表兒，一溜烟出去，當了二十塊錢回來，一有了錢，一室中就充滿了活氣，而且不一會韻華來了，房間中就更加春意融融，只是另外二人，大概剛才電話裏沒有人答應叫她們來，已經失望了，不再有電話來，秋生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亂轉，却得三槐眉頭一縐，趁竹亭和韻華騰得發昏的當兒，對他附耳講了幾句，這才心中大喜，忙抽個空溜到堂口，打了個電話去，不一會兩個烟行媚視的嚮導姑娘，連翩而至，這一宵當然又快活了過去。

次日起來，同到致和樓吃了頓中餐，用去五元八角，摸摸袋裏，又只有角子銅板，在嗷嗷爭辯了。三槐只催竹亭快去設法錢，又教了他許多借錢的功架，竹亭去後，他二人就在房間裏坐等，想今天出去，經我細授方略後，一定馬到成功了，不想一等二等，直等到了深晚，再也不見竹亭回來。二人交替着在樓窗上望了上千遍，兀望不見一個影子，不覺驚異起來，想到今天的棧房費還欠着，明天的又怎麼辦，不覺一夜無眠。第二天吃了些點心，等到中午，仍是音訊毫無，棧房裏的房錢，倒來討了二遍，雖經三槐大聲把一等孫先生來，自然就付給你」來嚇退了茶房，可是究非久計，心知事情生了變卦，望望秋生，也正半坐半躺地在長沙發中發愁，念頭一轉，便對秋生道：「老三，竹亭不知受了什麼阻礙，你在房間裏等着，讓我出去打聽一下，總要找他回來，才有辦法。」不想秋生更比他乖覺，明知他要想借此滑腳，却又不便說穿了阻止他，因此只不響。三槐便立起身來，一面穿長衫，一面道：「竹亭來了，你們不要出去，等我回來，茶房方面，你儘管神氣活現，不要氣餒，你越胆小，他們越逼得緊。」秋生忽然有了主意，跳起來道：「大哥，我看二哥一定有了什麼事，目下不會就來，無頭無緒的去找他，也怕難找，據我看，這裏的房間，豈是不要連下去罷，且回頭了房間，再打聽二哥的消息。」三槐道：「錢呢？」秋生道：「這也說不得了，好在只欠了二天，連餐費小賬也不過十幾塊錢，我雖沒有現錢，可是箱子裏還有二月新做的洋裝，可以派派用場。」三槐聽了，暗裏一盤算，覺得秋生素來聽話，決不敢掉槍花，不覺大為歡喜，就不再着長衫了。立時笑了一臉道：「三弟，我怎麼不曉得為難，可是就是錢的問題，不容易弄，三弟既有這樣的義氣，足見我們不會空結交一場，那麼你趕緊去，早去早回，我在這裏等着。」秋生得此機會，更不待慢，一溜烟走出房間，就此杳如黃鶴。三槐等到了晚上，不見影蹤，猛省得上當，

不覺懊悔不及。偏生那些茶房見房間中又少一個人，房錢就更加討得勤了。而且常在房門外張頭探腦，大有監視的樣子。三槐急中生計，便把長衫短衣，一齊掛在房中。只穿了件汗衫，裝着小便，覷個空兒，溜出了旅館。奔回自己借的宿舍中，想起了棄在旅館中的一件熟羅長衫，還只做了五年，簇嶄全新，不禁痛定思痛。忽然想到一個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的方法。便費了一夜功夫，研墨揮毫，寫了三張八行箋給竹亭的哥哥石亭，說要把孫家的真相，在報紙上宣佈出來，叫他出一筆錢來了事。不想寄去了三天，宛如泥牛入海，消息毫無。禁憊羞變怒，又費了三日二夜，做成一篇小說，託人轉轍介紹，在一張小報上逐日登了出來。於是這件事情，立時傳遍海上。

## 八 一頁醜史

原來這張小報上登載的，正是孫家的一頁醜史，裏面寫着石亭的父親（祖亭）的生前的一點往事。下面便是那個中篇小說的原文：滬杭路上，有一個斗大的小縣，名叫海鹽縣，矮矮的土城，周圍不到四里，城裏倒有幾千份人家，只因沿海產鹽，所以民生還相當富庶，可是富庶的地方，跟着來的便是繁重的捐稅，以致有許多居民，雖然勞苦終年，不過爲了官府白忙，自己仍不免滿面菜色。城中有一條混堂街，街盡頭住着一份貧苦人家，家裏是一對孤兒寡婦，孩子叫祖亭，生下地八個月就沒有爸，他母親眼看得無田可耕，無地可種，三間破屋，還是出了每月五百文向人家租下來的。前途茫茫，何以爲生，想來想去，忽然想到了自己身上的一塊小田，倒着實可以借此出產幾文，只要能夠領大孤兒，孫氏的祖宗也怪不得我，因此就安心

守節撫孤起來。幫助她們生活的，是街口一家客棧裏的茶房，叫做黃大鬍子，可是內地的棧房茶役，比不得上海，早一二十年前的事情，又比不得現在，黃大鬍子雖然是無家無室的一個光棍，但每月究竟進賬，不了一文，再加他母親窮苦出身，一副鳩形鵠面，也找不到好的耕田戶頭，所以生活的慘苦，當然可想而知。苦苦的把祖亭領到八歲，便把他送到西門一家豆腐鋪子裏當學徒，幸而那孩子生得聰明玲瓏，每天早上三四點鐘就起來磨豆腐，任怎樣吃苦，從來不作叫怨，因此很得豆腐店老板紹興老五的信任，學了三年，祖亭把豆腐店裏的一切門檻都學精了，就在這年上，死了他母親。

幸虧黃大鬍子，紹興老五大家幫忙，把喪事草草了過，退了屋子，祖亭反而少了牽掛，安心住在豆腐店裏，紹興老五也着實倚重他，每月出他三千文工資，未嘗不優遊自得，可是藝高爲累，祖亭既做得一手好豆腐，那家豆腐店裏就生意興隆。大凡任何事業，只要能夠比同業特別賺錢，就能惹人眼紅，豆腐雖是小生意，可是也免不了這同行嫉妬四個字，因此，又過了三四年，就有南小街豆腐鋪子暗暗來運動祖亭，允許加他一倍工資，叫他到他們鋪子裏去，祖亭心下一盤算，三千加一倍，就是六千，一年七十二千，二年一百四十四千，熬過三年，就可討個家眷，成家立室了，因此顧不得葬母恩情，師徒義氣，就此捲起鋪蓋，抹抹屁股，辭了紹興老五，到南小街走馬上任，這一來，把紹興老五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想想自己年老力衰，做不動這推磨打漿的工作，再加人心可畏，料不得在自己手中長大起來的祖亭，會突然倒戈，站到了敵人方面去，因此心灰意懶，索性收了鋪子，趁了航船回紹興去了。過了年餘，南小街的豆腐鋪子，覺得祖亭所做的豆腐，並沒有如何出奇，實在不值出這樣的重俸，而且兔盡弓藏，原是千古一例，目下紹興老五已爲打倒，更無留住祖

亭的必要，因此借個由頭就把他辭了出來。這時的祖亭頓時成了喪家之犬，無路可尋，流浪了幾天，只有個黃大鬍子，還有前情可說，便一路來找黃大鬍子。

黃大鬍子也已上了年紀，鬍子也更長了不少，這時正從百忙裏偷一點閒，坐在門口敲敲潮烟。祖亭見他，就似見着了親人一樣，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，把自己的窘況說出來。黃大鬍子却只顧閑閑的吸着烟桿兒，把灰白色的烟，噴成了一團霧，並不答話。祖亭一看路道不對，也顧不得什麼，忙一骨落雙膝落地道：「黃伯伯，看來我左右沒有了救星，只有跑出東門救海廟前去跳海去。我死了不打緊，可憐我們孫家從此絕了香烟。我媽苦苦把我撫養長大，誰料他老人家辛苦一世，連身後一鐘麥飯都吃不成功呢？」說着，不住哀哀啼哭。黃大鬍子見他提出了他媽，不禁也覺得心裏酸楚，把旱烟桿從大鬍子中拖了出來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這孩子不懂高低，你想紹興老五幫了你多少忙，你臨時去拆他的檯腳，害他氣得把幾十年的基業都棄了。這件事在幾條街上還有誰不知道，不要說現在年荒世亂，事情不容易找，就是有了現成事，又誰有這胆量來請你進去？」祖亭連連叩頭道：「這原是我該死，年小沒有見識，上了人家的當，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。你老人家千萬照在我死去的媽的恩情上，替我設設法子罷。」黃大鬍子眉頭皺了半天，這才拉他起來道：「說起你媽，就不容我不幫你的忙。咳，但是你自己壞了名聲，好好的機會放着，也不敢託胆放心用你呢。」祖亭道：「吃一次虧，學一次虧，我以後還會自找死路麼？」黃大鬍子道：「談起機會，實在再巧沒有，本棧裏近來做得十分發達，我這副老筋骨着實照顧不過來，本待用一個人相幫，可是你要從今革面洗心才好，不然，我這副老骨頭怕也不經你搬弄，早晚傷在你手裏哩。」祖亭頭頓了頓道：「我要是存了這種心思，將來



有得好死嗎？我，賽過是靠你老人家撫養大的，你跟我的親爸有什麼二樣，而且現在又在我無路可走的時候，搭救了我，我今生報不了你的大恩大德，來世也得做牛做馬來報答你。要是敢來播弄你老人家，天也不容我了。」黃大鬍子見他講得這樣誠懇，料想這小子的確覺悟了，而且想起他媽的一段交情，便不再推辭。當天就叫他搬進棧房裏來，教了他許多棧房規則，又道：「服侍客人要小心和氣，吃烟弄牌是犯禁的，千萬弄不得，本縣現在的大老爺，比不得從前，最恨這烟酒二樣，聽說他時常私行察訪，察出犯烟犯酒的，便叫縣差來抓去辦罪，你要是有一樣犯上了，不要講棧房裏容不得你，給大老爺察訪了出來，恐怕要吃不，兜着走呢。」祖亭一一恭恭謹謹的答應了下來。他原本生得聰明玲瓏，會得鑒貌辨色，棧房裏又沒有什麼大事，不到幾天，已把服侍客人的門檻，學得熟極而流。黃大鬍子心裏歡喜，而且見他能幹，把客人應酬得面面皆圓，自己落得貪懶，一天到晚坐在門口，敲敲潮烟，跟街上縫窮的賣紅蘿蔔的撩撩糊天，一到月底，折起小帳來，自己分了八成，只把二成給祖亭。祖亭起先因為着實感激他，倒也並不計較，可是過了幾月，忍不住心下暗暗打起盤算來了，心想我一個人忙天忙地，他倒安閒地享現成，我又不是真的是他的兒子，替他做什麼牛馬，因此便不時在棧房老闆前說他的壞話，那棧房老闆也看不慣黃大鬍子，而且看棧房裏的事，祖亭一人着實對付得下，落得省下這幾千文工錢，便老實不客氣，把黃大鬍子辭退了。黃大鬍子萬想不到這一着，忙着來求祖亭去講幾句好話，祖亭鐵板着臉道：「老闆的意思，叫我怎麼講？」再講講他索性理也不理了。黃大鬍子曉得頭頸裏已給人家套上了繩子，無法可想，只得捲起鋪蓋滾蛋了。

祖亭從此在棧房中大權獨攬，小賬又沒有人拆分，完全一人落袋，計算起來，每月進項，要比在南小街

那家豆腐鋪子中的雙倍工錢，更加多些，因此心滿意足，俗語說：「心裏一高興，做事有精神。」他此後更着心着意地服侍客人了。一天，天黑時候，有三個客人來投宿，爲首一個，五十多歲年紀，皺臉皮，八字鬚，黑布大袍，瓜皮小帽，似乎是個上等客人，昂然地走進店堂裏，後面一個狹長臉，穿件藍布長衫的漢子，高聲問道：「有房間嗎？」祖亭慌忙招呼道：「有有有，三位要大一點的還是小一點？」另外一個厚嘴唇的漢子，豎起了眉毛，喝道：「什麼大的小的，清爽些的揀一間就行。」祖亭一看對方口氣闊大，忙道：「是是是，三位老闆請進來。」說着，領在前頭，揀上房一間頂大的開了開來，那八字鬚看了一下，搖搖腦袋，狹長臉就賤了祖亭一眼道：「要清爽點的！」祖亭搔頭一想，就把他們領到靠後面一間耳房中。八字鬚滿意了，就提起筆來，在旅客單上寫上袁承恩三個大字，付了一塊錢，祖亭連忙出來打臉水，待捧了臉盆茶壺進去，只見狹長臉跟厚嘴唇的，已經垂着手退了出來，那個狹面孔輕輕囑咐他道：「我們這個老闆，你得好好服侍。」祖亭還來不及回話，厚嘴已經低喝道：「有半點差池，都在你身上！」祖亭忙回道：「是是是，小的理會得。」於是二人揚長而去。祖亭越發曉得裏面住的一定是位富商大賈，因此不敢待慢，不時留心着裏面，有什麼喊茶喊水的聲音，可也奇怪，裏面竟絕無聲響。祖亭忍不住從一個破了的窗眼裏望了一下，只見那八字鬚橫在床上，似乎在打盹，因此鬆了一口氣，自去別個房間招呼。將近十二點鐘，這古城裏數萬居民，大都已經睡覺，客棧裏也都熄燈，祖亭照例到各處房間兜了一轉，待回進店堂裏去打盹，忽然看見八字鬚房間中燈光煞亮，接着高高一聲「茶房！」祖亭忙不迭趕了過去，叫聲老閻，便垂手站着，聽候吩咐。半天，却不見有說話，偷眼一望，只見八字鬚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沿上，臉上微微有點笑意，二個指頭不住在拈八字鬚。見他抬起頭來，

皺面皮上忽然透起一縷紅光，咳了一聲道：「你們這裏生意好？」祖亭忙恭恭敬敬的道：「是，託老闆的福，小店生意還不差。」八字鬚唔唔一聲，又連連咳着，半天，才道：「這裏倒很熱鬧。」祖亭道：「是，小店還熱鬧，有錢的老闆都是愛熱鬧的，所以小店也着實沾點熱鬧的光。」八字鬚道：「但能清靜些更好，我就愛靜。」祖亭忙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暴發戶喜熱鬧，但是真真的老鄉紳，大牆門，却愛冷靜，小店倒是鬧中取靜。」八字鬚沉吟了一會，笑開了臉道：「但有時靜中也要取鬧，靜中的鬧才有滋味，對不對？」祖亭不覺慌了手脚，想：「說熱鬧不對，說清靜又不對，却如何說，只得連應了幾個是字，半天，八字鬚輕輕道：「這裏有什麼玩的嗎？」祖亭正在摸不透他的意思，忽然聽見了這句話，又見八字鬚面上紅光閃閃，似乎改輕了十年年紀，不覺猛然省悟。忙跨上一步，低聲笑道：「老闆的意思，小的懂得，小的懂得老闆的意思。」八字鬚頓時也喜孜孜把把頰兒肉更笑得堆了起來，只不說話，二隻眼睛瞧着他，似乎專等他的回話。祖亭道：「有一個嘉興新到的翠雲姑娘，長得委實不差，只因現在本縣太爺十分厲害，嚇得她們不敢到棧房裏來，而且禁令森嚴，小棧也不敢相這險，老闆有興兒，小的倒可以領上她家裏去走一遭兒。」八字鬚斂了笑容，臉子緊了緊道：「不打緊，我跟縣太爺有份交情，什麼事都有我。你只顧揀好的去叫了來，自然重重賞你。」祖亭瞧他口氣，曉得有些來歷，而且重重有賞四個字鑽進了耳鼓，更不肯推辭了，便滿口答應，待回身出房，八字鬚又叫住他道：「悄悄兒的，別讓人得知，我那二個底下人前，更要瞞得緊，辦得好自有你的賞。」祖亭一疊聲答應，趕緊點了盞太平燈籠，一溜烟溜出大門，過了一條巷，就是翠雲家裏，忙一陣門插了進去，翠雲本已睡了，這時聽見生意上門，而且聽祖亭說那個客人似乎是個大老官，便忙不迭的裝點一下，跟祖亭到棧房裏來。祖亭把她送進了

房看那八字鬚二只眼睛，直上直下在翠雲身上打量一番，翠雲假裝嬌羞着低下頭去，八字鬚的臉上却又推上了笑容，心裏有數，便悄悄退了出來，把房門拉上，到客堂裏坐了一會兒，再過去看看，只見房裏已經歇了燈火，只隱隱約約地有一陣輕笑的聲浪，便放下了心，去照顧一下門戶，自去睡覺，睡得晏了，滋味更覺香甜，一陣呼呼自己也不知道已是什麼時候，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，忽然覺得給人擰了一把大腿，痛得直跳起來，睜眼一看，却見翠雲蓬鬆着頭髮，站在面前，祖亭叫聲「啊呀，什麼時候了？」翠雲就一屁股坐在他牀上一手按了他道：「你忙什麼，早啦，天剛亮了一息息呢。」祖亭揉了二把眼睛，望望外邊，果然還只一點灰白色，便道：「那麼你怎麼這樣早就出來了？」又輕輕道：「瞧他年紀大，倒是個大老官呢。」翠雲道：「你道我要這裏早出來嗎？」祖亭疑惑道：「那麼難道他要你走嗎？怪道昨夜你來時不是透着一臉子高興嗎？」翠雲道：「我怎麼不怪！」笑了聲道：「昨天晚上攪得人一夜沒睡，這時剛待合上一會眼，他又催我去，看他又不似嫌我，倒叫我晚上老時候來呢。」祖亭道：「那，想他一定避着人吧，且不管他，你這一夜進眼多少？」翠雲笑笑不說話，祖亭見她倦眼惺忪，便伸手拉了她一把道：「你倦着，要不要我窩裏躺一會兒。」翠雲一擰手道：「別鬧，給裏面瞧了去不登樣。」說着，似乎八字鬚的房間裏有一聲咳嗽，嚇得忙放了手，翠雲也站起來自開着門走了。祖亭又睡了一下，便也起來，剛去把門拉開，只見有二個人闖了進來，正是狹長臉與厚嘴唇。祖亭連忙招呼到八字鬚房間中，一會八字鬚起來了，洗過臉，對狹長臉輕輕說了幾句，狹長臉叫進祖亭吩咐道：「咱們老板還有幾天耽擱，你把這房間留着，不許賣脫。」祖亭一疊聲答應，三人便走了。晚上翠雲又來，早上照樣地退出來，這樣一連四晚，祖亭也猜不透這八字鬚的行徑。

到了第五天早上，翠雲出來得更早了，她走後八字鬚在房中叫了一聲茶房。祖亭忙應着來了，從被窩鑽將出來，抹抹眼走進道：「老板早！」看他時，身上還只穿着一件團花的短襖兒，坐在床中，嘴裏唔了一聲，說：「我今天要走了。」祖亭道：「老板爲什麼不多玩幾天，喫大概公事忙罷，下回到小地方來，仍請照顧小店。」八字鬚連連顛着頭兒。祖亭道：「老板，你歇一會兒，待我去打臉水。」八字鬚道：「慢着！」又老吏斷獄般的對祖亭看了一下，顛頭道：「我看你這孩子倒很聰明。」祖亭笑問：「小的服侍老板們是應當的，只要看得起小的，那就是小的福分，那裏說得聰明。」八字鬚一拍掌道：「確實，瞧你的心眼兒中有點才幹，我問你，在這裏賺多少錢一個月？」祖亭心想替他成了這件事一定要重重地賞下一票來了，便過意皺皺眉心道：「老板！我們做旅館茶房的，是沒有工錢的，還不是靠老板高興，賞幾個小帳，多少可沒準兒。」八字鬚道：「大概每月有多少小帳呢？」祖亭道：「我說這就沒準兒！多的時候，混個十千八千，少的時候，也許只有三四吊大錢罷啦。」八字鬚道：「這一點點兒倒埋沒了你這個人才。」祖亭道：「這也叫沒有法子，窮人幹的苦事，怎好比老板們呢。」八字鬚呻吟道：「我瞧你很聰明，有心收你做個二爺，如果能好好地幹，要比這裏好十廿倍，你願意不願？」祖亭本意不過想他多出幾個小帳，忽聽了這話，不禁喜出望外，暗想跟着了這樣的大老板，還有什麼不好，單看那狹長臉厚嘴唇，就多少神氣，歡喜過了份，一時反而說不出話來。

等八字鬚再問一遍，這才忙跪下去碰了幾個響頭，說道：「老板肯提拔小的，是小的時運到了，那有不願！」八字鬚道：「你願意，那就自己去收拾一下，過一會兒就要走，我叫李仁帶你。」祖亭這時心頭充滿了喜氣，也不管什麼張仁李仁，連忙滿口答應，先去打了臉水來，服侍他洗過臉，然後去把隨身衣服打了個包。

裏，便來向棧房老板辭職。那棧房老板留他不住，也只得任他去。不一會，狹長臉厚嘴唇都來了，八字鬚吩咐退了房間，結清了帳，又指着祖亭對狹長臉說道：「李仁，這人已收他做了親隨，你等他一會兒，帶他來見我。」李仁扮着鬼臉，對他瞧了幾眼，然後應了一個八字。八字鬚就帶了厚嘴唇走了。祖亭見李仁直着對眼珠兒，儘瞧着他，似乎有點勇然不屑的神氣，即上前趨奉道：「大爺，小的蒙袁老板提拔，以後就在大爺手下打打雜，要請大爺多多照應哩。」說着，再三拱着拳頭。李仁起先着實瞧他不順眼，這時給他幾聲大爺一叫，不覺有些樂了。而且想他是老翁親自提拔出來的，說不定有點長處，將來也許要抓權兒，不要過份爲難他。因此把聲音放得和緩些道：「別客氣，我們都是自己人了，要互相照應才對！」祖亭忙不迭道：「小的那敢比大爺一根毛兒，新來晚到，一些經絡都不懂，袁老板面前，總要沾大爺的光呢。」李仁喝道：「別袁老板袁老板短亂叫，快收拾一下跟我走罷。」祖亭道：「正要請大爺的示，要不要帶鋪蓋去？」李仁搖手道：「慢着，等進去了再回頭來拿。」祖亭諾諾連聲，便辭了老板，提了衣包跟着李仁走。

等走出了棧房，祖亭背了個衣包，跟在李仁屁股頭走了一陣，李仁回頭瞧着他笑道：「你這副樣兒，怎好去見我們老爺？」祖亭瞧瞧自己身上，一身藍布短衫褲子，打着幾個老大補釘，而且東一塊黑油，西一塊亮光光，平時自己倒不覺難看，這時經李仁一說，也覺得不像二爺的身份。因此呆了一陣，又見李仁稱八字鬚做老爺，不知究竟是怎樣的身價。便問道：「大爺，我攪了這幾天，還不會曉得，我們老爺住在那裏，他是什麼樣人？」李仁忙喝道：「別鬚聲鬚氣的！」又拉他一把悄悄說道：「咱們是自己人了，却不妨告訴你，你道是誰？哼！說出來你別嚇，他就是本縣的主兒，全縣人的父母，知縣大老爺！」祖亭聽了，頓時矮了半截，叫聲「啊

吓！」直着眼珠一時嚇得說不出話來。心裏卜卜的直跳。只顧在肚子裏盤來盤去，想這幾天有沒有在什麼地方得罪過他。想了一會，忽然又想出了一個疑點。便輕聲輕氣的問道：「我的大爺！我聽說本縣老爺是姓鍾的啊！」李仁笑了一笑，又正色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咱們老爺比不得糊塗官，他是最愛百姓的。生怕百姓在暗地裏受到什麼冤屈，又給勢家壓迫了不敢去告官，所以常常出來私行察訪。所以他把官印德耀二字隱了起來，順便提個名兒遮人的眼兒。——好啦，時候不早，耳目衆多，你別儘管纏不清楚，還是趕快到大街衣莊上去買身衣裳，去見老爺。」祖亭聽了，又驚又喜，摸摸袋裏，還有千把銅錢，便忙着去買了一身衫褲，一起包在包裹，跟李仁直向東門縣衙門裏來。

且說那位海鹽縣長鍾德耀，是江西人，只因出身寒素，所以深知民間疾苦，少年時候，也確有澄清天下的大志，只可惜時運屯蹇，老沒有機會去發展他的抱負。那年國體光復，別的二等老官僚，大都失勢，只有德耀的丈人峯齊子久，却時來運來，在國務院裏佔了一個要位。德耀一看他爲蒼生謀幸福的機會到了，便幾次三番在枕頭橫頭請託，求他的太太到丈人峯面前去設法。他太太覺得休戚相關，不好推辭，便屢次到老頭子面前糾纏。子久被她纏不過，剛巧海鹽的前任縣長，犯了浮收錢糧的罪名撤換了，便把這位置安插了德耀。德耀這時雖然一鷹出守，却已二鬢星星，無復少年時凌厲無前的豪氣。然而雅慕前代廉吏，發誓不私取民間一草一木，除非人家叩頭禮拜，硬送上來，而且苦苦哀求收下，才不得已地肯收一些兒。這也有個講究，因爲他曉得知縣是父母官，全縣百姓都是他的子女，父母對子女，雖然不可盡情要索，可是子女一片孝心，巴巴的自己送上來孝敬，如果做父母的固執不收，豈不要使做子女的暗暗傷心。所以察情度理，有不得

不收之勢。他又覺得自己的食用，都是百姓的汗血，所以不肯妄用一文。他不另借公館，就把家眷安置在縣衙門裏，乘便把縣署裏的師爺文案，差役的伙食，一起叫他太太承辦。計算起來，自己竟不用出一文，伙食費是她辛苦的代價，應該歸入她的私房。德耀拗她不過，而且想想這個位置的來歷，不得不讓她一着，給了她每天五百文，方才了事。

這五百文雖然進了太太的荷包，可是老爺太太，究竟是一家人，諒着小小青蚨，決不致插翅飛去，想明白了，倒也理得心安。德耀以一介寒儒，靠了丈人峯，居然出膺民社，在一縣之中，面南稱尊，心裏當然說不盡的歡喜，每逢退歸內房，跟他夫人兩個，互相老爺太太，叫得熱鬧響亮，不覺心滿意足，兀是從睡夢中也常常笑覺來。論到他的太太，生得胖臉肥頭，一身福相，鍾德耀在讀書之暇，素愛研究相法，據說深得麻衣祕訣，他自己說所以得榮任縣長，就沾了他太太一個大屁股的光，因此對她奉若神明，遇事不敢違拗，只是千好萬好，却有一件不好，那便是他太太雖然生了一張宜男之相的大屁股，可是跟他結婚三十多年來，卻連響些屁都不會放過一個，從前在故鄉苦守，咬鹹齋，啜薄粥的時候，倒還不大想着這一點，目下身爲縣長，免不得記起孔老夫子所說的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的話起來，想到「古人得志，一定要榮宗，耀祖，封妻，蔭子，目下我鍾德耀也總算到了揚眉吐氣的時候，可是宗也榮了，祖也耀了，妻也封了，只有這子却何從蔭起，假使我一日天年告終，就連清明寒食的一鐘麥飯，幾掛紙錢，也不知有誰送來？」想到這裏，漸漸有些居安思危，樂極而悲起來，忽然轉念一想，我列祖列宗修過文廟，辦過賑濟，陰功積德，才出了我這麼一個光大門楣的子孫，老天決不會開玩笑，既叫我榮宗耀祖，決不會又叫鍾氏血食，就在我身上斷絕，因此悟澈到這事並非



天意，咎在人力，想想自己雖然年過知命，可是自覺精神充沛，不輸少年，因此懷疑到他太太腹內脂肪太多，以致阻礙生育。

鍾老爺一想到了這一點，心裏頓時開朗起來，論愛情，鐘太太雖然年近五十，頭髮有的花白，皮膚有點疙疙瘩，可是身段兒却兀是扭扭捏捏，嬌嬌滴滴，不由得鍾老爺不愛，再加她有一個硬肚皮的爸爸，高踞要津，他這個縣長位置，就在他老人家手裏，因此，也不怕鍾老爺敢不愛。但是爲了鍾氏祖宗血食起見，却似乎有別謀發展的必要。鍾老爺是讀書明理的君子，把慎終追遠這件事，看得比什麼都要緊，在心中把這念頭盤來盤去，盤了幾時，忍不住了，決計來跟太太商量，不想才露一句口風，早給太太跳起來，一口大啤，伸出一個套一個看五錢多重的金戒指的食指，直指到他額角頭罵道：「你，你敢是作死？你，你敢是活得不耐煩了？你別吞吞吐吐的，我有什麼不明白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你是想討小老婆罷了。」罵得鍾老爺仰頭不迭，止待還說幾句，太太却更不容他開口，早一疊聲罵了下去道：「本來，像你這種八敗命寒乞相，憑什麼資格做老爺，是我家老頭兒硬排發了你，原望你修心補相，能夠沾我的光，白做幾年老爺，不想生成的倒灶命，暗裏便折了你的福，所以要作死了，好死死不出，便要弄個狐媚子來迷死你才罷，哼，這叫你鼻頭上掛鯨魚，你且想想，你甘心做死鬼，我却不高興做寡婦哩。」鍾老爺給罵得狗血噴頭，只是拱着雙手，站在旁邊恭聆教訓，等她一口氣接不上來，罵聲斷了擋的時候，忙一恭到地道：「太太息怒，聽下官細稟，下官能夠到此地步，難道還不知道全仗太太一步幫夫紅運，古人知恩必報，下官吃過幾年墨水，怎不知道，又怎敢爲粧臺叛逆，不過下官還有一段下情，一定得細稟太太。」

鍾太太跳得丈把高道：「你說你的，我主意既定，任你死的說成了活的，看我會得動一動心嗎？要是我會惑於你的邪說，就不算齊千久的女兒，你說你說。」鍾老爺見她這副樣子，明知前途凶多吉少，可是事到其間，又不得不硬着頭皮去開導她，便又打拱作揖道：「太太，一個人眼光要望遠的地方看，不要只顧了目前，到將來懊悔也來不及了，比如我，總算前世修來，娶了你這樣一位如花似玉，溫柔嫺淑的太太，難道還不甘心滿意足嗎？」鍾太太吆喝道：「說話不用兜圈子，我就不喝這碗迷湯，你儘管說我老，說我醜，說我悍，好啦，別叫人渾身汗毛管子豎起來。」鍾老爺道：「下官沾了太太的福，受了老丈人的栽培，到今日身為縣長，錦衣玉食，總算是享盡人間富貴尊榮了，可是一想到富貴不能常享，人不能長生，一旦我們夫婦攜手西歸，有那一個親人來辦我們的後事，有那一點膏血來祭掃供奉……」鍾太太把頭搖得風車兒一般的道：「不用說了，說來說去還不是那一套，你總是想討小老婆，不過說得冠冕些，拿生男育女來做大帽子，哼，別鬧扁了你的頭，你怎麼就斷定了我不會生育？姜太公八十歲還能遇文王，我今年還只五十出了頭，什麼你敢說我不會養孩子，老實說，就是我真不會生養了，也情願絕子絕孫，將來做野鬼，決不願睜着眼睛，活活氣死在狐媚子手裏。」鍾老爺見她說得斬釘截鐵，半點水花兒也潑不進去，不覺站在那裏發了半天呆，心却還不死，忙着再作一揖道：「太太，丟開了我們自己不算，然而古聖人說，不孝有三……」鍾太太氣得鼻孔生烟道：「你別裝着讀書人的幌子，拾出聖人來嚇人，我問你只曉得用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來做你討小老婆的護身符，你可曉得聖人還有一句話，剛巧打在自己一個老大巴掌上嗎？」鍾老爺暗想，奇了，這位太太只認得中風發財，東南西北，幾時也曉得聖人的話起來，便搖頭道：「下官倒不曉得。」鍾太太啐了一口道：「慊

恐自稱讀書人，你也別假癡假呆，也不知是孔聖人孟聖人，總而言之，是一個聖人說的，叫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我都曉得的，你裝什麼？」鍾老爺在肚子裏查來查去，連十三經的註解都背過了，也想不到這句話的出處，却不敢扳駁太太的話，又想不出爲什麼這句話就打了聖人的耳光，因此站在那裏，兀是不語。鍾太太却已搶說了下去道：「既然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那麼當然四海之內，皆兒子也，兄弟是我們的平輩，兒子就是我們的小輩，你還怕沒有兒子來送終嗎？小而言之，縣長是一縣的爸爸，我太太就是一縣的媽媽，眼前就放着這麼多的兒子女兒，你倒不要他們送終，顛倒要弄個小老婆來送你的老命，真不曉得你腔子裏安着什麼心呢？」說着，頓時拍手拍脚，眼淚鼻涕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鍾老爺在一旁洗耳恭聽了半天，聽她說得像有理，又像沒理，而且又哭了，正在沒奈何地搔頭摸耳，只聽得鍾太太拾了一把大鼻涕，向旁邊一搥，然後舉着根溼淋淋的指頭指着他道：「你這個吃飯忘了種田人的東西，剛做了個芝麻菜的官，就要停妻再娶了，好，我就讓了你，免得做你的眼中釘，我立時三刻趕到北京去見爸爸去。」說着，一聲聲叫人收拾行李。

鍾老爺一看這副情形，不覺嚇得心驚胆戰，暗想萬一她真個去告訴了老頭兒，這把縣長位置就休想坐穩。沒奈何只得上前來打拱作揖陪着笑臉道：「太太，真是下官該死，不會體會出聖人這句話的意思，現在經太太一指点，使下官茅塞頓開，原來一做了老爺，兒子都是現成的，那麼下官又何樂不爲呢？」鍾太太這才借此收篷道：「你這般的草包，枉讀了十年書，只會咬咬聖人的矢橛，那裏能做官，幸虧我福命大，才連你也沾上了光，但是也只有做官的福，沒有做官的才，不是我吹，算命的說我可惜是個女，如果掉了男命，要

做到一品尚書，頭品宰相哩。」鍾老爺也不敢扳駁，只顧一疊聲應是。等太太怒氣全消，他沒精打彩的退入書房，細想太太的「四海之內，皆兒子也」的理論，不覺暗暗罵了幾聲放狗屁。可是轉念想到她背後高高地站着個丈人峯，不得不倒抽口冷氣。從此不敢再提這事，心裏却老大悶悶不樂。一天，從公事房退入書房，鍾老爺是有讀書癖的，每天公餘，要有好幾小時手不釋卷。這天隨手在書架上一抽，無巧不成話，剛抽出一本「乾隆皇帝遊江南」來，翻了幾頁，見是乾隆帝微服私行的故事，不覺越看越有滋味了，連天黑了也忘記叫人上燈，只顧把本書湊在眼睛上，看到末了，不覺哈哈大笑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古人云，開卷有益，果然不錯，原來世上除了正路以外，還有這許多曲折小徑可走，我鍾德耀活了五十多歲，到今朝方自己知道是隻呆鳥。」從此以後，他越發留心吏治，常常青衣小帽，在外面私行察訪，雖不會訪出什麼大案情，可是他却越訪越有滋味，甚至幾日幾夜，借宿在小客棧裏，不肯回縣署。

日子久了，鍾太太不免有些疑心，便來盤問，鍾老爺正實答道：「太太明鑒，想下官上受國家祿食，下蒙百姓供養，外承岳父大人提拔，內竊太太福庇，才能身居一縣的父母官，若不能盡力盡心，爲民造福，不但對不住皇天后土，就是對太太方面，也要問心自疚。目下時世衰微，人心大變，奸猾大紳，魚肉鄉里，我若深居縣署，怎能知民間痛苦。古來無數名宦廉吏，原都是注重這私行察訪四個字的。太太精通經史，一定熟諳這種故事。況且我一有超雪，往往告訴受冤人說：「這裏的太太的恩典。」你想，照這樣下去，我將來在循吏傳上有了名字，怕你太太的大名，會不永垂宇宙，與花木蘭、梁紅玉同傳嗎？」鍾太太看他說得冠冕堂皇，而且這一頓恭維，心裏也着實爽快，雖不知花木蘭跟梁紅玉是什麼人，大概總不外是個有福氣的官太太，因此倒

也不再追問下去。但是爲防萬一起見，就叫過二個心腹跟班李仁李義來，對鍾老爺道：「你的一片爲民服務的心腸，我是體諒得的。只要你不在外面胡行亂走，我難道不願做個賢婦？可是俗語說：『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』貴重的人，更要加倍防護身體。你身爲縣長，身價不知要比千金之子高上幾倍，一個人孤單零零，在外私行察訪，萬一有了意外，這關係叫誰擔擋得？所以我現在叫李仁李義二個跟着你，你要出去，必須帶他二人在一起，如果不這樣，我可不肯干休。」又指李仁李義道：「我現在叫你二個狗頭，保護老爺，要是有半點差池，留心你們二條狗腿。」二人啞啞連聲。鍾老爺心裏叫苦不迭，却又不肯違抗，只得遵命。李仁李義接了太太的命令，兀是把個老爺看守得文風不透。

鍾老爺好似個偷葷的和尙，剛剛嘗着了滋味，在越吃越愛的時候，怎禁得這樣拘束，只爲在太太赫赫威靈之下，不得不聽任擺佈，偏這二個狗頭，是太太的心腹，不但運動不進，而且生怕打草驚蛇，露了口風，就要傳到太太耳中，所以也不敢運動，只有在沉更半夜，借了「人多惹人注意，有誤公事」的大帽子，方能把他們從身邊趕開。但是這二個忠於太太的義僕，當面雖然不敢違抗老爺的命令，暗地裏却仍不時在左近監視，給鍾老爺撞見了好幾次，不覺恨得他咬牙切齒，却又無可奈何。後來曉得了這二個狗頭都是酒鬼，才想出一條計策來，那便是在晚上把他們遣散時候，給了一把錢，叫他們去喝酒。果然，自從行了這條計策後，便不再見他們引頭探腦。鍾老爺這才得了些機會，雖不敢暢所欲言，却不時以解解饞吻。自從這天在三官堂的客棧裏遇見了翠雲，不但驚爲天仙化人，而且枕席上的溫柔體貼，更非一般足不出里門的土娼可比。直樂得鍾老爺一副老骨頭，幾乎抖成一團，因此一住五夜，兀是難解難分。憑着鍾老爺的癡願，最好能使

翠雲變成個香扇墮，好一天到晚，縛在褲子帶上，隨時摸來撫摩，只可恨齊天大聖自從在西天成佛之後，既不到紅塵裏來走走，只純陽張果老，也一定忙着赴什麼蟠桃大會，影蹤也不見一點，這個變化的神通，當然無從學起。在萬分無奈之際，忽然發見了祖亭的玲瓏乖覺，便決意收他做個心腹跟班，一面可以抵制李仁李義，一面要在他身上，成就他跟翠雲這段心願。

現在且說祖亭跟着李仁到了縣署，李仁把他安頓在後門口的長凳上，自己到書房找到了鍾老爺報告一聲，鍾老爺命他帶他進來。李仁便出來叫祖亭把包裹放在門房裏，帶他到書房來。祖亭連頭也不敢抬，跨進書房，眼睛裏只看見上首椅子下，端端正正放着一雙脚，便忙不迭爬下去叩頭，口裏說着：「小的見老爺叩頭。」聽上面說了聲「罷了。」這才爬起來灣着背，低着腦袋，向旁邊站了，鍾老爺咳嗽了一聲道：「本縣因爲瞧你有點聰明，而且識得幾個字兒，所以提拔你在這書房裏當差，每天要小理書籍，焚香磨墨，你幹得了幹不了？」祖亭忙又打了一個躬道：「小的理會得。」鍾老爺又乾咳一聲，站起身來，慢慢的踱出房來。踱到門口，又回頭叫李仁道：「你把事情交給他，以後去叫他在這裏傳候了。」李仁垂手答應。鍾老爺便踱出去了。祖亭跟着李仁在後面恭送，等鍾老爺踱出了迴廊，才回進來。李仁把書房裏應做的事情一一指導他，他對着李仁也像對着鍾老爺一樣，曲盡尊敬，滿口大爺，李仁高興了，便一點也不寬他，指導得詳詳細細，自願出去了。祖亭把一房間裏打掃得潔無纖塵，把書架上的書理得整整齊齊，才揀一只薰門的小凳子坐下了，暗想自己平空從客棧茶房一躍而爲知縣大老爺的二爺，自己也覺得納罕，越想越奇，反而疑心自己在做夢了，連忙跑出書房，偃著身向天井裏一望，只見滿庭紅日，照耀生光，自己在大腿上扭了一把，又覺得

痛，這可見決非幻夢了。心定之後，帶着前途無限希望，不覺把他浸沉於無限的幻想之中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聽見外面有託託的腳聲，才驚覺過來。

聽這渾緩凝重的腳聲，分明是老爺來了。不敢待慢，一摸頭站起身來，才覺得天已黑了。那一盞白銅台玻璃罩的高脚美孚燈，原早已擦得亮晶晶地放在檯上，可是急切裏却找不到自來火。正在慌慌張張，像沒頭蒼蠅般亂轉，那腳聲却已繞過了東面，漸漸遠了，才覺得自己真在發昏，袋裏好好地藏着一匣自來火。忙取出來點上燈，把燈蕊兒旋得幽幽地，又在燈光下坐着。過了一會，李仁差了一個人來叫他去吃飯。飯後，李仁又關照他道：「老爺在晚餐後一定要到書房裏來看一會書。他先得把香添上幾枝，茶也要預備好。」

祖亭啾啾連聲，連忙趕回書房。把茶几抽屜中的沉降擦幾塊添入香爐，又泡了一盞茶釀預備着。等過一會，鍾老爺果然來了。祖亭垂着手在門口迎接進來，獻上茶，便在一旁伺候。鍾老爺端端正正的坐着，就書架上抽了書慢慢的搖頭擺腦，低聲吟哦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鍾老爺似乎越讀越起勁，祖亭也打起精神，站在後面，連眼皮兒也不眨一眨。漸漸地聽外面的更夫，已經篤篤彭彭，彭彭地打了三更。鍾老爺的頭不搖了，腦也不擺了，吟哦聲也聽不出了。半天，兀是不動，說他是打盹，却仍是坐得端端正正的。祖亭心中老大疑惑，却不敢上去看。正在孤疑，忽然聽見他連連叫聲「來！」祖亭忙不迭的從口唇裏迸出了一個「是」字來。跨前三步垂手一站。鍾老爺，忽然露出一絲微笑，輕輕說道：「你看看門外有沒有人？」

祖亭自從跨進縣署以來，還是第一次看見鍾老爺的笑容。就從這一剎的微笑上，記起了他借宿在客棧裏時，原是常常笑的。尤其是每天夜靜了，叫自己去招翠雲時候，更笑得厲害。想到了這，就覺得這位老爺

雖似乎威靈顯赫，有的時候却也着實可以親熱，胆子就大了不少。便走到門外望了一下，見長廊裏燈都熄了，一些聲音都沒有，只有一角天井中，露出幾點星星，一閃一閃似乎在扮鬼臉。忙退了進來，對鍾老爺打了一個扞道：「稟老爺，外面沒有什麼人。」鍾老爺伸了伸腿，把背脊骨貼上了椅子背，摸了一下鬚子道：「你把窗簾跟門都拉上了！」祖亭應了一聲，便去拉上窗簾推上門。鍾老爺又連連的摸鬚子，傻傻地瞧了他半天道：「這裏的生活比在棧房怎麼樣？」祖亭連忙爬下來叩頭道：「老爺的恩典，使小的到了天上了。」鍾老爺道：「我瞧你挺能幹事，你好好地幹着，我將來越發會提拔你呢。」祖亭只顧碰着嚮頭道謝。鍾老爺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好跟你講，我還有事跟你商量呢。」祖亭聽他居然用我稱呼起來，越發感激涕零，又碰了幾下頭才站起來。鍾老爺苦苦的一笑道：「你說是到了天上，不知我却到了地獄了。」祖亭一時沒有頭路，儘瞧着他發呆。鍾老爺道：「你是聰明人，怕也想不到我的意思嗎？」說着，又微微一笑，就在這一笑上，使祖亭恍然大悟，忙湊前一步道：「老爺不是爲了那個翠……翠雲姑……翠雲小姐嗎？」鍾老爺喝道：「輕點！嚇得祖亭只道錯了，立時待爬下來叩頭認罪。」

偷眼瞧鍾老爺時，却見他倉皇四顧了一會，又側着耳朵細細聽了一會，才招祖亭上去，附着耳朵輕輕道：「這件事不能讓一個人曉得，這裏耳目衆多，你有話得輕輕地說。」祖亭嚇得真個聲若游絲一般說道：「是，小的聽老爺示下。」鍾老爺道：「我的意思，你總該明白了。不過這裏的太太好像不……不十分同意。我爲免淘氣起見，所以叫你設個法兒，既要合我的意思，又不能在大太太前露一點風聲，你幹得了嗎？」祖亭覺得事情有點爲難，又不能說幹不得，躊躇着只不回答。鍾老爺又道：「這裏的下人，都是太太的心腹，所以



這件事得幹得十分秘密。你辦得好，我自然好好提拔你。我老爺沒一個心腹人，你就是我的心腹。你如果肯忠心替我辦事，那就不枉我的賞識你了。你說，你辦得了嗎？」祖亭見他說得這樣，只好推辭，只得輕輕的：「稟老爺，據小的想，這事情一定要想個萬全之策，一點含糊不得。漏一點漏洞，就要影響全局。請老爺給小的一個限期，讓小的細細想來。」鍾老爺臉上紅紅的道：「自然要想到妥當，第一要守秘密，李仁李義二個狗頭，尤其要留心他們。但你也得明白我的性急，趕快設法。好，我就給你一個期限，限你今晚上想一夜兒，明天一早告訴我。」祖亭應了個是。鍾老爺道：「翠雲那邊，我可以……」忽聽得外面索落一響，嚇得二人大吃一驚，話也打斷了。鍾老爺面色如土般對門外努努嘴，祖亭抖抖縮縮的跑過去推門一望，却黑點點地不見人。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天井中一扇簾子給風吹了起來，這才心定，回進來稟了鍾老爺。鍾老爺輕輕道：「就這樣辦，你別誤了事。接着就高聲道：『來點燈！』喊完了這一聲，他的態度就端凝嚴肅，慢慢地站了起來。祖亭早受過李仁的指導，聽了這句沒頭沒腦的話，毫不忙亂，便把門邊掛着的一盞保險燈，取了下來，推上玻璃罩點上火，提在手裏道：『稟老爺，燈預備好了。』鍾老爺乾咳一聲，踱出書房。祖亭忙搶在前面領路，通過長廊，到了內室，那邊自有人掌燈接着。祖亭站住了，看鍾老爺跨進了門檻，忽又回轉頭來，嘴巴動了一動，却不見說話，只把眼珠兒橫了一橫，便進去了。祖亭提着燈回到書房，吹熄了燈，推上了門，四下裏打量了一下，便坐上了鍾老爺的位置，把牘下的半盃龍井茶，仰着腦袋，直着喉嚨，咕嘟咕嘟喝了下去。坐定了便自己覺得有點老爺相，說不盡心裏的歡喜。忽地想到鍾老爺辦的這件事，不禁又驚又喜。喜的是翠雲姑娘初來海鹽時，虧得自己巨眼識英雄，竭力替她宣傳介紹，博得他知恩感遇，以身報德。現在無意之間忽然已與知縣

老爺做了同靴弟兄，本已不勝榮幸，再加今天老爺的意思，竟又決心要她來做太太。到了事情成功以後，老爺固然要感謝我運籌帷幄之功，另眼相待，翠雲如果不忘前情，我的好處就更沒有限制了。可是想到鍾老爺要把這件事情，完全放在自己肩膀上，不免又有些吃驚起來。暗想：「老爺總算威嚴了，但見了太太還這樣怕，太太的威嚴可想而知。這件事情萬一穿綳，不要連條小性命都送掉，可不值得呢。」

想到這裏，椅子上坐不穩了，不住地搔頭摸耳的，只覺得渾身在發着火星，刺觸得怪難受，便站了起來，骨落骨落地繞着屋子轉，一個念頭起來了，忙定了定心，待捉住牠，却又從心的尖端上滑走了，只得再打轉，暗想：「這事別無難處，難就難在要使上上下下，沒一個人覺察。又沒方法把翠雲變得小點，毫無辦法。」想到事情第一發覺了後的危險，真想放手不幹了。可是一轉念到自己平空一交跌到青雲裏，却不提起精神去幹事，難道放着堂堂二太爺不做，仍舊去做個下人嗎？況且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做大事業的人，原要擔着危險。朱元璋不起兵造反，到死不過一個和尚，劉先生胆子小了，也只好賣一世草鞋。我祖亭不要得發財已，要榮宗耀祖，現在就是個機會，怕什麼？主意打定，就撇開了一邊的念頭，專心一意替鍾老爺籌劃起來。可是剛才輕易在鍾老爺面前許下一個萬全之策，萬全二字却確難辦到。直等縣前民家養着的雄雞，已經高高啼了起來，還是一籌莫展，身體倒疲倦極了，又怕誤了限期，不敢躺下去睡，想且靠着桌子打一個盹。便上又重坐了鍾老爺的位置，一伏身靠上桌子去，已待把眼合上，手裏忽地觸到剛才鍾老爺在瞧着的書，只得再睜開眼來，待把書合攏，就在這睜眼之際，眼光發到了書面上去，靈機一動，心中大喜，把睡意全都趕走。一跳身起來，把燈盞旋高，拿着書湊在燈上仔細讀着。讀完之後，心裏說不盡的歡喜。原來他看的是一本三國

演義正在王司徒施連環計這一段上，這連環計三個字觸動了靈機，也是他福至心靈，立時把一段思緒捉住了，拍了拍腦袋，覺得還有些昏沉沉，忙就茶盃之中，撈起一撮溼茶葉，在額角頭一陣擦，覺得清醒的多了。便跳下椅子，在房間中來回急走，走了十百千遍以後，便把一個神妙算的奇計，籌劃得千妥萬穩。還才能安心睡下，却因心裏太興奮了，而且東方已經現了魚白色，不久就要天亮，所以也不敢睡着。只略合了一眼，便起來洗了臉，打掃了屋子。不一會兒，全縣署裏的下人，都先後起來。大家在一起吃了早飯。有一個人問他道：「你怎樣臉黃眼赤的？」祖亭臉一紅，忙辯道：「只因爲小的賤骨頭，有個睡不慣生床鋪的脾氣，所以昨夜一夜沒好睡。」人家怎能料到他的事情，自然就此掩飾過去了。等到鍾老爺到書房來，祖亭送上了茶，要待尋個機會，把上半段的奇計稟告上去，偏是門口不時有腳聲來去，又不是半夜三更，可以關緊了房門說話。要待不說，却看鍾老爺不斷地把問訊的眼光掃着他。想了一想，便輕輕上前稟道：「稟老爺，小的已有極妙的計策想好。」鍾老爺立時面露喜色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祖亭向門外面努努嘴道：「這計劃不是三言二語能夠說清的，這裏似乎不便說。小的等老爺示下，或是掉個地方，或者掉個辰光，待小的細細稟上。」鍾老爺捧了隻茶盃，一個大姆指在盃上擦了又擦，半天道：「就在晚上罷，你要想得週到點。」祖亭應了一聲。鍾老爺便起身去辦公去了。

祖亭少不得再把這計劃從頭細想一遍，修正了不少漏洞，定下了進行的步驟，方才心安神定，觀着空兒打打盹，却是睡不安穩，不時從夢裏笑醒過來。一到晚上，鍾老爺照例到書房來，看書看到半夜裏。祖亭着他把書攤在面前，眼光却不住向門外溜。便到門外去探望了一下，回進來照昨夜的老樣，把門推上。然後上

前，悄悄的把上半截的連環妙計，稟了上去。鍾老爺聽了想，想了聽，聽到末了，樂得他顧不得老爺身份，兀是把個身子，癱軟在椅子裏，笑得落開了嘴吧，閉不攏來。半天，挺起一個大姆指對着祖亭道：「好，你真是個有出息的孩子，我老爺不會虧待你的。」祖亭肅然答道：「這都是老爺的洪福，小的有什麼功勞。小的受老爺提拔之恩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報不了老爺的大德。況且小的計劃之中，還有一點僭越了名份的地方，先得請老爺恕罪哩。」鍾老爺道：「沒關係，這叫做爲目的不擇手段，從權一下何妨。而且你替我立下了這件大功，我正要設法報答你，也不使你久居僮僕之列哩。」祖亭忙一骨碌跪下去道：「這可折了小的福，千萬不能當真的。小的只望長跟在老爺跟前，送茶感飯，便是小的福份了。」鍾老爺拉他道：「你且起來，我是有心提拔你的，但你有了這底下人的名目，就不容易提拔得上來。所以你能夠掉一個身份，我也好用力得多了。現在且把這事攔過了別提。你說那一件事大概要多少錢？」祖亭板着指頭道：「借房子，辦家具，僱傭人，添衣着，大概總要二百來塊，至於翠雲小姐那邊，說不定要點身價，等小的去打聽了再來告稟。」鍾老爺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，錢明天給你，你仍要仔細着辦。」祖亭連連答應。鍾老爺便回內宅去了。祖亭昨夜一夜未眠，也就安心睡覺。

一宿無話。第二天清早，祖亭起來後，在大家吃早餐的時候，低聲下氣地對李仁道：「大爺，我的鋪蓋沒有帶進來，這二夜實在覺得睡得冷，我想今天出去一次取了來，不知可使得嗎？」李仁道：「使得！不過你在書房裏當差，比不了別處，得自己稟一聲老爺。」祖亭忙謝了指導，回到書房。不一會，鍾老爺就來了。坐下以後，對祖亭使了個眼色。祖亭會意，連忙湊了上去。鍾老爺眼珠向着門外，一隻手却伸了袋裏去，摸出了一個

摺疊得三寸見方的手帕包，從桌底下塞到祖亭手裏。祖亭連忙接過，覺得沉甸甸地，一時倒不敢放到袋裏去。鍾老爺輕輕的道：「快放好，不夠時，只顧悄悄地來稟。」祖亭這才一把塞進了袋，退過一旁。鍾老爺高地吩咐叫李仁。祖亭答應一聲，便奔出把李仁找了進去。鍾老爺對他道：「祖亭要請半天假，你替他在這裏照顧一會兒罷。」李仁答應了，鍾老爺便起身出外。祖亭又千大爺萬大爺的拜託了李仁，並且約定過午就回來，才一溜烟的走了出來。轉到縣門前，一隻手隔著衣裳按住了袋裏的手帕包，一隻手拍着腦袋想了一會，便向東門走出去，直到海塘上，再向南走了半里把路，四下裏已經不見人跡，才揀了一層石級坐下來。摸出了手帕，剛一放開，只見裏面花花綠綠的鈔票，耀得人眼都睜不開來。先捧在手裏欣賞了一會，才一張一張細細地點，剛點了一半，忽地一陣海風吹來，吹得手裏的鈔票，像生了翅膀般的撲撲亂跳。

祖亭大吃一驚，趕緊一把捏牢，却幸那鈔票只在手中飛舞，一張也不吹掉。他定了定心，連忙避到塘下，在草堆裏蹲着，從頭再點，才點明了一共三百元。他自從鑽出娘胎以來，從不會看見過這麼多的鈔票，現在一旦握在手裏，禁不住心裏突突發跳。站在亂草裏胡思亂想了一陣，忽然想起了自己所負的使命。忙拍了拍額角道：「祖亭，祖亭，只要計劃成功，比這多千倍萬倍的鈔票，都有希望，何必戀戀於這點數目，站在這裏胡思亂想呢？」主意打定，便把鈔票重新包好，回進東門來，在雜貨鋪裏化一個銅子買了一只別針，把藏鈔票的袋口別住，才安心向西門走來。沿路急急匆匆，也不招呼熟人，直走到翠雲家門前，站住一看，只見柏油得烏烏地一排板門，深深閉着，只有靠左手一扇側門，似乎不會關上。止待上前去推，忽地轉念一想：「這麼晏還把門關得鐵緊，別是裏面留着客人沒有走？」想着，便在門上篤篤敲了二記，口裏高聲叫道：「阿翠！

阿翠！阿翠在家嗎？」靠街面的一排蠡殼窗，有一扇推了開來，探出一個蓬蓬鬆鬆的頭道：「誰？」祖亭抬頭一看，正是翠雲。正待答話，只聽見她先在說了：「叫神號鬼地幹什麼？還不好自己上來。」說完，把窗關上了。祖亭放了心，便推門走進。裏面是淺淺的三間房。轉進左房，就是一部扶梯。祖亭是來慣了的，便一陣騰騰直上樓去，劈面就是翠雲的臥房。

未進房門，早看見翠雲蓬亂着一頭頭髮，一隻手提一隻木梳，一隻手拿一面鏡子，背着桌子坐着，把手裏的鏡子反映着桌上的大鏡子，一梳一梳的梳頭髮。從鏡子裏看了祖亭一眼，也不理他。祖亭一脚跨進，轉到她面前笑道：「阿翠，你眼泡皮都腫了。」翠雲望了他的青布長衫一眼，恨了一聲道：「你這沒有良心的貨色，我道你跟了怎麼貴人去，翅膀兒飛上了高枝，自有漂亮的人來跟着你，不用再想着我了，這時又來紮什麼魂！」祖亭道：「嘎，我的大姐，我幾時會忘了你，我攀着了份好親眷，做了官了，正要來接你做官太太去。」翠雲斗的吃了一驚。但是再望望他的青布長衫，就把嘴吧癢了癢，別轉去不理他。祖亭湊近一點，扳著了她的肩膀道：「你不信，官太太你不要做嗎？」翠雲哼了一聲道：「我生成了賤骨頭，沒有這大福。」說着，只顧橫一梳直一梳地裝點着頭髮。祖亭一眼望見了房當中的朱漆大床上，帳子一半落着，一半吊着。牀上零亂地堆着一團被頭，便三脚二步跑過去，向牀沿上一坐，皺着眉頭不說話。翠雲回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怪啦，你大清白早撞了來，哭臉着幹什麼？我可沒有死。」祖亭只在鼻頭裏哼哼冷笑，翠雲道：「笑什麼來？你飛上了高枝，我這裏當然來不慣了。」

祖亭骨都著嘴道：「你說我不要來了？其實，你才真不要我來呢，嘻嘻，你還不快活嗎？」說着，指着床上的

被頭道：「當着面說得好聽，掉轉了背，嘻，你就有你的知心客人了。還記得我祖亭嗎？」翠雲手裏拿着鏡子，只顧東照西照，理也不理他。祖亭道：「你也該想想，你初從嘉興來的時候，對我說得多麼好聽。不是我要小丑表功，要沒有我祖亭替你盡力宣傳，介紹，你翠雲也不能這樣紅。現在，吃飯忘了種田人，前言一筆勾銷，認不得我祖亭了。」翠雲突然把手裏的小鏡子向桌上一拍，站起來奔到牀邊，啐了他一大口道：「你咕咕咯放什麼狗屁！我會待你錯來，我會待你錯來，你自己跟了什麼貴人走了，也不通知我一聲。我又不掛在你卯上，什麼跟得你了。不來問你，顛倒你來裝起我的筍頭來了，我問你，你不要我接客，又爲什麼跟我宣傳介紹好，我今天就不接客，以後就跟定了你，我要吃你，着你，灶裏無柴燒你，鍋裏無米煮你，菜裏無油澆你，我問你答應得下嗎？」這可把祖亭問得呆了，半天回答不出來。翠雲狠狠地扭了一把大腿道：「你良心放在中央些兒，我很命的在幹着是爲了什麼？我不是跟你說過麼，靠你這幾個大錢，還不夠我的胭脂花粉費，因爲中意了你，才有一個死主意，便是很命的幹幾年，攢下一筆錢來，好跟你做太平夫妻。誰知你這沒良心的，倒反來挑我的眼。好！我明天就不接客，看你養活我。」說着，竟眼淚汪汪起來。祖亭伸着一條臂膀兜住了她的頭頸道：「你別傷心了，你道我養你不活？現在我做了官了，還養不活你嗎？」翠雲斜斜地瞥了他的青布長衫一眼，露出一臉不相信的神氣，只不說話。祖亭拍了拍衣裳道：「你別單瞧我這件長衫，你想，我難道好朝衣朝帽。上你那裏來嗎？現在時行的私行察訪，本縣太爺還時常穿了我這樣的打扮，在外面走呢？憑你那樣以衣取人，那恐怕就是縣太爺跟你睡在一個被窩裏還不認識哩？」翠雲一癢嘴道：「別哄我，我就用人家稱名道姓，也看得人家的來歷，富貴貧賤，什麼都逃不過我的眼睛。」祖亭笑道：「噯，你倒還會看相。」

那麼我問你，你到海鹽來這幾年，可會接到什麼貴人？」翠雲搖頭道：「沒有沒有，做官的人，頭頂三寸，是有紅光的。日裏淡些，夜裏睡定之後，這紅光就會火燄一般竄起來。但我接客到如今，永沒有一次看見過。」祖亭笑道：「這可見你的眼光不靈！吹什麼牛皮，你瞧我的頭上，有沒有紅光？」翠雲睜了他一大口道：「紅光？我瞧你滿臉黑氣呢。」祖亭又笑道：「不靈不靈，我有黑氣也罷了，但你說從來沒見過貴人，那就可見你簡直瞎了眼。」翠雲道：「我這隻眼睛最厲害，只用夾一夾，就什麼人的資格都顯了出來，那會不靈？」祖亭道：「就算你靈，我你換點事體談談，你曉得我現在跟了什麼人？」翠雲恨恨的道：「誰知你這沒良心的。」

祖亭道：「我跟你的人算來跟你認識。」翠雲想了一想道：「誰？」祖亭道：「就是那位在我客棧裏連叫你五夜的老爺呢。」翠雲驀然想起道：「噯，原來就是這個袁老頭兒。」又格格地笑道：「這斷命老頭兒吃相真難看，却不是沒中用，害得我一動不敢動他，他究竟幹什麼行業的？」祖亭道：「說出來你別嚇。」翠雲啐了他一大口道：「我嚇什麼來，大不了一個土財主，老實說，我在嘉興時，知府大人都見過哩。何況這種貨色！」祖亭正色道：「嘿，我說出來你就嚇了，他要比知府大人，大百倍千倍，他就是當今大總統袁世凱呢。」

在祖亭以為她一定要嚇了，不想她却把隻嘴巴幾乎癢上了鼻子去，夷然不屑道：「搗你媽的鬼話，袁世凱我還不認得，來信你的鬼話？」祖亭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你竟認識袁世凱？」翠雲也不答話，三脚二步奔到床前的檯子邊，抽開抽屜，找了一件東西，託的丟到祖亭面前來道：「袁世凱不是在這裏嗎？」祖亭一看，却原來是塊鑄着袁世凱頭的洋錢，不覺笑了起來。翠雲道：「你騙得我了嗎，袁世凱才真是個貴人相，你看他生得多麼白白胖胖，威威武武，那個袁老頭兒比上去，只像個乾癟棗子。」祖亭忙道：「你別說得順口，那個



人雖然不是袁世凱，却確也是個貴人。」翠雲見他一臉正經，倒也有些相信了，嘴裏不說，眼裏却等着他的下文。祖亭湊上了她的耳朵道：「他是本縣的縣太爺呢。」翠雲瞿然道：「當真？」祖亭笑道：「你說不嚇，我可瞧着了，你嚇的樣兒了。」

翠雲臉一紅道：「嚇什麼，還不是壓在我肚皮底下的背色！」祖亭斜着一只眼睛道：「你別瞧不起他，你的後福全在他身上呢。」翠雲道：「謝謝，這種乾癯老頭子，真不在我的心上。」祖亭道：「他不在你的心上，你倒在他的心上，老實跟你說，我今朝來找你，就是奉了他的命令，要來叫你做個現成的知縣太太呢。」翠雲伸手打了他一記道：「搗什麼鬼，我也沒這種福命，就是真，我不希罕千金難買風流年少，跟了他去錦衣玉食，還不如我們二口兒能夠菜飯飽，布衣暖的好。」祖亭見她這樣說，不覺發急道：「你真不願？」翠雲瞧透了他的神色，便更加說得斬釘截鐵一般的道：「不願不願，一千個不願。」祖亭急得搔頭摸耳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別這樣呆，放着福不去享，倒是朝張暮李的好嗎？」翠雲道：「另碎生意，熬一夜是一夜，熬二夜是二夜，獨有這終身大事，我却得睜着眼睛，揀掉別瞧我是做生意的人，我要不嫁人，一嫁了人却也要圖個長久，怎得不仔細點兒。你想，一個人除了吃着以外，難道沒有別的欲望。我說過了，跟着這樣的人享福，我情願跟着個中意的人吃苦的好。」祖亭拍手道：「好！你既有這樣堅決的心腸，那麼我也還有下文在着，你依着我，幹去，不過受一個短時期的悶氣，以後就中意的人兒也有了，福也有得享了。」翠雲道：「你且說給我聽聽看。」

祖亭道：「且慢，你先把你中意的人兒說給我聽聽。」翠雲橫着蜂尾眼兒，扯了他一把大腿道：「你這

沒良心的裝什麼傻，我扯完了你的皮才稱心哩。」祖亭趁勢把她扭入懷裏笑道：「你捨得，扯完了我的皮，你就沒肉吃，只好去吃吃知縣老爺的乾糲糞子了。」翠雲道：「別鬧得老娘發火，正經！你把什麼鬼計說出來聽聽。」祖亭便伏下身湊上她的耳朵，把上半截的連環計說了一遍。翠雲想了半天，正色道：「果真？」祖亭道：「什麼不真？」翠雲又想了半天道：「這總算你提拔我了，論我這樣的人，居然有大官大府抬舉了我，還有什麼話，可是實不相瞞，要叫我捨了你，永遠陪着這癩老頭兒，却怎麼能滿意這事，容我再想想，我一時還委決不下呢。」祖亭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捨不得我，誰又捨得你來，誰捨得你永遠去陪他。我說過，還有下文哩，剛才還不過跟你說了上一半，這上一半還不稀奇，要我說到了下一半，你才曉得我祖亭賽過是諸葛亮哩。」翠雲搔着耳朵道：「那麼你快說呢。」祖亭便重又湊着她耳朵，把下半截的連環計說了半天，聽得翠雲一時幾乎糊塗了過去，坐直了身子細細想。祖亭又跟她仔細把奧妙的地方詮釋了一遍，這才喜得翠雲拍手叫妙，一番連聲的道：「虧你想出來，虧你想出來！」祖亭正色道：「我這人原有些來歷，聽說我媽生我的那一天，夢見一個道士打扮的人鑽到她肚子裏去，當晚就生了我，我想我的前生，不是張子房，就是劉伯溫。」

祖亭和翠雲二人又嘻嘻哈哈的談了一陣，祖亭便別了翠雲，獨自一個走出了西城，直到離城三里路的一座三官廟裏來。原來那黃大鬍子，自從吃祖亭略施小計，擠出了客棧以後，原想找些別的行業做，却因為平日貪吃懶做，再加年紀大了，沒人敢用他，他窮極無奈，又因無處容身，便找到了這個三官廟，聊蔽風雨，偶這是一只冷廟，平日毫無香火，坐在上面的三尊菩薩，早已七歪八斜，塵封絲絡，他雖然冒充廟裏的道士，到處化緣，可是附近鄉下人家，倒有大半認得這個愛酒嗜賭的黃大鬍子，誰願供部他烟酒之資，就是募得

幾文，也不夠吃，幾個月來，早把他餓得骨瘦如柴，幾根老骨頭，根根觸在外面。這天正餓倒在枯草堆裏，忽看見祖亭來了，不覺大出意外，而且見他衣冠整齊，神氣堂堂，便把七分畏懼，夾上了三分希望，頓時連餓也忘了，忙從草堆裏爬起來，拍拍身子，迎了出來。

祖亭衝着他一拱到地，慌得黃大鬍子受了不是，不受又不是，要扶他，瞧瞧自己的二隻手，黑得烏龜腳爪般的，怎能觸到他簇新全新的長衫上去，慌急之間，索性撲通一聲，頓時五體投地，竟把個腦袋在石板 upper 叩了幾個響頭。祖亭連忙扯了他起來，口裏道：「老伯怎行起這樣大的禮來，我早想來望望你，却兀是沒有空，你身體好了？」黃大鬍子看他這麼說，心裏早已感激涕零，忙答道：「……難得你還記得我這苦老頭兒，我原知你是個有良心人。我嗎，真是不長進，兀是窮得顧不了吃喝，現在想來，真悔當初不好好聽大爺的教訓，落得沒了生意，到這裏來守枯廟。」祖亭的眼睛，向廟裏四面打量一下，看見既沒條凳子可坐，又是污穢滿地，而且一陣陣的霉氣，不住衝向鼻子中來，惹起人的惡心，覺得站不住了，便向他說道：「老伯，你放心，論理，你是我的長輩，我還睜着眼睛，你這麼吃苦不成，我這會兒來，正是有事找你呢。」黃大鬍子一聽，喜得幾乎跳了起來，也不知如何說出他心裏的感激來，只是一骨溜又向地上爬下去叩頭。祖亭又把他拉起來道：「這裏不便說話，你跟我進城去罷。」黃大鬍子嗒嗒連聲，這時喜上心苗，不但不覺得腹飢，而且精神百倍，讓祖亭在前面走，自己恭恭敬敬的隨在後面。

跟到西城裏面，找到了一家酒館，祖亭領着他走上樓去，找一個靜僻座位坐下。黃大鬍子瞧瞧自己一身油漬灰污的衣服，實在不敢坐下去，經了祖亭再三叫他坐下，這才顛着半片屁股在椅子上。祖亭叫了些

酒菜來，斟上了酒，呷了一口，閉閉地對黃大鬍子說道：「老伯，你得知我已經不在客棧裏了嗎？」黃大鬍子忙着點頭道：「得知得知，前天我上城來，原想來望望大爺，不想在門口張望了一下，兀不見你的貴影，向隣舍隔壁打聽了一下，才得知你大爺越發得發了，大爺我原早曉得你有這一天的，說來似乎是我在依老賣老了，但趁着大爺高興的當兒，說說想也不致見怪，當初你家老太太，曾經把你的時辰八字，託我去叫天甯廟的張瞎子算命，這張瞎子是有名的鐵口，他就一口咬定你在今年上有貴人扶助，以後自三十六年連環大運，一直節節高陞，果然，大爺居然應了他的話，碰到貴人了。」祖亭聽着，心裏暗暗得意，暗想：「如果自己定下的連環巧計，能夠如期實現，如三十六年連環大運，自然也跟着到來，還怕不節節高陞麼？」得意之餘，便開口問道：「你道我跟着的是什麼人？」黃大鬍子道：「大爺的眼珠難道還會錯的嗎？要不是大富大貴的人，也不在你的眼裏，大概不是鹽商，就是絲廠老板，再不然，一定是本縣的大戶人家。」

祖亭露出了一臉輕蔑的笑，且不答話，眼睛望着天，把個腦袋輕輕的顛着。黃大鬍子也呆頓頓的對着他着，似乎已經說錯了話，不敢再接下去了。半天，祖亭伸着一個大姆指道：「罕，實不相瞞，我跟着的不是別人，就是本縣的大老爺呢。」這可嚇得黃大鬍子從椅子上滾到了地上，抖着嘴唇道：「那麼老頭兒真是瞎了眼，大老爺們都是天上的星宿，跟大老爺的人，即使不是星宿，福份自然也不小，我是怎樣的身份，敢同大爺對坐着喝酒呢？」祖亭且不去拉他，先笑着道：「這就要看你是跟我關係怎樣的了，別人，老實講，我也不得不顧着身份，至於你，一來是我的長輩，二來呢，我瞧你老運也，將交下了，我就不計較這些。」說着，才拉他起來。黃大鬍子誠惶誠恐的坐下了，把個祖亭敬如神明，說一句話，總得從椅子上爬下來打扞。祖亭受夠

了他，才說道：「你別這麼客氣，難道我還跟你講上下嗎？而且，我目下正有一樁好差使，在替你謀劃，如果成功了，而你又肯小心照着我的話去幹，那時你比我還要寫意萬倍哩。」黃大鬍子道：「老頭兒就是做夢也不敢妄想來比大爺一根毛，只要大爺能夠可憐我點兒，賞一碗飯吃吃，就是我的福份了。」祖亭道：「何至一碗飯，只要你幹得了，大碗的酒，大塊的肉，就怕你裝不下，不怕你吃不飽哩。」

黃大鬍子給他說得饞涎直滴，心裏只不相信，口裏却不敢說，呆頓頓地瞧着。祖亭笑祖亭道：「你究竟要不要享福？」黃大鬍子囁嚅了半天，嚥了一口饞唾，只會嘻嘻地笑。祖亭便拿了隻毛竹篾兒，劃着桌面，輕輕地把心裏所計劃的，一五一十說了出來，早把個黃大鬍子樂得嘴都歪了，摸着腦袋自詫道：「我敢是在做夢？」瞧了祖亭一眼，又自己回答道：「不，不，我黃大鬍子就是在夢裏，也沒有這樣奧妙的才情。」祖亭低喝道：「輕些！你別樂昏了頭，一時痰迷心竅，口沒遮攔，露了風聲出去，罕惱了大老爺，休說黃金一般的希望，就此一筆勾銷，就是連你的枯顧頭也要保不牢呢。」這才把黃大鬍子嚇得一身冷汗，連連說不敢不敢。祖亭又正色道：「其實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，只要你能小心幹去，包你希望無窮，俗語說：『運來推不開。』我瞧你雖然十分顛顛，可是印堂發亮，分明要交老運了，再加你額角頭高，竟有我這等人才在幕後牽着線，怕還會交運脫運麼？你能聽我的指導做事，不要說吃吃著著，不要說按月得給你錢，說不定大老爺一高興，我也在後面攬撥攬撥，就提拔你做個小老爺，一到那時，官來了，財也來了，怕連你黃家十八代祖宗，都要在地下笑露了下巴呢。」黃大鬍子這時心裏一高興，肚子也更加餓了，只顧把盆子裏的小菜，打米似的向嘴巴裏送進去。忽見祖亭的嘴巴停了，很想敷衍幾句，偏巧嘴裏一塊白切鷄，一時嚥不下去，哽住在喉頭，說不出話。

來，嚙了幾次，好容易嚙了下去，喉嚨頭作了幾個疙瘩，才道：「這都要仗大爺栽培了。」二人又喝了幾杯酒，便添了菜來吃飯，直等黃大鬍子把全桌子的湯滷骨屑，一齊掃空以後，這頓飯才算吃好。他摩着肚皮覺得自從失業以來，第一次吃的飽飯，兀是心滿意足，看租亭摸出錢來回了帳，又塞了一張鈔票給他道：「這些錢你暫且拿去預備預備，明天一早，到西門口那家茶館裏等我。」黃大鬍子一疊聲答應，二人出了酒館。黃大鬍子自去預備。租亭却慢慢地在全城的弄堂一一巡視過來，直到傍晚時候，才在南門毛竹弄中，看見一家門口，貼着「本屋招典」的紅紙，租亭先在宅周省察了一下，是一座石庫門五開間的住宅，却不知有幾進，單看外面，峯山石的牆基，方磚粉牆，似乎不過造了二三十年樣子，不禁暗暗點頭。待上去敲門，却嫌天色太晏，便輕輕上前，將那張召典條紙撕了下來，放在袋中，遂回翠雲家來住了一宵。第二天奔到毛竹弄來接洽，那一座房子的主人姓孫，是一個世代祖傳的縣署收糧員。傳到現在的主人，不知犯了什麼罪吃了官司，訟累連年，便把他列祖列宗的造孽錢花乾淨，到現在無法過活，只得把這所房子出典。租亭會着他，先把房子仔細視察了一遍，裏面一共有五間二進，雖然免不了到處塵封絲絡，牆壁斑駁，露出了一派衰敗的氣派，可是骨子裏是整磚大木，建得十分堅固，而且氣派也相當堂皇，只要叫泥水匠來打掃洗刷一下，就可以煥然一新，覺得十分中意，就去找了一個專做中保的混混兒，把典費講定，就在第二天上立約交款，第三天上孫姓搬出了屋，他就雇了一班泥水匠來修築了二天，然後到西門唐灣弄裏，租來了幾房傢具，佈置妥當，便往羅城二十里路的長川鎮上，招來五六個男女傭人，連夜趕回城來，到了宅中，已經滿城燈火。租亭到西門溜了一轉，便悄悄從後門帶進了一個新宅的主人來，那人尖頭窄額，一臉皺皮，看來似乎一點兒都沒有

福相，獨有頰下一蓬大鬍子，倒也大得異乎尋常，身上團花馬褂，羅紡大袍，脚上穿一雙雙樑布鞋，頭巍巍站定在廳上。祖亭就帶着新來的傭人進見，關照他們說道：「這是老爺，新從外省做官回來，在本城買了宅子的。」一班傭人都忙不迭的齊叫老爺，大家爬下去叩見，却見上面這位老爺，立時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雙腿一屈，似乎待忙着爬到地上去還禮，一邊却把眼光來望着祖亭。祖亭連忙對他搖了一搖手，這才使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。

原來這位老爺，就是祖亭計劃中的一個權充的角色，他不是鍾老爺，而是黃大鬍子。

從此以後，那位海鹽縣的鍾老爺，便更勤儉地出來私行察訪了，他向太太請示的理由是：「下官愛民如子，人民有痛苦，卽是我的苦痛。私行察訪，正是在減輕人民的痛苦，亦卽爲大眾造福。」太太當然沒有話可說，總是抄那老文章，着李仁李義跟着，而鍾老爺，又根據新計劃，必須隨帶祖亭。因爲祖亭有很多用處。當鍾老爺開定了房間以後，就打發李仁李義去喝酒，自己却私行察訪到翠雲的新住宅裏來，盡他的所請愛民如子的責任。如果李仁李義回來，見老爺不在旅館內，祖亭就很乖巧地說道：「老爺出去私行察訪了。」

這期間，雖然鍾老爺在名義上是把翠雲作爲姨太太，其實正式受用的，還是祖亭。至於那位黃大鬍子，不過是一種點綴品，對於這一點，他是絕對地沒有份的。

鍾老爺越是喜歡翠雲，翠雲便越是撒嬌，翠雲越是撒嬌，鍾老爺便越是喜歡，所謂「女人是水做的」，這句話正可送給鍾老爺作爲甜蜜的紀念。

幾個月以後，翠雲有了二大收穫，第一，小皮箱裏塞滿了一疊疊鈔票，第二，肚子裏已中下了罪孽之根。鍾老爺是個清官，他在立志做官的時候，就定下宗旨：不欺人，不敲詐，不揩油，他要拿包龍圖自比，他常常唸着古人的調兒道：「下官一介書生，兩袖清風。」

然而這原是騙人的，笨狗不偷糞吃，黃鼠狼不偷鷄吃，天下就根本沒有這樣希奇的事。鍾老爺在表面上固然裝得假仁假義，暗裏却也學習一般腐敗官僚的偷錢，搶錢，刮錢的技巧，手段，門檻，譬如怎樣一來，應該犯罪的人不讓他吃官司，只要送一點錢來孝敬孝敬，如你一變，本來沒有罪的人，偏要讓他吃官司，因為他沒有錢，他沒有對縣老爺盡過義務，他沒有資格做順民。

鍾老爺偷錢，搶錢，刮錢，翠雲却努力地接受這些血腥的錢，而祖亭又從翠雲那裏得到發財的機會。於是不到一年，祖亭的臉胖了，身材結實了，有人說他，這是多吃了肉的緣故，其實還不如說他因為財多心寬的象徵。

時代是要轉變的，決不能永遠老模老樣。就在鍾老爺得子的一年的夏天，他的丈人峯，失勢了，非但失勢了，而且是下臺了，於是鍾老爺也同歸於盡。

這裏却使祖亭和翠雲有着離開鍾老爺的機會。他們雙雙來到上海。至於那個孩子，鍾老爺並不需要，也是不敢需要，就由他們一同帶了過來。祖亭很是喜歡他，雖然明知那並非己出，然而愛護之心，親切之至，他給這孩子提了個名字，叫做石亭。

紅顏多薄命，這話是說來很有理由的。翠雲來到上海的第二年，便得病離世了。



祖亭在抱鼓盆之痛以後，覺得石亭這孩子沒人扶養，便在隔年又續娶了一位千金小姐，後來這位小姐又替他生了個兒子，取名竹亭。

他們過了十多年的恩愛夫妻的生活，祖亭又離世長別了。遺下來的家產，統由石亭執管。

我這個中篇小說，寫到這裏，也可以告一段落。當然讀者們會想像到孫家簡直是一筆糊塗帳。然而那筆糊塗帳，也終有清理的一天。

自從三槐發表了孫家的醜史以後，別的沒有甚麼反響，只是那位石亭夫人，突然由律師的證明，宣告離婚了。

這位夫人可真神祕之至，報紙上並不登載她的出身，她的履歷，甚至連姓名也沒有。

有個大報的新聞專家，他用特殊的技能向各方刺探，雖然知道了底蘊，但是因為鈔票的關係，也故意緘默着不說話了，却還老着面皮轉播夫人的離婚的理由道：「孫家太糊塗，自己太糊塗，社會也太糊塗，所以我才覺察不嫁男人，是最逍遙快樂的事。」

關於石亭夫人的祕密，報章因然受賄不說，然而作者豈能同流合污，我是要說個暢快的。

## 九 清算總帳

讀者們，你們知道那位石亭夫人是誰？原來她便是大西銀行顧總經理的愛女顧三小姐，也就是喜歡

拿着一把小剪子去剪人鬚髭的所謂「公主娘娘」。

提起這位顧三小姐，大家的印象，當然應該要倒回過去了，我們記起她在教會學堂裏讀書時與那個小老頭子的一樁趣事，我們又記起她在東方飯店被騙失身於郁士元的一段風流史。當然，你們必須提出許多問題來詢問：

「孫石亭可就是郁士元？」

「顧三小姐與孫石亭是怎樣結合的？」

「她爲甚麼要離開孫家？」

其他的還多着哩，現在我就先撇開敘途，來解答這個你們認爲急於要知曉的啞謎，待我解答以後，你們就有頭有緒的看下去，免得多着一種思索上的麻煩。

這啞謎解答的第一句是：「孫石亭與郁士元，根本就是二個人，風馬牛不相干。」解答的第二句就是：「郁士元在玩弄顧三小姐以後，沒有真愛真情，先是敷衍，後是疏遠，慢慢地就冷談，而致於拋棄。於是顧三小姐便嫁了石亭。」解答的第三句是：「孫石亭與顧三小姐的結合，並沒有經過戀愛，但是中間也很有些事實可記，這要看我的下文了。」

下文從何寫起呢？還是從顧三小姐被郁士元拋棄以後着筆。

顧三小姐自領受了那次教訓，知道天下的男人都不可靠，不過是把女人玩玩而已，士元在追求自己的時候，何嘗不是誠心誠意？但是當騙到目的，便覺得毫無意義了，始而表顯的是愛，繼而發展的是慾，最後

襯托的是男人把女人當作一部機器，用得到的時候，想着用，用不到的時候，便是一手拋棄，天下的男子可殺，天下簡直沒有一個有情有義的男子！

顧三小姐時常把男子痛罵着，把天下的男子都痛罵着，她的眼底恨着男子，她的腦中恨着男子，她的心裏恨着男子，她的全身每一個有感覺的枝節處，都覺得男子討厭，這與她在處女時代認男子爲神仙，男子爲至寶，男子有着思想，滋味，氣息，感覺，那些奧妙可以賦予女子，是完全不同了。她現在恨不得也同樣施以玩弄男子的手段，把天下的男子，盡情的玩弄，讓他們知道女子並不是天生便是玩物，也不是懦弱着被人玩弄的。她在空暇的時候，居然讀了很多坊間的言情小說，想從那裏研究出玩弄男子的方法來。可是書上告訴她的，只是許多勸人爲善的至理名言，却並沒有一本好小說可以絲絲地刻劃出女子的心理，刻劃出女子在厭惡男子，痛恨男子，甚至說要向男子報復時的一種心理。她失望了，她只有每天在家裏默坐着，自思自量，她不願意把自己失身的經過情形，向父母述說，她偷偷地隱瞞着，不讓任何人知道。

她不再讀書了，那就是說，她不再進教會學校了，她想起自己的所以被騙失身，完全是意志薄弱的緣故，而自己的所以意志薄弱，完全是受着情感衝動的緣故，再說，自己的所以情感衝動，還不是因爲受了那個小老頭子型的教師手搖扇摩的影響，所以歸根結蒂，咎在小老頭子，她便直恨着小老頭子，恨至切骨，她因爲不容易記憶這個小老頭子，她就记住了小老頭子的鬍子，於是她移全部恨於鬍子，她後來喜歡剪人家的鬍子，或者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原因。

不讀書以後的顧三小姐，已成爲一位放浪形骸的古怪脾氣的特殊女性了。

她要開始着玩弄男子，並且要玩個暢快，她發誓說：「今生今世，我是再也瞧不起任何一個男子了，天下的男子，都是賊，都是強盜，都是毫無心肝的臭東西。」她的侮辱男性，可說是已達極點，也可說是刻毒之至。

她如何去玩弄男子呢？

這可以分三方面來說。

一方面，她天天到從前同學的家裏去閒坐閒談，在閒坐閒談的時候，就留心着周遭又沒有男子，要是有着一個，或是二個，則不管其是胖是瘦，是美是醜，她總很老練地扳談起來，不久就做起朋友了，然後再慢慢地設法玩弄。

一方面，她天天跑公園，要是公園裏有那些狂蜂浪蝶來釘梢，那她正是求之不得，她雖然裝得很莊嚴，却並不怕懼着那般臭東西——她所認為都是賊，都是強盜，都是毫無心肝的臭東西。

一方面，她天天去看影戲，在影戲場裏找尋適當的玩弄的對象。女人要找男人，實在是容易得很，不需要男人追求女人那樣的窮兇極惡，恨不能剖開肚皮，托出一顆心來，表示着自己的愛是真心的，毫無虛偽。其實現在的顧三小姐，即使遇到一位男人，他真的剖開肚皮，真的捧出個心來，她也不會相信他是真的。愛的，她大概是讀了幾本哲理的文學書籍，她知道天下任何事情，自己說好，不是好，自己說愛，不是愛，好是要人家稱贊，愛却要別人估量。她會向一位忠心耿耿的男朋友問道：「你真的愛我嗎？」當然那位男朋友必須說：「我真愛你，我愛你快要發狂了，你是我的生命，沒有你，我不能生存。」然而她却笑着嘲笑說道：

「愛不是商品，要是一件商品，那就可以用尺，用秤，用器具來衡量了，對不起得很，我不能相信你的愛，我只希望暫時你的確有着你的熱情的愛。」這樣，那位男朋友，便早已面紅耳赤了。

也有許多男人是給她玩得啼笑皆非的。

有一個姓張的大家叫他老張的大學生，不知怎樣的，她突然在同學的介紹之下，認識了她，細細研究老張這個人，身材長得不長不短，體膚又是不胖不瘦，正合了一句古話，叫做「中庸之道」。她又覺得老張這個人，臉蛋兒非常漂亮，要是用藝術的眼光來評價，可以批上九十分，她又感到老張這個人，對女人很有功夫，大概也是類乎郁士元式的玩弄女人之流。於是她對他就恨極了，但是她並不拒絕他的追求，她却想了不少的方法來玩弄她，先是寫信給老張，要他在南京大戲院看電影。當然這是老張所希望的。

那天是星期日，天氣並不晴朗，但也沒有雨。老張穿了一統畢挺的西裝，沒有吃午飯，便去南京大戲院等候。這也是天不作美，忽然下起雨來了，老張的一統新做的西裝，就在完完大吉，但是他却不肯失約，依舊上南京大戲院去，他心理希望顧三小姐會看了他的窘狀，明瞭自己是一片真心的愛，却沒有想到一直等到下午六點鐘，天是早已放晴了，而顧三小姐的影蹤，却半個也沒有。其實即使那天不落雨，顧三小姐也是不會赴約的，她根本就毫無愛，她只想從老張身上，發洩一下心中的鬱悶。

後來在某一天的星期日，他們相會在顧三小姐的一位同學的家裏。老張當然要秘密地報告那天赴約的情形，而顧三小姐却笑着向他說：「可惜天不作美。」於是老張並不恨顧三小姐失約，反恨着老天的有意搗蛋，他愈是欽佩顧三小姐，便愈是恨着老天。

隔了一個星期，老張接到了一封信，拆開來一看，是顧三小姐的筆跡，讀完信上的詞句，他幾乎要昏厥過去，原來上面寫的是：「張先生：我很愛你，但是你並不能愛我，現在我們就此結束了愛，讓我常常紀念着你。」

老張玩弄過不少女人，照例應該懂得這些門檻。但是他竟鑽了顧三小姐的圈套，他認為顧三小姐是黃花閨女，他又認為惟顧三小姐才是值得愛戀的人。

以後，他就拚命追求顧三小姐，表顯了一位高等男子所應備的一些對付女人的方法，這些方法，要是用在另一個女人身上，這女人早就着迷了，但是顧三小姐並不着迷，她只是好笑，好笑那些臭東西的計窮策畫，她常有一個譬喻，就是：「追求女人的男人的可憐，猶如希望主子給牛肉麵包吃的狗官一樣。」這個譬喻，實在聰明之至，也是恰當之至。

那末老張的追求的結果是怎樣呢？當然是失敗，一百次失敗，一千次失敗，一萬次失敗，總之失敗就是了。

這是顧三小姐玩弄男人的代表作，其他當還多着哩。

現在且說她和孫石亭這一段姻緣的結合。

也許是因為她太放蕩了，所以在她停學的第二年，父親便給她定了婚事，她沒有反對，因為她覺得又有一個男子可以玩弄了，心裏反很高興。

行結婚禮那天，她檢查那位新郎，原來是個胖子，是個蠢東西，然而她不反對，也不厭惡，她在洞房花燭

下，極盡了妻子愛護丈夫的古聖人說的一番大道理。

石亭問她：「你同意舊式婚姻嗎？」

她弦外有音的答道：「新式戀愛，也不過如此。」

石亭又問她：「你愛我嗎？」

她俏皮地說道：「我不懂甚麼是愛。」

石亭把她擁抱着，做出古聖人所說的「周公之禮」，她便笑道：「這就是愛嗎？」石亭聽不懂她的話，只是根據孔子所說的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」那句話，畫着社會所給予的使命。

顧三小姐在孫家住了幾年，看透了孫家的輪廓，她覺得厭倦了，她便重又回到父親的家裏來。

## 十 神祕夫人

上篇是一筆總帳，現在已清算過，我們對於顧三小姐的輪廓，應該是不會健忘了。不過我們還是在摸索中猜疑，顧三小姐的一生的遭遇是如此，她的許多關係人的醜態如彼，但顧三小姐的評價，究竟是怎樣呢？

作者的一枝秃筆，很是笨拙，實在不容易寫出這是怎樣一個典型的女性，因此也無從評價了。讀者們，你們好比是看戲的看客，對於檯上角色的身份，當然要比我這後檯老闆懂得多，並且你們的眼光是公平的，沒有偏見，沒存私意，做小說的人，總是犯着短視病，看到了這邊，不去看那邊，那邊看到了，這邊又忘記了，

因此我以為，惟讀者的眼光，最是正確。

現在我要把話說回去了。

且說那個土頭土腦的剛從鄉下到上海來的好好青年小王，自征聽了顧三小姐說的那句「我還是黃花閨女哩」以後，心裏不覺有些熱辣辣的，好幾天他不敢正眼去瞧顧三小姐，然而顧三小姐偏是呆呆地向他看，一直要看得他臉紅了，才肯罷休。

有一天早上，小王又是照例第一個到大西銀行，他在簽到簿上寫下了名字，便逕自走向辦公室去，忽然聽得背後有撲嗤的笑聲，他回過頭去，見眼前立着的，正是顧三小姐。

今天的顧三小姐，打扮得漂亮之至，身上穿一件白底紅花的喬其紗旗袍，頭髮燙得像一朵綺麗的雲片，脚是赤着，穿了漏空的白鷄皮高跟鞋，大脚拇指，紅紅的，有着一種特殊的誘引力，正如胸前的二個起伏的美點般一樣地蘊蓄魔力。

顧三小姐的白鷄皮皮鞋的高跟，雖然是踏在水門汀上，而在小王想來，就像踏在自己的心上，他不敢說話，然而又覺得不說話實在是壞處，會激昂公主娘娘的怒焰，正在左也為難右也為難的時候，忽然聽得顧三小姐像銀鐘般的發着清朗的聲音說道：「王先生，你早啦！」這才使小王呆呆地兀立住了，很恭敬地回着答語道：「小姐，你也早啦！」顧三小姐走了過來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昨夜裏給那些蚊子臭虫鬧得太苦了，害我整晚不能安睡。」停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王先生，你們家裏可有蚊子臭虫？」小王垂下了頭不敢說話，好久才開口道：「我很是好睡，並不覺得蚊子臭虫的討厭。」



其實顧三小姐說那句話是很有意義的，她想試探一下小王的心裏，究竟有沒有自己，假定有着自己，晚上一定不能安睡，她的所以要說蚊子臭虫，那也不過像那些大政治家慣用「這個」「那個」的代名詞吧了。

現在小王說晚上很是好睡，這分明是他並不在想自己，她記起那天早上自己穿了極薄的旗袍，而他却無動於中，不竟大大地佩服天下真的有如此見色不亂的劉下惠。她愈想愈覺得小王的可愛，愈覺得小王可愛，愈是痛恨其他的男人的醜惡。

本來，在這幾天來，顧三小姐就分不清自己的心情，她雖然仍是保持着痛恨男人，玩弄男人，必須打倒男人的宗旨，但是她總以為，有一個男人不能痛恨，有一個男人不能玩弄，有一個男人不能打倒，即便是那——小王。

她的愛小王，是出於真心誠意的，她向自己的心靈說：「這是我恢復青春的開始，這是我新生後的第一次的戀愛，以前我雖被教會學堂裏的那個小老頭子沾過光，又被那個人面獸心的郁士元沾過光，但是那都不是愛，不過是情感的衝動，給情感衝動的愛，不是愛，即使說是愛，不是純潔的愛，是下賤的愛，是低劣的愛，是沒有靈魂的愛，愛應該有着靈魂的愛，靈魂是愛的眼睛，沒有靈魂的愛，便是盲目的愛。」

這時小王已搬動脚步了，他端端正正的坐到椅子上去，一聲也不響地儘是亂翻着抽屜。顧三小姐以為他今天的行動有些特別，便想起那天恫嚇他，罵他小鬼的情形來，她確定小王的不高興，大概就是爲了這個，她忙也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，微笑着說道：「王先生，你不要動氣，那天是我不是，現在我來向你

認錯了。」這一串話，嚇得小王急忙從椅子裏直立了起來，抖着聲音說道：「小姐，不是你的錯，這是我的不是。」顧三小姐當他在說氣話，又重複說道：「是我錯，是我錯。」這時小王已覺察顧三小姐說這話，並非客套，確是真心的話，便索性默默地不作聲，儘是反靠着手踱來踱去。

顧三小姐再也忍不住，一個人坐在那張死氣沈沈的沙發上了，便立了起來，鼓着勇氣走到小王身旁，拍了他一下肩膀，笑着說道：「王先生，你真夠人佩服！」

這一天早上，沒有甚麼更大的進展。不過在平淡中，已表顯了顧三小姐的愛，一片真心的愛。

晚上小王回家來，就紀念着顧三小姐的那個美麗的笑，那隻美麗的臂膀，那種美麗的聲音，他雖然沒有存過和顧三小姐交朋友的想法，但是却非常地對她眷戀，愛好。

大凡天下的事情，只要二相情願，便可十全十美地成功。戀愛也是這樣。

顧三小姐看中小王，小王有意願顧三小姐，於是雙方的進展，便很容易地「一帆風順」了。

或者讀者們要我寫些關於顧三小姐和小王戀愛的瑣事，其實這是可以不必的，因為所謂「戀」，總是那末一套，所謂「愛」，也不過如此這般。還是含糊地讓這一節滑了過去，給你們用各種不同的頭腦去想像——究竟他們是純潔的愛，還是下賤的低劣的愛？

不過無論怎樣，那個結局是要寫出來的。

顧三小姐愛戀小王的結果，是以身許托，小王也同樣地願意和顧三小姐結合。於是這段姻緣，就很圓滿地成功了。

在結婚那天，有個腐敗的大報的新聞專家，就是以前會顧問顧三小姐和石亭離婚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記者，大概因為敲詐失敗，就故意化名發着消息說：「顧三小姐是位神祕夫人。」後來大西銀行的顧總經理，坍不下這個檯，急忙多方運動，多方籌錢。這樣，那位記者的論調又變了，他得意地宣傳道：「前載之神祕夫人顧三小姐，係另一顧三小姐，與大西銀行顧總經理之掌珠顧三小姐，毫無相干，深恐外界錯會，特此更正。」

其實顧三小姐就是顧三小姐，這位新聞專家，說她是神祕夫人，却也幽默之至。

作者是很爽直的，而且雖然一貧如洗，兩袖清風，決不惑於邪說，因此把所知道的事實，撰成這個小說，作爲讀者們寂寞中的消遣。不過我得在尾聲裏說一句：「小說究竟是小說，即使你們看了認爲事事都真，處處都是，那也不過是作者的技巧的表顯的成功吧了。」

